



DAVID HARVEY

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是當代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他致力將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洞見，運用於都市發展、環境生態、時空關係與意識、後現代情境、城市與社會正義、全球化、文化產業與經濟等議題，企圖從地理學角度補充修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原則，提出了「歷史地理唯物論」(historical 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的分析視野。

大衛·哈維1935年生於英國肯特郡 (Kent county) 的Gillingham。他於1957年獲得劍橋大學地理學學位，1961年獲博士學位。最初在英國布里斯托 (Bristol) 大學擔任教職，1969年赴美於巴爾地摩 (Baltimore) 約翰霍普金斯 (John Hopkins) 大學，擔任地理學與環境工程系教授。後於1987年回到英國，在牛津大學地理系擔任Halford Mackinder講座教授，後來又返美任職。目前於紐約市立大學 (CUNY) 研究中心任教。他的重要著作包括《地理學解釋》(Explanation in Geography, 1969)、《社會正義與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1973)、《資本的限制》(The Limits to Capital, 1982)、《意識與都市經驗》(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1985a)、《資本的都市化》(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1985b)、《都市經驗》(The Urban Experience, 1989)、《後現代性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正義、自然與差異地理學》(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1996)、《希望的空間》(Space of Hope, 2000)、《資本的空間》(Spaces of Capital, 2001)，以及近期的《巴黎·現代性之都》(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2003)、《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 2003)、《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2005) 和《全球資本主義的空間》(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2006) 等。

THE NEW IMPERIALISM

新帝國主義

DAVID HARVEY
王志弘·王明民·徐苔玲 | 合譯



© David Harvey 2003, Preface to paperback and Afterword (c) David Harvey 2005.
The New Imperialism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3.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8 Socio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新帝國主義 / David Harvey 著；王志弘、王玥民、徐苔玲 合譯。

--1 版--台北市；群學, 2008. 08

面； 公分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The New Imperialism

ISBN：978-986-84054-9-3 (平裝)

1. 美國政府 2. 美國外交政策 3. 帝國主義
4. 軍國主義 5. 二十世紀 6. 二十一世紀

752.265

97013849

原著：The New Imperialism

作者：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譯者：王志弘、王玥民、徐苔玲 合譯

編輯：沈志翰

總編輯：劉鈞佑 發行人：劉鈞佑

出版者：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61 號 7 樓 712 室

電話：(02)23702123

傳真：(02)23702232

Email: socialsp@seed.net.tw

網址：http://socio.com.tw

信箱：台北郵政 39-1195 號信箱

郵政劃撥：19269524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封面設計：井十二封面設計研究室

電話：(02)29520672

印刷：權森印刷事業社

電話：(02)82281567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作者簡介

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1935 年生於英國肯特郡 (Kent county) 的 Gillingham，1957 年獲得劍橋大學地理學學位，1961 年獲博士學位。最初在英國布里斯托 (Bristol) 大學擔任教職，1969 年赴美於巴爾地摩 (Baltimore) 約翰霍普金斯 (John Hopkins) 大學，擔任地理學與環境工程系教授。後於 1987 年回到英國，在牛津大學地理系擔任 Halford Mackinder 講座教授，後來又返美任職。目前於紐約市立大學 (CUNY) 研究中心任教。他的重要著作包括《社會正義與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1973)、《都市經驗》(The Urban Experience, 1989)、《後現代性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正義、自然與差異地理學》(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1996)、《希望的空間》(Space of Hope, 2000)、《資本的空間》(Spaces of Capital, 2001)，以及近期的《巴黎，現代性之都》(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2003)、《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 2003)、《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2005) 和《全球資本主義的空間》(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2006) 等。

譯者簡介

王志弘，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王玥民，美國南加州大學歷史碩士，現專事翻譯。

徐苔玲，東華大學教育所碩士，台灣大學社會所碩士班。

目錄

平裝版序言	iii
第一版序言	v
<i>1</i> 全都為石油	1
<i>2</i> 美國勢力如何擴張	23
<i>3</i> 資本的束縛	69
<i>4</i> 奪取式積累	107
<i>5</i> 同意到脅迫	143
後記	165
延伸閱讀	183
參考文獻	187
索引	197

平裝版序言

2003年2月15日，全世界有數百萬人加入反對美國和英國準備對主權國家伊拉克發動先發制人戰爭的公開遊行。那是個令人震驚的時刻，也許是全球輿論首度集體發聲的場合。我在這些遊行展開前不久，開始寫《新帝國主義》，於四月巴格達遭佔領前完成。事件變化迅速，還有許多不確定。

因此，我開始在表面的混亂底下，辨識發揮作用的潛在力量。我在宣傳家的聲稱洪流中，找尋簡單的真相。為此，我建立了一個一般思考架構，希望它夠堅固，能熬過真實結果的偶然和不確定。我在這裡，仗著讀者告訴我的支持證據，大膽宣告這個架構既扎實堅固，又派得上用場。讀者可以得到他們自己的特殊詮釋，導向跟我相當不同的結論——辦法是建構他們自己版本的說法，涉及了：權力的領土邏輯和權力的資本主義邏輯之間的關係如何運作；美國帝國傳統的特殊形式；美國社會的「內外辯證」；掠奪性作為的角色；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政治的區別；以及對抗性運動的力量、策略和戰術。事情就該是這樣。此刻有許多緊要關頭，我們要站在哪裡，以及最好要往何處去，都必須有公開辯論來解答。

再者，我辨認出的驅動力量可謂根深柢固，可以正確掌握2005年1月可能發生的華盛頓政權更替，能夠達致任何徹底改變航路的程度。美國這一艘巨輪，就如將石油運抵美國海岸的龐大越洋油輪，很難變更航道，遑論逆轉航路了，即使我引發爭議的主張指出，有證據顯示，它正在航向礁石。在美國國內政治、

美國帝國傳統，以及全球資本主義之政治—經濟動態的交錯立場裡，可能發生的事情有其局限。這種限制條件的存在，誠如查理士國王（King Charles）據說在邁向劊子手時所說的，是應該「全神貫注」的事情。很不幸地，有太多人寧願否認。我希望超越論證（無論建構得多麼精巧），投身於當前多重限制的狀況下，有關替代性之政治經濟未來的批判性討論。根據讀者的回應，以及已經排上時程的許多種《新帝國主義》外文譯本判斷，世界上已經有許多人準備要投入這種辯論了。

第一版序言

克雷倫頓講座（The Clarendon Lectures）發表於 2003 年 2 月 5、6 及 7 日，牛津大學的地理與環境學院。這個時間點意味深遠。與伊拉克的戰爭，雖看似無可避免，但尚未展開，停止戰爭的微弱希望還在騷動。這個希望獲得大規模全球示威的支持，2 月 15 日約有一百萬人走上倫敦和巴塞隆納的街頭，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許多城市，包括美國，也記錄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人數。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裡的意見大致擁護以下觀點，主張由任何人都同意的野蠻專制政權引起的威脅，可以透過外交手段解決。即使有這些反對，對付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已在美國的指令下於 3 月 20 日展開，而英國和西班牙給予最明確的支持。在我寫作的當下，戰爭的結局雖然在軍事方面毫無疑問，卻依然渾沌不明。它最終會是（或者像是）一種殖民佔領、美國扶植的傀儡政權，還是真正的解放？

一方面，面對這些快速變動的事件，很難設計出一套有關「新帝國主義」這個主題的演講。但另一方面，這些事件的性質，以及它們對全球安全造成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威脅，卻有必要加以深入分析。因此，我決定盡力嘗試穿透表面的紊流，探勘形塑世界歷史地理的深流，或許可以藉此稍微闡明我們為何會走到這種危險又艱困的關頭。

在追尋這項目標的過程裡，我從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和歐瑪·達布爾（Omar Dahbour）所組織的，位於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CUNY Graduate Center）的地方、文化與政治中

心，以「帝國主義」為題的一年討論課裡獲益甚多。我要感謝尼爾、歐瑪，以及這門討論課的參與者，協助塑造了許多我的洞察。紐約市立大學人類學學程的幾位同事，也坦率評論我的主題，我也要感謝列尼罕（Louise Lennihan）、羅伯坦（Don Robotham）、蘇塞（Ida Susser）、施耐德（Jane Schneider）、阿薩德（Talal Assad），以及特別是布林（Michael Blim）和參與我們聯合開設的「土地、勞動與資本」討論課學生的貢獻。順著我在這裡建構的線索，從事某種介入的原始想法，最初是我與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在約翰霍普金斯合開的一門討論課裡，模模糊糊想到的。我要謝謝牛津地理學院的同事邀請我回到我的老窩，在這麼適切的時刻，這麼合宜的地點，發表這些演說。我特別要感謝凱卡（Maria Kaika）、蘭頓（Jack Langton）與史溫吉道（Erik Swyngedouw）的誠摯招待，以及他們對於這個主題的濃厚興趣。牛津大學出版社的亞須比（Anne Ashby）幫了很大的忙，而伯克（Jan Burke）一如往常，扮演了刺激我付諸行動不可或缺的角色。好幾年來，我從很難在此細數的眾多其他人的互動中，獲益良多。我希望我已經在這些演講裡，善加運用了他們的個人和集體智慧與認識。

第 1 章 全都為石油

我的目的是採取長時段（long durée）視角，透過所謂歷史地理唯物論（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的鏡頭，審視全球資本主義的現況，以及「新」帝國主義可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有意探索表面震盪與波動底下隱伏的深層變化，藉此開闢一片新領域，供識者就當前情勢的詮釋與因應之道，加以討論。

當然，人所能經歷的最長時段，就是他的一生。我對世界的初步了解，成形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那段日子。當時，大英帝國餘音猶在，意義尚存。對我而言，世界真是寬闊，因為世界地圖上還有眾多空間套上紅色，象徵大英的日不落帝國。如果我需要更多展現所有權的證據，還可以看看我的郵票收藏：無論來自印度、沙勞越、羅德西亞、尼亞薩蘭（Nyasaland）、奈及利亞、錫蘭、牙買加……郵票上一律印有英王頭像。但是，我很快就知道，英國力量正逐漸式微，整個帝國正以驚人速度崩潰。英國已將全球強權地位讓給美國，隨著解殖（decolonization）步調加快，世界地圖顏色也開始改變。1947年印度獨立與印巴分治的創傷性事件，就象徵了結局的開始。我最初得到的理解是，那次重創是「合理」且「公平」的英國統治，遭到非理性的本土激情與回歸古老偏見所取代的典型範例（這類理解世界的思想架構，不僅限於英國所有，還展現了驚人的持久性）。但隨著各地的解殖鬥爭越演越烈，帝國主義統治的醜陋邪惡面也日益明顯。對我和同時代的大部分人而言，1956年英法企圖奪回蘇伊士運河控制權，便象徵了這波潮流的最高點。那次事件中，美國對英

法打算以武力推翻阿拉伯領袖納瑟（Nasser）表達譴責，從西方眼光來看，納瑟對其他國家構成重大威脅，其「邪惡」和當前對海珊（Saddam Hussein）的描述並無二致。艾森豪總統傾向以和平圍堵代替武力，我們可以說，美國全球領導聲望崛起之際，恰逢英法地位的驟落。蘇伊士運河事件後，我發現很難再對這個急速衰落卻獨特的大英帝國主義，及其自私自利、背信忘義的一面視而不見。

就一個 1960 年代由紐約布朗克斯區（the Bronx）來到牛津的年輕學生而言，事情看來全然不同。伯曼（Marshall Berman）描述他如何難耐那些「萎靡不振的年輕人，看來活像《白莊重遊》（*Brideshead Revisited*）裡的臨時演員，無精打采地穿著小禮服（通常看來就像穿著上床睡過似的）閒蕩，茫然度日，他們的父親卻統治著大英帝國和世界。或者說，至少他們的舉止表現，就像父親真的擁有全世界。但我可清楚那不過是裝腔作勢罷了：帝國已經完蛋，統治階級的子孫只能靠著一年少過一年的信託基金過日子，繼承的也是瀕臨破產的公司……而我至少知道自己正向上攀升」。¹ 不知他現在的感覺如何，如今美國遍地都是廢棄的「dot.com」公司，會計醜聞四起，股市暴跌，導致每個人的退休金都大幅縮水，加上時有突如其來的挑釁叫陣，最有名的便是 2003 年 1 月 5 日《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雜誌封面的「美利堅帝國：快適應吧！」² 對我而言，那種感覺真得很怪異，

1 M. Berman, 'Justice/Just Us: Rap and Social Justice in America', in A. Merrifield and E. Swyngeudouw (eds), *The Urbanization of Injusti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7), 148.

2 M. Ignatieff, 'The Burden', *New York Times*, 5 Jan. 2003 Sunday Magazine, pp. 22-54。重印時改名為 'Empire Lite', in *Prospect* (Feb. 2003), 36-43。另參見同作者的 'How to Keep Afghanistan from Falling Apart: The Case for a Committed American Imperialism', *New York Times*, 26 July 2002, Sunday Magazine, pp. 26-58。

你首次意識到這個世界的存在時，適逢一個帝國逐漸消逝，而在你接近退休之年時，又碰上另一個帝國的正式誕生。

《紐約時報》那篇文章的作者是邁可·因格涅提夫（Michael Ignatieff），他以有力的文字重複一個先前提出的觀點（《紐約時報》雜誌，2002 年 7 月 28 日）：「整場美國反恐戰爭，就是一項帝國主義的演練。美國人對這種說法可能會大驚失色，他們不喜歡視自己的國家為帝國。但除此之外，又要怎麼稱呼遍布全球的美國軍團、間諜和特種部隊呢？」他認為，美國不能再自滿於「輕型」帝國（*empire lite*），或期待只付出極少代價。它必須準備採取更嚴肅、更持久的角色，長期堅持下去以實現重要的轉型目標。像《紐約時報》這樣的主流刊物，竟明白標榜美利堅帝國的想法，可說是意味深遠。再說，提出這些主張的也不只因格涅提夫。《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編輯布特（Max Boot）就認為，「美國帝國主義或許是對付恐怖主義的最佳藥方」，美國應該致力擴張。他說：「阿富汗及其他動亂不安的國家，現在極度渴求的，就是像以前那些穿著馬褲、戴上遮陽帽，信心滿滿的英國人所曾提供的外來管理」。抱著對偉大帝國傳統的無限緬懷，英國人也插上一腳。保守派史學家傅格森（Niall Ferguson）建議美國下定決心，投下大筆經費，由「非正式帝國轉型為真正的帝國」（傅格森的一系列電視節目和相關書籍，充斥著愛國分子觀點，不僅記載大英帝國創建者的英雄事蹟，更宣揚帝國可以帶給世界和平榮景與福祉）。許多人現在都認為，「新帝國主義」的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但美國若想建立所謂的「美利堅盛世」（*Pax Americana*），為世界帶來有如十九世紀後半「大英盛世」般的貢獻，還需要更公開的表白和更堅定的承諾。³

3 B. Bowden 於其 'Reinventing Imperialism in the Wake of September 11' 中，蒐集

布希總統似乎頗樂於承擔這項承諾，儘管他在西點軍校發表演說時，還信誓旦旦表示：「美國既沒有要擴張帝國，也不打算建立烏托邦」。911 悲劇事件週年，他在《紐約時報》專欄版發表一篇文章，指出 911 事件闡明了美國在全世界的角色，也帶來無限機會。「我們將善用我們無與倫比的實力和影響力，建立一個國際秩序與開放的氣氛，讓更多國家得享進步與自由。唯有更加自由的和平世界，才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反映恆久的美國理想，團結美國的盟邦……我們追求正義的和平（just peace）」，他邊備戰，邊寫下這些文字：「壓迫、憤恨和貧窮，將由民主、發展、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希望取代」，而最後兩項「是已知帶領社會脫離貧窮的最佳方式」。他堅稱美國「將提倡節制、寬容的精神，以及無可妥協的人性尊嚴需求——法治、限制政府權力，以及尊重女性、私人財產、言論自由和平等正義」。他總結道，今天「人類握有絕佳機會，戰勝一切古老的敵人，帶來自由的勝利。美國願意欣然接受這個責任，帶頭完成這項使命」。類似說詞也出現於稍後發布的《國防策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文件序言。⁴ 雖然這可能還稱不上是帝國的正式宣言，但無疑已帶有帝國的意圖。

歷史上曾經存在各式各樣的帝國：羅馬帝國、鄂圖曼帝國、

了許多類似引文，非常方便，該文刊載於 *Alternative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 (Summer 2002)。線上查詢網址為：<http://alternativesjournals.net/Bowden.htm>（譯註：原文所列網址為 <http://alternativesjournal.fatih.edu.tr/Bowden.htm>，但經查該網址已不存在）。

4 G.W. Bush, 'Securing Freedom's Triumph', *New York Times*, 2002 年 9 月 11 日, p. A33。《美國國家安全策略》文件（*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請參見下列網址：www.whitehouse.gov/nsc/nss。前引因格涅提夫“the Burden”一文，即以討論小布希的西點軍校演說當做開場白（p. 22）。

中華帝國、俄羅斯帝國、蘇維埃帝國、奧匈帝國、拿破崙帝國、大英帝國、法蘭西帝國等。看了這些形形色色的帝國，我們可以輕易總結，關於帝國的解釋、管理和積極構成，還有很大的操控空間。有時連不同甚或對立的概念，都可以兼容並蓄於同一空間。中華帝國曾經有透過海洋探險而大幅擴張的階段，隨後卻突然神祕退縮，採取閉關政策。美國帝國主義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就呈現不穩定的狀況，在多種不明確的帝國概念間徘徊擺盪（不明確是因為這些概念都未曾深入討論）。若說小布希展露了某種拿破崙式衝勁，想要在巴格達遊行，甚至前進德黑蘭（顯然布希政權的鷹派人士認為這裡才是「男子漢」的天地），柯林頓的風格（布希政府譏其為「娘娘腔」，頗令人玩味）就比較接近全盛時期的鄂圖曼帝國。柯氏主政時期，美國的強大力量集中於財政部，在財政部長魯賓（Rubin）和桑默斯（Summers）主持下，強調以軟性國力（soft power）代替硬性國力（hard power），同時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多元文化，採取較寬容的態度。政治操作也傾向多邊協調而非單邊行動。至於羅斯福、杜魯門和艾森豪時期，直至尼克森主政下的帝國權力建構，則大體是蘇維埃附庸保護國（subordinate client state）體制的翻版，唯一的例外是日本，只要在政治與軍事上順從美國意志，就可以取得較大的經濟發展自主權，免於淪落到有如匈牙利及波蘭的地位。因格涅提夫指出，美利堅帝國的形，並非無心插柳的結果（英國人偏好這種說法），而是在不斷的否認和撇清中成形：絕不承認美國的行動能夠視為帝國行徑，也不允許這些行動在國內產生任何影響。就是這種心態致使美國建立的是「輕型帝國」，而非穩固的長期帝國。⁵

5 M.W. Doyle 所著的《帝國》（*Empir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許多所謂的「傳統左派」人士認為，美國早在一個多世紀之前，就已經是個帝國了。早在 1960 年代，即可見大量有關美國帝國主義的分析討論，尤其著重於美國在拉丁美洲和東南亞扮演的角色。當時的新興「依賴理論家」(dependency theorists) 如法蘭克 (Andre Gunder Frank)，跟那些信奉霍布森 (John Hobson)、希爾佛丁 (Rudolf Hilferding)、列寧 (Vladimir Lenin)、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和其他世紀之交理論家的學者之間，便曾有過激烈論戰。毛澤東 (Mao Zedong) 則無疑認定美帝是他必須搏鬥的主要矛盾。然而，2000 年哈德 (Michael Hardt) 和涅格利 (Antonio Negri) 出版《帝國》(Empire) 一書，以及隨後圍繞該書的爭議，挑戰了傳統辯論，並指出左翼論者應該重新思考，考察一個具有許多全新後現代特質的去中心帝國的形貌。許多左翼人士儘管對該書論點大加撻伐，但也開始認知到全球化 (無論如何解釋) 的力量，業已創造出全新的環境，需要有個全新的分析架構。⁶ 由此而論，右翼分子與自由派人士同時公開承認帝國和帝國主義，就是對既有事實的正式致意，但

是一本有趣的帝國比較研究著作。至於美國帝國研究，可以參見 W.A. Williams 的《帝國：一種生活方式》(Empire as a Way of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6 左派學者巴尼奇 (Panitch) 曾對「新帝國主義」一題加以討論，參見 L. Panitch, 'The New Imperial State', *New Left Review*, 11/1 (2000), 5-20，以及 P. Gowan, L. Panitch and M. Shaw, 'The State,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A Round Table Discuss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9 (2001), 3-38。其他相關討論參見 J. Petras and H. Veltmeyer, *Globalization Unmasked: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Zed Books, 2001); R. Went, 'Globaliz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Imperialism', *Science and Society*, 66/4 (2002-3), 473-97; S. Amin, 'Imp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 *Monthly Review* (June 2001), 1-10; 以及 M. Hardt and A.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這也顯示當今的帝國主義，或許已經展現了不同以往的魅力。其影響就是讓帝國和帝國主義問題，成為政治界公開辯論的議題 (值得一提的是哈德和涅格利的作品，獲得了主流媒體的注意)。但隨之而起的問題是：這一切到底有何新意 (如果真有的話)？

我先切入當前的事件來討論這個問題。美國在英國、西班牙和澳大利亞的支持，以及幾個其他國家的認可下，對伊拉克開戰。但是，美國此舉也引起許多國家的強烈反對，其中有些是老盟友 (以法國和德國為主)，另有一些是宿敵 (主要是俄國及中國)。全球各處都有大批民眾集結，舉行反戰示威，許多人對布希政權為何如此鐵了心蠻幹，都感到大惑不解。證據顯示，這件事背後必有深層意義，卻又難以看清全貌。要了解這些深層意義，就必須撥開誤導人的修辭和假情報不可置信的表面泡沫，伸入底部，向下挖掘。

兩個產油國的故事

2002 年 4 月，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 (Hugo Chavez) 在一場政變中下台，華盛頓方面對此顯得歡欣莫名，不但立即承認新政府 (新總統是個企業家)，並表示該國社會將因此重獲安定秩序，創造未來發展的堅實基礎。《紐約時報》社論也使用了相同語言。然而，大部分拉丁美洲人民卻立即看到事件背後那隻中央情報局 (CIA) 的黑手，也聯想到 1973 年智利皮諾契 (Augusto Pinochet) 將軍發動一場殘暴的政變，推翻民選總統阿葉德 (Salvador Allende) 一事，智利人如今諷稱該次政變為智利的小「911 事件」。與那次事件相關的國務院檔案中，有一封 CIA 的電報，內容如後：「必須以政變推翻阿葉德，這是一項堅定不變的政策……我們將繼續利用各種適當資源施加最大壓力，以求達成

目標。惟這些行動務須以最牢靠且機密的方式進行，確保美國政府與美國推手的角色不致曝光」。⁷ 不難想見，未來有一天，可能會在國務院網站上，看到有關委內瑞拉的類似電報資料。

政變發生三天後，查維茲奪回政權。國務院於是鄭重否認事前知道任何政變消息，並宣稱該事件純屬委內瑞拉的家務事，還表示希望該國能循和平、民主及合乎憲法的途徑，解決各種可能因此而起的難題。《紐約時報》社論依樣學舌，只不過另行附帶表示，一個經民主程序選出來的政府，不管如何令人不滿，恐怕都不適合在推翻該政府的政變發生時，立即表現欣然接受的態度，畢竟支持民主發展是美國的基本價值觀。

伊拉克情況的類似之處（恰巧又是一個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的重要成員），也啓人深思。美國宣稱在該國建立民主體制，才符合美國利益。當然，它先前於 1953 年推翻了伊朗民選的墨沙德（Mossadegh）政府，扶植伊朗國王巴勒維（Pahlavi）獨裁政權。依此推論，顯然美國只容忍某一種民主方式選出來的政府。但是在伊拉克的情況中，推動伊拉克及整個區域民主化的說法，只不過是為了解釋對伊動武的必要性，而提出的諸多經常自相矛盾說法中的一項。大多數人，甚至包括支持者在內，都被這些理由搞得頭昏眼花，大惑不解。事實證明，想要揭開層層的假情報和不斷轉變的論據，並非易事。先前一度嘗試將美國境內的炭疽熱攻擊事件，跟伊拉克牽扯上關係，下場也落得慘敗。儘管伊拉克在生化武器使用紀錄上惡名昭彰，但絕大部分紀錄都發生於兩伊戰爭，而且還是在美國支持下對付伊朗時所用。美國當時刻意誤導全球視聽，製造雙方都曾使用這種可憎武器的訊息，

7 引自 C. Johnson, *Blowback: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Henry Holt, 2000), p18。

事實上伊拉克是唯一違反規則的一方。⁸ 當然，你還得考量伊拉克同等駭人聽聞的人權紀錄，但以此做為決策理由，恐怕也說不通，因為美國對另一個違反人權紀錄足可與伊拉克一較長短的國家阿爾及利亞，卻樂於提供軍事協助。據估計，阿國政府對境內伊斯蘭主義分子的鎮壓，在過去八年內造成的死亡人數高達十二萬人。儘管如此，美國中東地區助理國務卿伯恩斯（William Burns）甚至曾表示，「就打擊恐怖活動而言，我們（美國）仍有許多要向阿爾及利亞人學習之處」。⁹ 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何時酷刑可視為正當行徑」會突然成為熱門的公共辯論議題（再一次佔據《紐約時報》的醒目版面）。

再來，還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的問題。伊拉克實際上擁有什麼，我們很難知道，但其軍事力量在波灣戰爭期間與之後，已經大幅削減，甚至 CIA 也評估該國對整個地區的和平並未構成真正威脅。這種狀況下，伊拉克會對美國構成威脅的說法，就顯得頗為荒謬（布希總統甚至很奇怪地堅稱伊拉克若攻擊美國，將會重創美國經濟）。根據 CIA 的推斷，即使伊拉克真有生化武器，海珊也只有在遭受挑釁時才可能使用。如此一來，引人疑竇的是為何美國好似下定了決心，非做個挑釁者不可？或許伊拉克確實嘗試發展核武，但很多其他國家也一樣，北韓甚至還公開宣布意圖。當武檢人員終於獲准進入伊拉克境內時，卻又找不到太多證據。總而言之，更換政權（regime change）是原有目標，解除武裝不過是取得聯合國授權的藉口，主要是因為聯合國憲章禁止先發制人攻擊（pre-emptive

8 J. Hilterman 'Halabja: America Didn't Seem to Mind Poison Ga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7 Jan. 2003, p. 8.

9 出自 R. Fisk, 'The Case Against War: A Conflict Driven by the Self-Interest of America', *Independent*, 15 Feb. 2003, p. 20。

attack) 之故。就算所有藉口都行不通，海珊還是得走，因為他是個騙子（不過，這也是太多政客的代名詞，所以很快就成了笑話一則）；冷酷無情（可是夏隆 [Sharon] 也不遑多讓）；衝動魯莽（這點未經證實）；或是必須奮起抵抗的邪惡化身，中東戰爭彷彿成了某齣中古道德長劇的一幕（海珊飾演邪惡的摩多 [Mordor]，小布希扮演勇敢的佛羅多 [Frodo]，布萊爾就是他忠實的夥伴山姆 [Sam]）。這一切的最終目的，不過就是要製造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好賦予美國與英國某種高超的道德使命，可以不計一切解放伊拉克人民，將美式啟蒙散播到中東。

然而，在這一連串障眼法背後，總讓人感覺好像隱藏了什麼極重要的事情。起初，好像有些什麼不能透露的祕密資訊，但每次作勢要公開祕密檔案資料時，透露的資訊若非站不住腳的枝微末節，就是草率到不能當真的研究報告。最佳實例當然就是英國政府公布的某份文件，竟是抄襲一份五年前的博士論文內容，而且事前並未獲得作者授權（該論文有部分曾刊登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根據美國情報圈消息表示，某些圈內人士對其所獲資訊遭政府任意篡改，深為不滿。這也就難怪，儘管好戰媒體猛敲邊鼓（雖然按理說所有新聞編輯人員，都是因獨立自主的專業能力而受聘，但梅鐸擁有的全球 175 份報紙，卻都一面倒地支持宣戰，許多其他媒體大亨旗下媒體也有相同情形），加上政客的大肆威脅恫嚇，但全球輿論仍是一片懷疑和反戰之聲。

所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所有已知的理由都無法令人信服；這些論據整體而言未能構成必須採取行動的狀況。那麼，沒說出的理由可能是什麼呢？在這裡，我們必須面對一件事實，那就是可能連這齣戲裡的主要演員，都對這些理由不甚了了，或者，就算有人曉得這些理由，也都極力隱瞞或否認。

美國公民社會的內部辯證

2002 年，就在德國舉行大選之前，德國司法部長發表了一番談話，引起軒然大波。內容大致是說，布希政府目前之所以採行對外冒進主義，主要是為轉移對國內問題的關注。這位部長所犯的錯誤，在於她接下來說，這也是希特勒常用的技倆，她因而必須為這項失言下台。可惜如此一來，也埋葬了該說法前半段所可能引發的任何嚴肅討論。

的確，政府因遭遇內政問題，而採取對外冒進政策，或是利用外來威脅以鞏固內部團結，藉此轉移注意力的事例，歷史上可謂屢見不鮮，而在此處更值得認真思考。因為，就各方面而言，2002 年美國內政的困難狀況，實為多年來之最。自 2001 年起，美國經濟便陷入衰退，後來更因 911 事件而雪上加霜。失業率持續攀高，社會一般大眾對經濟前景明顯缺乏安全感。企業醜聞一樁接一樁，看似強健的企業王國，可以在一夕間土崩瓦解。會計制度失效（及公然貪汙）加上調節失敗，在在讓華爾街聲名掃地，造成股票與其他資產價值暴跌。退休基金損失了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價值（如果夠幸運，沒像安隆 [Enron] 員工退休基金般化為烏有的話），對中產階級退休的前景造成嚴重打擊。醫療保健制度一團糟，聯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盈餘迅速消失，財政赤字缺口日益擴大。對外經常帳務狀況原本就不佳，現在更是雪上加霜，美國已成為有史以來最大的債務國。原本就已逐漸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問題，由於執政者迷信減稅政策，更是加速惡化。環保問題不受重視，即使面對明顯的市場失敗證據，依然不願意重新檢討，制定新的市場管制架構。更有甚者，總統並非經由人民投票當選，而是由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票數判決才當選總統。在 911 事件前夕，他的正當性受到至少一半美國人民質疑。防止共

14 和黨政治滅亡的唯一途徑，就是利用 911 事件與炭疽熱恐慌（奇怪的是，除了向世人展示海珊會毫不猶豫採取恐怖手段之外，這樁疑案從未破解，基本上也遭到了遺忘），凝聚團結——幾近於國族主義的復興。儘管成功地在沒有傷亡的情況下（對美國而言），讓阿富汗迅速屈服於美國的力量，卻「不論死活」都沒能逮到賓拉登（Osama bin Laden），反恐大戰也未曾締造任何輝煌成果。既然伊拉克是「邪惡軸心」的重要一員，又是布希政府鷹派人士繼上次那場不了了之的波灣戰爭後，就一直想追殺的對象，那麼要將注意力轉移到伊拉克，還有什麼比此刻更好的時機？至少就短期而言，轉移目標的招數有效，已是歷史實證。美國大眾大致接受蓋達組織（al Qaeda）和海珊政權間確實有某種關係，而後者本身就是個夠危險又邪惡，應該採取軍事行動加以剷除的敵人。共和黨又可藉由國會大選，順道鞏固政治權力，總統也可擺脫總統大選後揮之不去的「不正當」陰影。

然而，可能還有某些更深層的因素，讓看來淺薄的政治機會主義，轉化為美國地緣政治史上一股強大而持久的政治力量。首先，歷任美國政府內部，一直以來都潛藏著某種對伊拉克勢力和泛阿拉伯運動（具有潛在破壞力）的畏懼。鮑威爾（Colin Powell）早在第一次波灣戰爭前，就擬訂了軍事應變計畫。布希政府國防部副部長伍夫維茲（Paul Wolfowitz），早在 1992 年便明確主張要更換伊拉克的政權，並在整個 1990 年代不斷公開宣揚這項主張。及至柯林頓政府時期，更換政權已經成為既定政策。1997 年，新保守主義團體集結於「新美國世紀計畫」（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大旗下，堅決以更換政權做為主要目標，並要求透過軍事手段達成目的。這個團體的多員大將，包含倫斯斐（Rumsfeld）、伍夫維茲、阿米塔吉（Armitage）、培爾（Perle）和其他幾位人士，稍後構成了布希政

府的國防和外交團隊核心。就地緣戰略而言，伊拉克一直是這個集團的觀察對象。然而，他們也在一份 1999 年的報告中承認，除非發生「類似珍珠港事變般的災難性刺激事件」，否則軍事攻擊恐怕難為國際社會和國內大眾接受。911 事件提供了大好機會，他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將蓋達組織和海珊牽上關係¹⁰。由於美國民眾大多對地理事務既無知又不關心，利用追捕恐怖分子之名，轉而成為獵殺海珊的行動，倒不是件難事。但是其他國家可就沒這麼容易說服了。

這種內部辯證還有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向度。美國是一個奇特的多元文化移民社會，其社會、經濟與政治生活不斷產生變革的主要動力，便是高度競爭性的個人主義。這些力量導致其民主體制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除非藉由金融勢力的腐蝕，否則幾乎難以駕馭。有好幾次整個國家看來簡直是無法無天，幾乎處於失控狀態。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就曾捕捉到這種公民社會的精確影像：

既然權力基本上只是達成目的的手段，一個純粹建立於權力之上的社會，必定會因平靜的秩序和穩定而逐漸衰落；它的絕對安全透露出其係建立於泥沙上。因此，唯有獲得更多權力，才能維持現狀；也只有不斷擴張權威，透過權力累積過程，才能保持穩定。霍布斯（Hobbes）的共同體是一個不穩定的結構，得不斷提供外來支撐做為依靠；否則會在一夕之間崩解，陷入謀求私利的無目的、無理性混亂狀況……無所不在的戰爭威脅，是共同體吃

16

10 出自 R. Fisk, 'This Looming War isn't about Chemical warheads or Human Rights: It's about Oil', *Independent*, 18 Jan. 2003, p.18。另請參見網站：www.newamericancentury.org。

立不搖的最佳保證，因為這讓國家可以藉由損害他國的利益，來擴張自身的權力。¹¹

冷戰業已結束，俄國人穿著沾滿雪的靴子，緩步穿越加拿大而下的說法，也不再可信。1990 年代期間，國際上不再有明顯的敵人，美國國內經濟也一片榮景，保證整個公民社會中，除了最弱勢、最邊緣的群體外，都會感覺到前所未有的知足與滿意水準。然而，誠如鄂蘭可能會預測的，1990 年代卻躋身美國史上最不討人喜歡年代的行列。競爭激烈已至窮凶惡極的地步；「新經濟」的代言者一夜致富，忙於炫耀他們的財富；陰謀詐騙層出不窮；大眾興致勃勃討論一樁又一樁的醜聞（無論真實或純屬想像）；到處流傳著白宮裡策劃暗殺的可怕謠言；總統幾乎遭到彈劾；脫口秀主持人霍華德·史登（Howard Stern）和洛許·林波（Rush Limbaugh）堪稱媒體失控的最佳代表；洛杉磯發生群眾暴動；華科（Waco）和奧克拉荷馬市（Oklahoma）事件象徵了內部長期對抗與潛在暴力的強烈傾向；科倫拜中學（Columbine）裡，兩位青少年開槍射殺同學；非理性的激烈行徑大行其道，超越常理；政治過程充滿露骨的集體貪汙現象。簡言之，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一點也不文明（civil）。整個社會正以驚人的速度分裂，四下飛散，誠如鄂蘭所形容，一步一步崩解，淪為無目的、無理性，追求個人私利的社會。

我猜想，2000 年小布希的競選訴求之一，便在於他承諾將對這個逐漸失控的公民社會，提供一個剛毅不撓的堅定道德指引。他的所有重要任命，都來自新保守主義階層人士，多半傾向採取威權國家行動，例如擔任司法部長的艾希克羅（John

Ashcroft）。新保守主義替代了柯林頓崇尚的新自由主義。不過，直到 911 事件發生，才提供了足夠的推動力，一舉和放縱的 1990 年代劃清界線。它不但是確立國家目標和宣示全國團結的政治契機，也提供維護國內公民社會秩序和安定的良機。就是此等反恐戰爭及隨後對伊動武的可能性，讓政府逐漸累積權力。對伊拉克的戰爭絕不僅止於轉移對國內困境的注意力，而是強力重整社會秩序，讓全體國民順從就範的大好機會。批評則被視為不愛國而噤聲消音。外部的邪惡敵人，成了驅除或馴服內部潛伏惡魔的利器。這種政治力量內外條件之間的關係，在引燃對伊衝突的動因上，雖然大致隱而不見，卻極為重要。我們在後續的討論中，將會一再重提此點。

全都為石油

反對攻打伊拉克者，經常說這場衝突完全是為了石油。美國政府對這種說法，不是立即大加駁斥，就是完全不予理會。毫無疑問，石油絕對是關鍵。但是為什麼以及就何種意義而言是關鍵，就不容易斷定了。

某種牽強的陰謀論曾指控華盛頓政府，不過是個篡奪公權力的石油犯罪集團。證據是小布希和錢尼（Cheney）與石油利益團體之間關係密切，加上報導指出，副總統錢尼的老東家霍利伯頓公司（Halliburton），預計可因戰後的石油服務合約，獲得高達十億美元利益。¹²儘管這些都無大害，但是就整個政治軍事建制，或是一般企業利益而言，我完全無法想像有任何基於這種理由而

11 H. Arendt, *Imperi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anovich, 1968 edn.), p. 22.

12 N. Banerjee, 'Energy Companies Weigh their Possible Future in Iraq', *New York Times*, 26 Oct. 2002, p. C3.

支持戰爭的可能。當然，伊拉克石油原本一直由法國、俄國和中國石油公司掌握，英美石油公司反而排除在外。主張和平解除武裝，反對開打最力的國家，就是那些原本獲有石油開採特許權的國家。如果裁減軍備確定，聯合國便會解除制裁，這些已獲特許權的國家就可因此受益。若以武力造成政權更替，則表示所有的特許權利都必須重新協商。但擁有石油的是伊拉克，即便政權成功轉移，石油公司也不見得就能撈到好處。所以，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某種戰後的美國行政機構接管伊拉克石油公司，或設立

19 某種類似國際財團的掩護組織，管理石油的開採與使用，而美國則擁有否決權（就像在國際貨幣基金一樣）。不過，這種作法恐將引發伊拉克內部，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強權的激烈反對。

然而，我們還能從另一個更宏遠的視角理解石油問題。這種視角可用下述命題掌握：控制中東地區，就能控制全球石油來源；控制全球石油來源，就能控制全球經濟（至少控制一陣子）。¹³

所以，我們的考慮不應該局限於伊拉克，而要進一步考察地緣政治狀態，以及整個中東地區對全球資本主義的重要性。這一點在官方說詞中早有論及。在更換伊拉克政權的計畫中便公開表示，建立一個民主親美的政府，不但有利於整個地區，更可能因其影響而促使其他地區，也發生類似的政權更替（伊朗和敘利亞是頭號目標，沙烏地阿拉伯則緊隨在後）。某些布希政府人員甚至傲慢到認為，如果能在這個區域挑起一場大戰，便可以提供重劃中東版圖的絕佳機會（猶如舊蘇聯和南斯拉夫的例子）。畢竟，這個區域目前的國家版圖劃分，也不過就是第一次大戰後凡

13 M. Klare, *Resource Wars: The New Landscape of Global Conflic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1), 提供了極佳的石油地緣政治總論。

爾賽（Versailles）協議的附帶結果。一般公認，這項協議所強制形成的國界劃分，反映的其實是英國和法國的利益，而完全悖離阿拉伯人民的利益，是既差勁又不合時代的劃分法。重新制定完整的協議，或許較能符合某些分離主義者的利益（例如，伊拉克庫德人〔Kurds〕取得聯邦地位，或者分割伊拉克，在南部成立以巴斯拉〔Basra〕為中心的什葉派國家）。最重要的是，藉由建立一個大巴勒斯坦國，包含約旦及部分的沙烏地阿拉伯，或許就可以解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問題。然而，聯合國內部也有一股強大的反對聲浪，堅持不論戰後協議如何，首要目標必須是保存伊拉克現行領土完整，而美國至少在表面上同意了這點。

美國在這個區域擁有長期的地緣政治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展出來的全球控制概念中，主要的關鍵便在於

控制中東，這裡不僅是舊大英帝國的一部分，對於控制全球經濟、軍事和政治也是絕對關鍵，重要的原因在於這裡是全球大部分已知石油蘊藏的所在地。美國因此於1950年代，在這個區域展開一系列或明或暗的運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53年推翻伊朗民選的墨沙德政府，因為政府下令將外國石油公司收歸國有。美國的努力顯然十分奏效。1940年至1967年間，美國公司對中東石油蘊藏的控制權大幅提升，由原本的10%增加到將近60%，而英國控制的石油蘊藏則由1940年的72%，降至1967年的30%。¹⁴

1960年代末期，英國放棄所有蘇伊士運河以東的軍事佔領區，由美國單獨控制。由於越戰之故，美國乃利用伊朗和沙烏地

14 The Editors, 'U.S. Imperial Ambitions and Iraq', *Monthly Review*, 54/7 (2002), 1-13.

阿拉伯，擔任美國在中東地區的代理國（surrogate state），照管它在該區域逐漸增加的利益。此外，美國也毫不保留給予以色列堅定支持，藉此在中東地區建立一個足以代理美國勢力的前哨站。然而，先是 1973 年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進行石油抵制並迫使價格飆漲，而後伊朗國王於 1979 年垮台，利用代理國從事遠距離間接統治的方式難以再續。卡特總統重申美國的一貫政策，絕不容許波斯灣石油運輸中斷。這項宣示代表維持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暢通的決心（因為石油運輸和配送系統的重要性，不亞於油田本身），以及美國在該區將進行永久性軍事駐防，外加成立一支可以因應任何緊急狀況的快速部署部隊（Rapid Deployment Force）。美國暗中支持伊拉克對伊朗發動手段殘暴的戰爭，但是伊拉克力量日益坐大，促使美國早在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之前，便著手擬定對伊戰鬥計畫（由鮑威爾提議）。為何美國駐伊大使會向伊拉克暗示，美國不會就伊拉克進佔科威特一事採取軍事行動，背後原因雖然仍具爭議，然而，與其說是結局悲慘的單純誤解，設陷誘敵應該是比較可能的解釋。

波灣戰爭儘管未能對伊拉克造成任何重大改變，但美軍在該區域的軍事駐防規模卻大幅擴張，這種狀況也延續至柯林頓政府期間。美英在「禁航區」（no-fly zone）內執行聯合巡邏任務，導致持續的低度空戰，以及針對伊拉克軍事設施的飛彈攻擊。柯林頓政府官員奈伊（Joseph Nye）雖大致贊成推動「軟性國力」，但也曾明確表示：美國在波灣地區的利益一旦遭受威脅，將毫不猶豫對該地區動武，必要時不惜採取單方行動。¹⁵ 1997-1998 年間，美國大幅增兵該區，以強力促成第一次對伊武檢，由武檢人

員進入伊拉克，確認伊拉克確實根據和平協議解除武裝。飛彈攻擊和空戰衝突逐步升高。為了支持其行動，美國遂與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和其他國家，共同組成「波灣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出售軍事裝備給這些國家，成為美國武力在該區的後援（1990 年代間移轉武器共計 420 億美元，僅沙烏地阿拉伯一國便佔了 230 億美元）。美國於 1990 年代便完成中東地區的軍事部署，並在科威特、卡達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地建立大型武器儲藏庫，讓美軍得以隨時待命移動。冷戰結束後的軍事計畫，係以同時進行兩場區域戰爭為目標，而伊拉克和北韓分別被挑選為訓練的假想敵。及至 1990 年代末，部署於該區域的軍事人員已經超過兩萬名，每年耗用經費高達 40-50 億美元。

我在此簡短回顧這段歷史，目的在於強調兩個基本重點。首先，自 1945 年以來，美國對中東地區事務涉入程度便持續升高，其形式於 1980 年後產生重大變化，轉而依賴在當地直接軍事駐防。其次，美伊衝突由來已久，而且美國早在上次波灣戰爭開始前，便已著手籌劃最後的軍事對決。現在和柯林頓政府時代唯一的不同，在於面具終於扯破了，原先尚有的稍許節制，現在也代之以好勇鬥狠。這種轉變的部分原因在於 911 事件後，美國內部政治氛圍驟變，明目張膽的單邊軍事行動阻力大為減少。從地緣政治和長期觀點來看，除非伊拉克像沙烏地阿拉伯一樣，成為美國的附屬國，否則正面衝突似乎終究無法避免。但為什麼會有這種地緣政治動力呢？答案再度和石油脫不了干係。

一直以來，全球石油蘊藏量的實際狀況，都只能依賴推測。石油公司在這方面向來惡名昭彰，大多時候都保持緘默，不肯據實以告，有時甚而蓄意誤導。雖然各種蘊藏量估計之間，差異往往很大，但大多數報告都共同指出，1980 年以來石油蘊藏的開採率便一直超過發現率。石油蘊藏量慢慢變得日益稀少，許多油

15 J.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not Go It Alo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田已經過了開採高峰點，再過十年左右，目前的許多油田都將耗竭。美國、北海、加拿大、俄國和（更糟的）中國原油生產均屬此類。其他油田的生命期雖然比較長，但確定還能維持五十年以上的，只有伊朗、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科威特地區的油田。儘管未來的新發現可能會改變目前的局面，但大部分戰略專家都不得不面對中東地區重要性日增的事實，該區將是未來最主要的石油供應者。反之，若從需求面來看，美國日益仰賴外國進口石油，東亞和東南亞等新興成長中心經濟生氣蓬勃，卻幾乎沒有任何石油蘊藏（中國對石油的需求正以驚人速度提高），歐洲也同樣完全依賴進口石油（英國和挪威除外）。雖然科學家正努力開發替代品，但是（鑑於石油公司和其他既得利益者的阻撓），這些替代品要在未來幾十年間成為石油競爭者的機會，可謂微乎其微。因此，保持中東石油取得管道的暢通，對美國及整個全球經濟體而言，都是關鍵性的安全議題。

24

由此立即導出的問題，就是美國尋求更嚴密軍事和戰略控制，必要時不惜採取單邊行動的動機。例如，傅利曼（Thomas Friedman）就辯稱，「美國對一個邪惡狂妄的獨裁者，可能在驅動全球工業基礎的自然資源上，取得過多影響力一事表示關切，絕對沒什麼不正當或不道德的」。但是，我們在向社會大眾傳達這種觀點時，必須極為小心，也必須向世界再三保證，這項意圖「旨在維護全世界的經濟生存權」，而非縱容滿足我們自身的私利，亦即美國是「為了整個地球的利益而行動，而非單純滿足美國毫無節制的私慾……如果我們佔領伊拉克，只為了擁立一個親美獨裁者統治伊拉克（一如在其他阿拉伯產油國家所為），則這場部分肇因於石油的戰爭，就是一項不道德的行為」。¹⁶ 簡言

之，美國乃是基於同意下的眾人利益，運作其領導角色，嘗試節制中東石油的使用？還是意圖主導以便實現本身狹隘的戰略性利益？傅利曼寧可相信答案是前者。但是，如果真相是後者呢？

假若美國順利主導推翻了查維茲和海珊；若能將目前基礎不穩的沙烏地威權統治政權（且有落入伊斯蘭激進派控制的迫切危險），加以穩固或改革，使其全副武裝，滴水不漏；若美國能夠從伊拉克前進伊朗（似乎極有可能），並鞏固它在中亞各共和國的戰略性軍事駐防，控制裏海盆地（Caspian Basin）的石油蘊藏，美國或許能透過嚴密控制全球石油資源，有效掌控未來五十年的全球經濟。歐洲和日本，以及東亞和東南亞（現在包括具關鍵地位的中國），都極度依賴波斯灣的石油供應，而這些區域政經勢力的快速發展，已經隱然威脅到美國在生產與金融上的全球霸權。美國若要消弭競爭，保障其霸主地位，最好的方法不就是掌握這些競爭者仰賴的主要經濟資源，並控制價格、條件和分配嗎？最有效的方法不就是利用美國僅存的最大優勢，也就是軍事力量嗎？這一連串道理，其實還有其軍事向度：軍隊的運作得靠石油。北韓或許擁有精良的空軍，但缺少燃料就成不了什麼事。美國不僅需要確保本身軍隊的石油供給，而且在未來任何軍事衝突（例如與中國）裡，美國如果可以切斷敵人的石油供應，對美方戰況自然大為有利。但這種論點要能成立，還有一項重要前提，那就是美國確實有理由擔憂它的全球資本主義支配地位已經遭受威脅。在軍事面以外，有關這個問題的經濟面，我將於第二章討論。

25

16 T. Friedman, 'A War for Oil?', *New York Times*, 5 Jan. 2003, Week in Review Section, p. 11.

第 2 章 美國勢力如何擴張

帝國主義 (imperialism) 是個脫口便可說出的字眼。但是，這個詞彙有許多不同意義，所以用於分析時，不可不謹慎釐清，以免淪於爭議。我在這裡界定的是其中一個特別分支，稱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capitalist imperialism)，指的是「國家和帝國政治」(the politics of state and empire) (帝國主義是獨特的政治計畫，其行動者的權力基礎是控制領土，並動員其人力和天然資源，藉以達成政治、經濟和軍事目標的能力)，和「時空中的資本積累分子過程」(the molecular processe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space and time) (帝國主義是時空之中的政治經濟擴散過程，這個過程裡最重要的便是資本的控制和使用) 二者的矛盾融合。前者我要強調的是國家 (或一群國家以政治集團的形式運作)，爲了奮力在整個世界裡主張利益和達成目標，而擬定和採用的政治、外交和軍事策略。至於後者，我著重於經濟力量在連續空間中流動穿行，透過日常的生產、交易、商業、資本流、現金匯兌、勞力遷徙、技術轉移、外匯投機、資訊流通、文化衝力等，而接近或遠離領土實體 (territorial entities，如國家或區域權力集團) 的方式。

阿銳基 (Giovanni Arrighi) 所稱「領土的」(territorial) 和「資本主義的」(capitalist) 權力邏輯，彼此間其實差異甚大。¹

¹ G.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33-4.

首先，兩種能動者（agents）的動機和利益不同。資本家都希望將手中的貨幣資本，置於任何可以獲利之處，而且一般均致力於累積更多資本；政客和政治家所追求的，則是能夠維持或擴大本國勢力（相對於其他國家）的結果。資本家追求個人利益時，儘管必須受到法律規範，但除了本身立即相關的社交圈內人士外，不必對其他人負責；政治家則尋求集體利益，並時常受到國家的政治和軍事狀況限制，而且就某種意義而言，必須對國民負責，或更常見的狀況，是對某個菁英群體、階級、親族結構，或其他社會團體負責。資本家在連續的空間和時間中運作；政客則在固定的領土空間裡活動，而且至少在民主體制下，因選舉週期而受到時間限制。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公司起起落落，會改變營運處所、收購合併或倒店歇業；但國家則是長久的實體，無法遷移，除非發生特殊的地理征服事件，否則均局限於固定的領土疆界內。

28 前述兩種邏輯還有其他相異之處。儘管公眾涉入的程度和形式相去甚遠，但我們目前所知的國家和帝國，其政治活動均可公開討論和辯論。最終必須做出具體決定，例如是否要對伊拉克開戰、是否採取單邊行動、如何處理戰後的各項難題，以及諸如此類的議題。外交政策部門與政治／軍事專家，經常需要就這些議題相互辯論，如果毫無異議，那才是怪事。但無論如何，最後還是必須做出清楚決定，並承受所有可能後果。一些極度重要的戰略決策（以及甚多意料之外的驚人後果）的擬定和執行，其政治過程往往頗為粗糙混亂，其間更有各種利益和不同意見互相摩擦衝撞（有時甚至取決於某種特定信念、當權者的領導魅力，或是重量級人物彼此性格衝突的結果）。

資本積累的地理過程卻較為分散，也較無法受限於這種明確的政治決策。個別（通常為企業、金融和法人）的機構散布各處

運作，而這種分子形式導致多重力量相互碰撞，有時對抗抵消，有時則強化某些整體趨勢。這些過程不易掌控，除非利用間接迂迴方式，通常必須在趨勢業已底定後，才有稍加控制的可能。我們將會看到，鑲嵌於國家內部的制度安排，在設定資本積累的舞台上，扮演了深具影響力的角色。而且，有各種貨幣和財務的槓桿與絲線（例如聯準會〔Federal Reserve〕主席葛林斯潘〔Greenspan〕採用的手段），以及各種財務和貨幣干預模式（包括稅務制度、重分配政策、國家提供的公共財，以及直接規劃），使國家本身成為勢力強大的經濟能動者。但我們發現，即使在極權國家，或是國家政策、金融和產業發展有密切內部連繫的那些國家，即所謂「發展型」（developmental）國家中，分子過程也經常會超出控制。如果我決定不買福特而改買豐田汽車，或不看寶萊塢電影，改而觀賞一部好萊塢電影，會對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產生什麼影響呢？若我從紐約匯款至黎巴嫩或墨西哥給需錢孔急的親戚，對兩國間的財務平衡，又會有什麼作用呢？我們對資本和金錢透過變化莫測的信用制度而進行的流動，幾乎無法預測，甚至連追蹤都十分困難。此外，各種無形的心理因素，例如投資人或顧客信心，也都是重要的決定力量。凱因斯（Keynes）因此認為，企業家的「動物本能」和金融家的預期，是資本主義能否生存和茁壯的關鍵。我們頂多只能在事後焦急地監看資料，希冀能夠掌握某種趨勢，預測市場的後續發展，並採取某些補救措施，好讓制度保持合理的穩定狀態。

29 基本的重點在於將領土邏輯和資本主義邏輯，視為各自獨存的兩套邏輯，但同時承認這兩者之間，有著糾纏交織、時有矛盾的關係。有關帝國主義和帝國的文獻，經常假設這兩種邏輯彼此調和：國家和帝國的策略引導政治經濟過程，而國家和帝國的行動乃是出於資本主義動機。實際上，這兩種邏輯經常互相角力，

30 有時甚至正面敵對。舉例而言，如果只從資本積累的觀點來看，就很難解釋美國為何要參加越戰和入侵伊拉克。事實上，這兩項冒險更有可能阻礙而非提升資本的時運。但是依同樣道理，若要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為何採取圍堵蘇聯勢力擴張的領土策略（布下了美國介入越南的背景），也必須認清美國爲了本身的商業利益，急欲維持更多地區開放，以透過貿易、商業和外國投資機會的擴展進行資本積累。因此，這兩套邏輯之間的關係，並非互爲函數或偏向一方，而是一種形成問題，甚且時常互相矛盾（也就是辯證）的關係。這種辯證關係的存在，讓我們得以透過這兩種獨特但糾結的權力邏輯的交錯，分析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具體分析實際狀況的困難之處，在於如何保持辯證雙方同時運轉，而不致陷入純政治或純經濟的論證模式。

31 要決定這兩項邏輯在造成社會和政治變動上的相對重要性如何，不是件容易的事。蘇聯（USSR）垮台是因爲雷根（Reagan）政府推動軍備競賽的戰略決定，導致其經濟力量耗竭？還是由於蘇維埃政治體制內部的分子變動所致（例如，包括了金錢的腐蝕力量，或是由外部悄然侵入的資本主義文化形式）？現在，當美國經濟力量逐漸枯竭，甚至文化和道德影響力都已漸衰退，轉而分散至其他權力區域（例如進入亞洲和歐洲）時，我們是否也見到美國內部，對政治及領土帝國和帝國主義的訴求日益抬頭？即使美國的行事作風，仍像它是唯我獨尊的全球超極強權似的，但我們是否正目睹美國霸權逐漸崩解，以及「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政治經濟勢力的崛起？有鑑於距今最近一次區域主義盛行的 1930 年代，最後在經濟和政治壓力下崩潰，並導致世界大戰，那麼這一回的區域化趨勢，是否又預示了什麼樣的危機？美國有沒有足夠力量扭轉或控制這種區域分裂？這些都是我

要討論的重大問題。

我在第三章將更詳細討論資本積累的分子過程，但在這裡我還得稍加說明，以便更清楚闡釋領土權力邏輯的運作限制。從資本主義邏輯的觀點看，帝國主義實踐不外乎利用不均等的地理狀況從事資本積累，並充分利用空間交換關係必然會產生的「不對稱性」（asymmetries）。後者的呈現形式有：不公平及不均等的交換、在空間上連結起來的壟斷力量、附著於受限之資本流動的強索行徑，以及榨取壟斷地租（monopoly rent）等。完全競爭市場一般假設的平等條件遭到破壞，而且不平等還帶有特殊的空間與地理表現。特定領土裡的財富和福祉增加，是犧牲其他地域的利益換取的。不均等地理條件不只肇因於天然資源的分布不均或區位優勢而已，更重要的是不對稱的交換關係造成財富與權力高度集中於某些地區。也就是在這裡，政治向度重新登場。國家的重要任務之一，在於維護對其有利的空間不對稱交換模式。舉例來說，如果美國決定透過「國際貨幣基金」（IMF）和「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運作，迫使世界各地打開資本市場，那是因爲政府預期美國金融機構可以因此獲得特定利益。簡言之，國家是政治實體，是最有能力協調這類過程的政治體。如果失敗，很可能會導致國家財富和權力的萎縮。

當然，即使一國之內，也經常有不均等地理發展的現象，某種程度上亦肇因於不對稱交換關係。國家以降的政治實體，例如都市或區域政府，也無可避免捲入這種過程。儘管某些人士喜歡稱爲「內部新殖民主義」（internal neocolonialism），甚至都會帝國主義（metropolitan imperialism）（例如紐約或舊金山），我傾向將國內區域實體和帝國主義之間的可能關係，留給更廣泛的不均等地理發展理論討論。此舉意在保留（至少暫時）帝國主義一詞，專指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以及全球資本積累系統內部的權力流動。從資本積累的立場來看，帝國主義政治在最低限度上，都

必然涉及維持和利用任何國家權力所能攫取的不對稱與天賦資源優勢。

領土邏輯和資本邏輯

這兩種邏輯中的任一種，可能在任何特定歷史地理時刻位居主導地位。以領土控制為目標的積累，本身便具有經濟後果。這些後果有好有壞，端看是從強索貢金、還是資本、勞動力、商品等流動的角度來看。但當領土控制（不必然要實際佔領和管理該領土）成為資本積累的必要手段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與其他帝國概念不同之處，便在於這種帝國主義儘管有時會由領土邏輯佔上風，但基本上是以資本主義邏輯為主導。然而，隨之而來的關鍵問題是：大致笨拙固定於空間上的領土權力邏輯，要如何因應資本不斷積累的開放空間動力？不斷的資本積累，對領土權力邏輯又意味了什麼？相反的，如果說世界體系內的霸權是國家或國家群的特性，那麼資本主義邏輯又要如何支撐這種霸權呢？

針對上述問題，鄂蘭（Hannah Arendt）以其敏銳的觀察提出了一些闡明，她寫道：「永不終止的財產積累，必須以持續的權力積累為基礎……無盡的資本積累過程，亟需所謂『無限權力』的政治架構支撐，以便持續攫取更多權力，保護不斷增加的財產」。鄂蘭認為，由此衍生的是「十九世紀末『進步的』意識形態」，而且「預示了帝國主義的興起」。² 然而，若權力積累必然伴隨著資本積累，那麼資產階級（bourgeois）歷史必定是一部不斷膨脹擴權的霸權史。這正是阿銳基於其義大利城邦國家、荷

2 Arendt, *Imperialism*, 23.

蘭、英國，乃至今日美國等全球霸權比較史中呈現的畫面：

誠如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初期，霸權角色的擴張規模，業已超出聯省共和國（United Provinces）所能掌控的程度，二十世紀初該角色的功能與權力，對大英帝國當時的面積及資源而言，同樣也已過於龐大，心餘力絀了。在這兩個階段中，霸權角色都落在充分享有「保護租」（protection rent）的國家，像是十八世紀的英國和二十世紀的美國。換言之，這兩個國家都擁有獨特的成本優勢，亦即絕對或相對孤立的地理戰略位置……但是，兩個案例中的霸主國也都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中擁有足夠分量，能如其所願轉移各競爭國之間的權力均勢。而且，由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於十九世紀大幅擴張，因此，要成為二十世紀初的霸權，所需領土和資源也要比十八世紀高出許多。³

不過，假如鄂蘭所說正確，則任何霸權要想維持地位，持續積累資本，就一定得不斷延伸、擴張，並壯大勢力。但這裡有個危險揮之不去，就如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在《強權興衰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提出的警告：過去的歷史一再證明，過度擴張和拓展是霸權國家和帝國的致命弱點（羅馬、威尼斯、荷蘭、英國為證）。⁴ 甘迺迪於1990年指出，美國也面臨了這種危險。就算有人聽到這項警告，恐怕也沒放在心上，因為該書出版後的十年間，美國大肆擴張軍事和政治力量，過度擴張的危險已迫在眉睫。這裡又引出更深一層的問題

3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62.

4 P.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Fontana Press, 1990).

題：如果美國的面積和資源，已經不足以控制二十一世紀龐大的世界經濟，在全球仍汲汲於無限制資本積累的情況下，又有何種政治安排及何種政治權力積累形態，能夠取而代之？我稍後再回頭討論這個問題。但就算是現在，我們也已經可以看到一些頗為有趣的發展。某些人主張，世界政府不但合乎需求，也是必然結果。另一些人則認為，一群國家若能共同合作（類似考茨基（Karl Kautsky）於超帝國主義〔ultra-imperialism〕理論所提的建議，或如 G7〔目前是 G8〕等組織會議的暗示），則應可發揮統理作用。我們也可以提出一個較悲觀的想法，如果這種日益龐大的政治權力積累，最終由於某些理由而無法建構，那麼資本的不斷積累便可能因此崩解而陷入混亂，資本時代的結束將不會是革命的快感，而是痛苦磨人的虛無混亂。

霸權

霸權最初是如何形成的？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本身對這個概念的用法就頗為模糊，足供各種不同詮釋。有時僅指透過領導力及被統治者的同意（consent）而運作的政治權力，以相對於經由威迫（coercion）而取得支配的政治力量。但在某些狀況下，似乎又指鑲嵌於政治權力運作中，威迫和同意的特殊混合狀態。我偶而會指涉後面這種意思，但主要是從前者的觀點解釋霸權。此外，我也將採用阿銳基將這個概念適用於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做法：「一個團體，或此處是一個國族國家的至高地位，以兩種方式呈現：『支配』及『智識和道德領導』。一個社會團體支配其他的敵對團體，甚至動武予以『消滅』或征服；該團體領導其親族團體或結盟團體」。但這種領導有兩種不同方式。透過其成就領導，「支配國家成為其他國家模仿的『典範』，引領這些

國家走上自身的發展道路……。這種發展可以提升支配國家的威望和權力……但模仿一旦成功，便可能產生抗衡，出現了新的競爭者，降低霸主原有的『特殊性』，進而縮減而非增加霸主的勢力」。另一方面，領導是指「一個支配國家引領某個國家系統朝預定方向發展，而且公認是以追求普遍利益為目的。這個意思下的領導，有助於提升支配國家的勢力」。⁵

前述論點的一項重要推論是：「分配的」（distributive）和「集體的」（collective）權力的區別。前者具有零和遊戲（zero-sum game）特徵，霸主經由競爭攫取其他國家的權力，或透過領導某種區域聯盟以謀取更大區域利益，進而提升地位。近期對於各區域霸主的興趣再起（例如日本的「雁形理論」由日本帶領其他亞洲國家，或歐洲由法德聯盟領導的模型），顯示這種權力重分配過程，在全球資本主義重組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許更勝於統括性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詞蘊含的意義。⁶但是要成為真正的全球霸主，還必須能運用領導力創造一場非零和遊戲，或許是經由彼此互動（如貿易）而互蒙其利，或是透過相對於自然的強大集體力量，利用新科技、組織形式和基礎結構（如通訊網和國際法架構）的建立和轉移，讓所有玩家同獲其利。阿銳基強調唯有集體力量的積累，才是全球體系裡霸權的堅實基礎。然而，霸主權力的形成與表現，多半取決於威迫和同意之間均衡的不斷調整。

5 G. Arrighi and B. Silver,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26-8.

6 J. Mittelman, *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 Trans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尤其該書第二部分著墨最多。密托曼（James Mittelman）是多位對區域化議題認真以待的學者之一。

讓我們思考一下，這些不同範疇在過去五十年間如何適用於美國。美國經常仰仗支配和威迫手段，必要時甚至不惜消滅對手，即便對內，也不乏悖離憲法和法制的殘酷紀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謀殺或監禁黑豹黨（Black Panther）領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拘禁日裔人士、監視與滲透各種反對團體，現在又通過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和國土安全法案（Homeland Security Act），似乎在為推翻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做熱身。對外行動則是更加殘暴無情，包括支持伊朗、伊拉克、瓜地馬拉、印尼、越南（僅舉幾例）的政變，造成傷亡不計其數。此外，還視其所需，在全球各地支持國家恐怖主義。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和特種部隊，在無數國家從事祕密活動。對這些紀錄深入研究，準會讓人將美國描繪為世界上最大的「流氓國家」（rogue state），也確實有一大群人已經身體力行了，包括瓊斯基（Noam Chomsky）、布倫（William Blum）、皮爾格（John Pilger）、強森（Chalmers Johnson）及其他眾多人士。⁷ 雖然我們可能還是一知半解，但美國最令人驚異之處，就在於各種官方與半官方來源中，所知與所載資訊何其之多，而這些紀錄又是多麼灰暗、卑劣且令人不安。剷除對手的方法很多，經濟支配力量（例如對伊拉克和古巴禁運，或 IMF 在美國財政部指示下實施緊縮方案〔austerity programmes〕），具有和軍事武力同等的毀滅效果。最好的例證就是美國金融機構和美國財政部於 IMF 支持下，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資產價值暴跌過程中扮演要角，不但導致該地區大量人口失業，也使當地社會和經濟進步狀況倒退許多

年。然而，大多數美國人民要不是拒絕承認事實，甚而不聞不問，或就算聽到了，泰半也只是消極接受其為生活事實，認為消滅和威迫不過是在爾虞我詐的世界中，從事基本上良善正直的事業，而不得不付出的正常代價罷了。

然而，大部分批評者都只將焦點鎖定這類美國行徑，卻未能認清威迫和消滅敵人，只是美國權力基礎的一環，有時候甚而會帶來反效果。同意與合作也同等重要，如果無法獲得國際認同及合作，又若無法據此領導國際社會以謀取集體利益，則美國恐怕早就孤掌難鳴了。即使實際動機可能純為私利（誠如大多數人懷疑的），但至少美國在表面上仍不得不擺個樣子，才能自稱其所作所為是以謀取共同利益為出發點。透過同意運作領導權，就是這麼一回事。

當然，就此而論，冷戰確實提供了美國一個絕佳機會。美國既致力於資本的不斷積累，自然會趁勢大幅積累其政治和軍事力量，對抗共產主義，好將這種過程推廣至全球各地。在國際社會主義的威脅下，全世界所有的私有財產擁有人都願意團結一氣，做為美國力量的後盾，也仰仗其保護。私有財產權成為普世價值，這種宣告還納入了聯合國「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美國保證歐洲民主制度的安全，又慨然協助日本和西德重建兩國毀於戰爭的經濟力量。除了透過「圍堵」政策，建立非正式的美利堅帝國（以亞洲最為明顯）外，並竭盡全力不擇手段削減主要競爭對手（蘇聯帝國）的勢力。我們對羅斯福—杜魯門時代的外交決策過程，已深有了了解，並可因此斷定美國向來就是以自身利益為首要考量，然而，還是有大量利益流向各國有產階級，使得美國謀求普世利益的說法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也足以讓各次級團體（附庸國）感激順服。親美人士振振有詞，列舉美國「仁慈」的一面，據以回應美國乃基於脅迫之流氓

39

40

7 Johnson, Blowback ; J. Pilger, *The New Rulers of the World* (London: Verso, 2002) ; W. Blum, *Rogue State: A Guide to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London: Zed Books, 2002) ; 當然，還有 N. Chomsky, 9-11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1)。

國家的批評。美國本身也一向以仁慈自許，積極將這種形象推銷給世界各國，儘管其中虛構編造的部分，恐怕不會少於實話實說。舉例而言，美國總愛一廂情願認為，美國是憑一己之力將歐洲從納粹枷鎖中解放，完全抹除紅軍的重要性，也略去史達林格勒（Stalingrad）戰役才是第二次大戰轉捩點的事實。其實，更合理的說法是，美國同時運用脅迫威嚇及霸權領導，只不過權力運作的這兩面，其均衡權重會依時間不同和政權更迭而互有消長。

41 美國在很長一段時間中，確實在致力資本積累的那部分世界中，具有舉足輕重的領導地位，而其商業經營方式也因此廣為傳播。不過，即使在冷戰期間，美國也並未成為真正的全球霸主。而今共產主義既已不具實質威脅，美國的領導地位就更難以界定和維持。這正是那些有心預測美利堅帝國主義和帝國的未來，及其於二十一世紀發展方向者，汲汲辯論的議題。也是那些將區域性權力分割，視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統治下一種新的替代政治體制者，所質疑的問題。

此外，模仿在全球事務中無疑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世界各國大都會透過美國化，而搭上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球化列車。但在這裡，我的看法和阿銳基有些不同，因為我不認為模仿必定會導致競爭，也不永遠都是零和遊戲。模仿美國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文化形式，以及政治和金融制度，促成了持續的全球資本積累過程。當然，模仿有時的確可能導致激烈競爭（例如，假設美國某些部門的生產被台灣完全取代時），進而對美國造成重大衝擊（顯現於美國鋼鐵、造船和紡織業的長期去工業化）。但
42 是，我認為其他方面的模仿，事實上卻促成了更龐大的集體力量形成，我們務必將二者加以區分。

政治權力的形成，向來都是多種要素的不穩定混合，包括脅迫、模仿和經由同意運作而行使的領導權。然而，領土邏輯必須

要積聚何種權力形式，才能確保利益實現？無形的資產如威望、地位、尊崇、權威，以及外交影響力，都必須以某種實質的東西為基礎。金錢、生產力和軍事力量，便是支撐資本主義霸權的三大支柱。但即便這三者之間的組合，也不穩定，而是不斷變動的。以下且以十九世紀末以降，美國霸權物質基礎的變動為例，加以討論。

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興起，1870-1945

鄂蘭認為，興起於十九世紀末的帝國主義，與其說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不如說是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第一階段」。⁸許多證據都能證明這種說法。資本主義過度積累（主要定義為缺乏有利可圖之運用手段的資本過剩，第三章有更詳細討論）的第一次主要危機，便是 1846-1850 年間歐洲經濟全面崩潰，點燃歐洲各地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其中也有許多勞動階級參與）。其後，歐洲各地紛紛以不同程度將資產階級局部納編進入國家機器。脫離這第一次危機的方法主要有二：一是長期基礎結構投資（例如奧斯曼〔Haussmann〕據以改造巴黎的「生產性國家支出」理論，以及諸多其他歐洲國家對運輸、供水和污水處理計畫，以及住宅和公共設施投資的廣泛重視），另一則是地理擴張，其中尤以大西洋貿易最重要（以美國為主要出口目標）。然而，及至 1860 年代中期，利用前述方法所能吸收的過剩資本和勞動力，已漸達極限。大西洋貿易因美國內戰爆發而致中斷，造成嚴重衝擊，歐洲各地的國內政治運動（例如導致 1871 年巴黎公社的運

43

8 Arendt, *Imperialism*, 18.

動)，又製造了內部壓力。至於美國也在內戰結束後，興起了無產階級運動。

歐洲的過剩資本逐漸遭受資本家的專斷阻礙，無法在本地尋得利用途徑，不得不向外傾洩，將全世界淹沒於大規模投機性投資與貿易浪潮下，其中又以 1870 年以後為最。尋求我所謂的「時空修補」(spatio-temporal fixes，將於第三章中討論)^{*1} 的資本主義邏輯，登上了全球規模的舞台。由於保護海外投資，甚而加以節制約束的需求殷切，各國都面臨了龐大壓力，必須對這種擴張性資本主義邏輯有所回應。要做到這一點，資產階級（在美國已掌握實權）便必須鞏固它相對於舊階級形構的政治勢力，或瓦解舊有的帝國形式（像是奧匈帝國或鄂圖曼帝國），或將其轉化以迎合某種獨特的資本主義邏輯（如英國）。因此，歐洲國家內部資產階級政治勢力的鞏固，是引導領土政治轉向，使其符合資本主義邏輯需求的必要前提。

然而，資產階級卻訴諸國族 (nation) 概念，做為攫奪權力的手段。十九世紀後半葉興起於歐洲的國族國家形構浪潮（尤以德國和義大利為著），合理的指向內部鞏固的政治，而非海外冒險。再者，除非稀釋國族觀念所代表的意涵，否則國族觀念所支撐的政治凝聚力，並不容易擴及「他者」(others)。因此，國族國家本身無法成為帝國主義的穩固基礎。果真如此，則過度積累問題及全球時空修補的必要性，又如何能基於國族國家，而尋得適當的政治回應呢？答案就在於挑動隱藏於帝國藍圖背後的國族主義、軍國主義、愛國主義，以及最重要的種族主義，這個藍圖

*1 關於 fix 的譯名，目前學界有譯為「修補」、「轉移」和「整頓」者，但按照 Harvey 自己的解說，他採用的是 fix 的兩種意思：一是解決、修復；一是固定，後者專指投資於固定的基礎建設和房地產以解決資本積累危機，是廣義「空間修補」的一種情形。

是由國族資本領軍，而此時的資本主義企業規模，與國族國家的運作規模間，已經有某種合理的一致性。誠如鄂蘭所言，這代表中止內部階級鬥爭，並建立她所謂國族國家內「群眾」(the mob) 與資本的聯合陣線。她指出：「由於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這種狀況實在太不自然了，以致完全忽視了帝國主義企圖的真正危險所在：亦即試圖將人類二分為主人和奴隸、高等和低等、有色和白色人種，所有這些都是企圖以群眾為基礎來統一人民」。她說，理論上「國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可能「橫著一道鴻溝，但實際上這道溝可以，也早就因部落國族主義和絕對種族主義而結合了」。⁹ 當然，這並非無可避免的後果。然而，所有對抗最後終歸失敗。最明顯的證明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4-1918），第二國際各國分部宣示支持祖國，終於導致第二社會主義國際的崩潰，而其後果相當駭人。各種以國族為基礎的、種族主義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紛紛興起，如英國、法國、荷蘭、德國、義大利等。日本和俄國則形成由工業驅動的非資產階級帝國主義。這些國家全都擁護自身獨特的種族優越信條，由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偽科學證據支撐其可信度，而且通常自視為與其他民族國家進行生存鬥爭的有機實體。過去一直隱於暗處蠢蠢欲動的種族主義，如今位居政治思考的最前端，簡便地將我於第四章中所謂的「奪取式累積」(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指剝奪未能適度將勞力用於土地的未開化野蠻人和低等種族)，以及以帝國主義前所未見的嚴苛和暴虐剝削形式，抽取殖民地的錢財（其中又以比利時和日本最為殘暴）等，一一加以合理化。此外，一如鄂蘭的主張，同樣重要的是將納粹主義和大屠殺，視為這段歷史地理軌跡中，某種雖非必然，卻完全可以理解的事件。

9 同前註，p.32。

46 資產階級國族主義和帝國主義間的潛在矛盾既無法可解，而為過剩資本尋求地理出路的需求又不斷升高，對各帝國政權形成龐大壓力，不得不對外擴張地理控制權。其結果正如列寧的精準預測，是各帝國主義強權在國族主義主導下，展開長達五十年的競賽和戰爭。這段时期的主要特徵，包括將全球切割成多個殖民領地或勢力範圍（最引人注目的便是 1885 年瓜分非洲，以及第一次大戰後的凡爾賽協議，將中東劃分為法國和英國保護地）；帝國強權大肆掠奪大部分世界資源；惡毒的種族優越思想四處散播；加上帝國內部無法有效處理資本過剩問題，19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便是最佳明證。這一切終於導致 1939-1945 年間的全球大戰。

整體而言，1870-1945 年這段期間，儘管早期屬於英國霸權時代，也維持少量自由貿易，但我認為鄂蘭的看法十分正確，這段期間仍不脫國族帝國主義的面貌，必須透過挑動種族主義和建構國族團結的方法才能運作，對內有利於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對外則容易造成武力衝突。

47 在這一段時間裡，美國發展出自身獨特形式的帝國主義。由於內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突飛猛進，美國逐漸成為獨步全世界的科技和經濟主宰。相較於歐洲各國的封建或貴族統治殘跡，美國政府形式廣泛反映了企業和工業階級的利益，自獨立以來，便以資產階級為核心（如其憲法所明示）。政治權力對內係以全力維護個人主義，並視私有財產及獲利率為不可剝奪的權力，致力對抗任何對這些權利的威脅。美國是個多族裔的移民社會，因而不致形成如歐洲和日本般的狹隘種族國族主義。此外，它擁有得天獨厚的廣大疆域以供內部擴張，權力的資本主義邏輯和政治邏輯都獲得足夠的操縱空間。其內化的種族主義形式（針對黑人和原住民），搭配了對「非白種人」的廣泛敵意，使其得以自我節

制，不去併吞鄰近以非白種人口為主的領土（如墨西哥或加勒比海國家）。特有的命定論，使其擴張的種族主義和國際理想主義獨具一格。自十九世紀末起，美國逐漸學會將其自身價值無限普遍化，以種種說詞掩飾其明目張膽的領土獲取和佔領行為，而這套掩人耳目的辭令，誠如史密斯（Neil Smith）指出的，就以後來所謂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為頂峰。¹⁰ 美國發展史上曾有數個模仿歐洲的階段，也間或因經濟發展所需而從事地理擴張，而且它長久以來一直透過各種版本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表達摒除歐洲控制美洲大陸的決心，意圖將美洲大陸納入美國的實際控制範圍。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夢想，就是將門羅主義推廣到全世界。但是，美國在南美洲遭遇的對 48 手，是一群同樣經過獨立鬥爭才脫離殖民枷鎖的共和國。因此，它必須擬訂其他控制方式，名義上尊重這些國家的獨立主權，又透過優惠貿易關係、資助、侍從主義（clientelism）和暗中脅迫等多種方式支配操控。儘管美國在全球貿易上大致維持「門戶開放」政策，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都缺乏真正意願，也未採取明確措施來落實。美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捲入戰爭，並在擬訂凡爾賽協議時扮演重要角色，該協議雖未能落實民族自決（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原則（尤其有關中東部分），但至少公開承認該項原則。之後，美國經歷了經濟大蕭條的痛苦慘澹（主要肇因於內部階級統治的失敗，而非反映美國資本缺乏地理擴張機會），接著又捲入帝國主義列強間的大規模衝突。但由於左右兩大陣營的強烈孤立主義傾向，加上長期以來對任何國外牽連均抱持懷疑態度，恐其不利於本身統治形式，故而帝國推動力

10 N. Smith, *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量僅會間斷出現，不但發展有限，且性質均屬隱性而非顯性，是政治性而非由資本主義推動。但也有少數例外情況，主要是擁有海外利益的個人企業，於必要時不惜動用政治力量，無恥地支撐其特殊利益。美國仍然大致上既是過剩資本的生產者，也是潛在的吸收者，但是美國在 1930 年代期間完全未能發揮吸收資本的潛力，主要是因為其階級權力的內在構造，對羅斯福「新政」(New Deal) 藉由財富重新分配，以挽救國家經濟矛盾的溫和主張，也力圖抗拒之故。在這樣一個多族群混合，加以強烈個人主義及階級區分的社會，要凝聚內部團結極為困難，也因而導致霍夫斯塔德特 (Richard Hofstadter) 所稱美國政治的「偏執風格」，即：對某些「他者」(如布爾什維克主義 [bolshivism]、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甚至任何「外來煽動者」) 的恐懼，成為凝聚大後方政治團結的關鍵。¹¹ 蘇聯和布爾什維克主義逐漸成為頭號敵人兼反派角色 (潛伏在側的則是對中國及華人移民的疑懼)。

戰後美國霸權史，1945-1970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崛起，成為迄今最大的支配勢力。它主宰了技術和生產。美元成為全球最重要貨幣 (由世界大多數黃金供給支撐)，而其軍備較任何其他國家都優越。唯一可稱為對手的蘇聯則損失大量人口，軍事和工業能力也無法與美國相比。蘇聯在對抗納粹的戰爭中遭受沉重打擊，列寧格勒保衛戰及其後摧毀德軍東戰場的大部分軍力，可說是同盟國最後獲勝的關鍵。史達林對歐洲第二戰場遲遲未能開闢大為震怒，這可能是英

11 R. 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edn.).

美的有意之舉，好讓蘇聯承擔最多的戰事衝擊。但第二戰場遲遲未建立卻導致嚴重的後果，因為蘇聯得以在歐洲大肆擴張勢力範圍，甚至在大戰結束後拒絕撤退，轉而於東歐廣設附庸政權，連東德也無法倖免。對蘇聯而言，保衛其利益就等於是捍衛領土控制權。

大戰期間，美國政府和民間部門的菁英分子，即已擬妥了一套可以確保和平安定及經濟成長的戰後協議，其中並不包括領土擴張。自第四任總統麥迪遜 (James Madison) 以來，美國政治思想和實踐向來謹守一項重要原則，即儘量避免任何可能破壞國內民主體制的海外牽連。難題在於如何橋接這種疑慮，與美國實際位居全球支配地位之間的落差。誠如歐洲帝國主義者訴諸種族主義，做為國族主義和帝國主義間的橋樑，美國則意圖以抽象的普遍主義掩藏帝國野心。其效果誠如史密斯所論，就是完全否認領土和地理在帝國權力接合中的重要性。孤立主義擁護者路斯 (Henry Luce) 那篇 1941 年發表於《生活》(Life) 雜誌的重要社論，正是採用這種做法。在這篇名為〈美國世紀〉(The American Century) 的文章中，路斯認為歷史業已賦予美國全球領導者的重任，美國必須積極接受這個角色。這種權力是全球性而普遍的，非關特定領土，因此路斯寧可形容其為「美國世紀」，而不稱為帝國。對此，史密斯指出：

帝國的地理語言所暗示的是一種變動的政治——帝國有起有落，必然面對諸多挑戰——但「美國世紀」隱含的卻是某種天命。路斯的用語排除了任何對美國支配力量的政治批評。你要如何挑戰一個世紀呢？這種說法將美國的全球主宰描述為歷史進程的自然結果，隱含其為歐洲文明的極致，而非政經權力競逐的結果。其

成就宛如一個世紀接替另一個世紀般無可置疑。正因其超越地理，美國世紀也超越了帝國，凌駕任何指責。¹²

蘇聯的領土及勢力擴張，對上了美國的政治「偏執風格」，就產生了冷戰。在美國國內，這就造成「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 的壓制，除了限制言論自由，更激烈反對任何可能與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沾上一點關係的事物。工會內的激進勢力都遭整頓清除，並全面禁止共產主義和左派團體。聯邦調查局(FBI) 積極展開對任何疑似反對派的滲透。這一切無不以蘇聯威脅美國內部安全為由，獲得了正當性，結果便是國內政治的順服一致與團結。鄂蘭或許會形容為，巨靈(Leviathan) 在個人私利的潛在混亂上強行建立秩序。勞工在威脅利誘下與資方簽訂通用契約，同意依生產力提升情況調整薪資(即公認值得仿效的福特主義模式)。美國海外政治活動則以反共產主義和經濟私利之名，獲得工人階級擁護。

52 外交事務方面，美國自任為自由(以自由市場來理解)和私有財產權的頭號捍衛者。美國提供經濟和軍事保護，保障全球各地有產階級或政治軍事菁英分子的利益，這些有產階級和菁英分子則在各國回報以親美政治活動。這種關係意味了對蘇聯勢力範圍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圍堵。¹³ 美國的帝國範圍係以負面界定，凡未直接納入蘇聯勢力範圍(即使中國和蘇聯早已分道揚鑣，美國仍將中國納入該範圍)的一切俱屬之。儘管已知與蘇聯帝國正面衝突的機會微乎其微，但美國不放過任何暗中破壞的機會。這項政策導致了一些災難，美國為了讓蘇聯在阿富汗顏面無

12 Smith, *American Empire*, 20.

13 The Editors, 'U.S. Imperial Ambitions and Iraq', 3-13.

光，暗中支持聖戰組織(Mujahidin) 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到頭來卻必須在對抗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基礎的恐怖主義戰爭中，設法抑制聖戰組織影響力。此外，美國對共產主義控制領土的任何擴展，都視為嚴重損失，於是乃就「誰將中國輸給」毛澤東一事強烈指責，並利用這項指控做為麥卡錫的攻擊矛頭。

美國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確立兩項首要的內部策略原則，其後一直遵行不渝：保持美國社會秩序穩定(不允許劇烈的財富或權力重分配，也不容忍對菁英階層或資本階級控制權的質疑)，以及維持國內資本積累和消費持續成長，以確保國內和平、繁榮和安定。¹⁴ 對外承諾不得影響國內消費主義：因而傾向於發展因格涅提夫所稱的「輕型帝國」。美國不惜運用優勢武力，保護支持美國利益的附庸政權，最典型例子就是於1953年推翻了將油由國有化的伊朗總理墨沙德，(於CIA的協助下)扶植國王取代之，以負責看管美國在波灣地區的利益。至於重要的地緣政治競爭區域，例如與蘇聯毗鄰的國家，就運用經濟力量扶持和建立符合資本主義原則的強盛經濟體，遂有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 以歐洲為資助對象，另外也強力支持日本、台灣、南韓和其他與蘇聯有關的弱小前線國家。中東擁有豐富石油蘊藏，保持對該區管道暢通也極為關鍵(羅斯福在參加雅爾達會議的回程中，儘管身體不適，仍中途停留，與沙烏地阿拉伯國王等人見面，就保持石油供應管道暢通重要性的議題舉行會談)。

美國擔任集體安全協議的領導，利用聯合國及各種軍事聯盟，例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等，約束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並打擊蘇聯和中國的影響力。它運用本身軍事力量、暗中操作，加以各種經濟壓力，建立或維持友好政權。為達到這

14 這是 W. A. Williams 所著 *Empire as a Way of Life* 一書的中心主旨。

54 個目的，美國可以隨時視需要支持或推翻民選政府，並直接或間接剷除反對或危害美國利益者，例如伊朗、瓜地馬拉、巴西、剛果、多明尼加共和國、印尼、智利和其他地方。此外，還或明或暗地干涉數十個其他國家的內政。但它卻在中國和古巴栽了跟斗，當蘇聯模式提供一個不靠資本家階級統治的快速現代化途徑，立即吸引全世界許多地區紛紛跟進，發起了共產主義暴動。

美國設法在「自由世界」中，依照資本主義路線，建構開放的國際貿易秩序，以促進經濟發展和快速積累，而其必要條件便是拆解原本以國族國家為根基的帝國。然而，解殖（decolonization）又要求有全球性的國家形構和自治。美國和這些新興獨立國家間的關係，基本上是以其戰前與拉丁美洲各獨立共和國往來的經驗為模型，即以特惠貿易關係、侍從主義、資助和暗中脅迫為主要控制利器。不但如此，美國主要採取一國接一國的雙邊方式部署這些利器，將自己置於樞軸，向外以無數輪輻連結世界其他國家。任何可能危及美國強大力量的集體行動，就運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反制，利用個別連結限制集體自主，即使在像歐洲這種邁向聯合趨勢已經成形的地區也不例外。

55 各獨立國家內部及彼此間的國際貿易和經濟發展架構，係由布萊頓森林協議（Bretton Woods agreement）規範，藉以穩定世界金融體系，此外還設立一系列組織，作用在協調先進資本主義強國的經濟成長，並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散播至其餘非共產主義國家，這些組織包括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IMF）、巴賽爾國際清算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of Settlements in Basle）、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等。在這塊領域中，美國不但掌握優勢，也穩居霸主地位，其超級帝國主義國家的地位，主要在於它是各地有產階級和統治菁英的領導者。的確，美國積極鼓勵世界各國這種菁英與

階級的形構與壯大，成為扶植全球資產階級勢力的主要推手。挾著羅斯托（Walt W. Rostow）的經濟成長「階段」論，一國接一國努力推動經濟發展「起飛」，驅動各國大眾消費的成長，以防堵共產主義的威脅。¹⁵

然而，要瓦解歐洲帝國主義，就必須正式否定先前協調了國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種族主義。聯合國人權宣言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各種研究，紛紛否定種族主義的有效性，代之以比較適合第二階段資產階級統治的，私有財產和個人權利的普遍主義。但這一切若要順利推動，美國就必須將本身描繪成文明的極致與個人權利的堡壘，並在海外廣為培植散播親美主義。於是，對日益「頹廢」的歐洲價值，展開了大規模文化攻擊，並宣揚美國文化及「美國價值」的優越性；利用金錢力量控制文化生產，影響文化價值（紐約「剽竊」巴黎現代藝術的構想，就發生在這個時期）¹⁶。文化帝國主義成為確立全面霸權之爭的重要武器。好萊塢、流行音樂、文化形式，甚至整個政治運動，如民權運動等，都成為工具，以助長對美國作風的模仿欲望。美國被建構成自由燈塔，是帶領全世界走向和平繁榮，建立永恆文明的唯一力量。

不過，美國也被視為資本積累的火車頭，拖著世界其他地區沿著它的軌道行駛。美國自身經濟的大規模內部轉型（1930年代新政時期就此僅略有暗示而已），帶動了大量市場機會，因此對全球都極為重要。教育投資、州際公路系統、蔓延的郊區化，

15 W.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edn.).

16 S. Guilbaut, *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 trans. A. Goldhamm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edn.).

以及南部和西部的開發，在 1950 和 1960 年代都吸收了大量資本和產品。美國在這些年間，成了一個令新自由派和保守派大為懊惱的發展導向國家。除了幾個關鍵領域（如戰略資源），美國尚不必大幅仰賴榨取世界其他地區的價值。直到 1970 年代，對外貿易佔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的比例，始終都維持在 10% 以下。雖然這個時期也不乏海外經營，例如在智利的「國際電報電話公司」（ITT）（該公司有位董事曾擔任中情局局長），或在中美洲的「聯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都是美國對這些地區產生重要外交政策影響的途徑。但相較起來，除了戰略性礦產和石油外，此時的美國經濟帝國主義算是頗為安分。至於外部辯證部分，主要指向已開發的資本主義世界。直接對外投資的流向以歐洲為主，造成歐洲人對塞凡－史瑞伯（Servan-Schreiber）所稱的「美國挑戰」（the American challenge）執意抗拒。¹⁷ 然而，美國也相對開放其市場，並提高對歐洲和日本產品的有效需求，帶動整體資本主義世界大幅成長。資本經由「擴大再生產」（expanded reproduction）而迅速積累。利潤皆用來再投資於成長，以及用於新科技、固定資本和基礎設施改善，¹⁸ 然而，對資本外流的控制（相對於商品），則大致同於前期，對歐洲尤其如此。所以，個別國家對其財政和貨幣政策，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決定權，金融投機的效果和地理範圍也仍有限。這種「凱因斯式」的政府支出，與個別國族國家內部以分配問題為主的階級鬥爭動態相互搭配。這是勞工組織力量茁壯的時期，歐洲社會民主福利國家也紛紛崛起。社會工資（social wage）成為抗爭目標，即使

在美國國內亦同，組織化的勞工在爭取薪資和生活水準上，贏得了數場重要勝利。

因此，1945 年至 1970 年是在美國支配和霸權運作下，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第二階段。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而言，這是一段經濟極速成長的時期。所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間建立某種默契，由美國居於領導地位，儘量避免內訌，並分享核心區域內資本主義密集整合的利益。此外，並於世界其他地區建立解殖和「發展主義」等普遍目標，以確保資本積累的地理擴張。擴大再生產似乎運作良好，而其次要效果甚而向外流溢，雖然分量不多、又不均衡，但也算是遍及非共產世界了。至於國內部分，勞資契約中的勞工權力日益提升，意味著消費主義利益正逐漸普及至較低階級，甚至擴及某些少數族裔（惟仍嫌不足，1960 年代城市暴動便是明證）。儘管資本過度積累問題一直是個威脅，但直到 1960 年代止，都還可以藉由美國國內外各種內部調整和時空修補來約束。當時，眾人都期望這些策略有助於克服為患 1930 年代的各種經濟問題，並保護使其免受共產主義威脅。

然而，第二階段並非全無矛盾之處。首先，國際社會公開否定種族主義，在種族歧視尤其嚴重的美國內部，造成了各種難題。最後成為全世界典範的民權運動，以及 1960 年代黑人領導的都市暴動，固然源自內在動力，但也有國際面向：例如，當人權普遍主義與國內作為相互衝突，或如「有色」外交人員往返位於紐約的聯合國和華盛頓特區間，卻發現他們無法投宿汽車旅館等。此外，美國移民政策的種族選擇性也飽受抨擊。美國移民潮的性質開始改變。

其次，誠如第三章將討論的，開放市場政策讓美國必須面對國際競爭。這段期間，資本流大量集中於先進資本主義地區（大致而言即集中於 OECD 國家），西德和日本經濟力量迅速提升，

17 J. J. Servan-Schreiber, *American Challenge* (New York: Scribner, 1968).

18 P. Armstrong, A. Glyn, and J. Harrison,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 The Making and Break Up of the Great Boo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自 1960 年代開始，挑戰美國的支配權。而且，由於美國吸收過剩資本的能力，自 1960 年代開始減緩，資本過度積累問題逐漸浮現，經濟競爭也益顯激烈。

60 第三，當民主體制與立基於有產階級利益的秩序和安定間相互抵觸時，美國總是偏袒後者。因此，美國逐漸由民族解放運動的贊助者，轉而成爲任何民粹運動或民主運動的壓迫者，就連冀求以溫和的非資本主義路線改善經濟福祉，也無法見容（更別提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了）。社會民主或民粹主義修正資本主義的意圖，經常遭受無情打壓，例如多明尼加的博什（Bosch）、巴西的葛拉特（Goulart），還有智利的阿葉德（Allende）。即便在歐洲，美國也是傾全力削弱社會主義的影響力，甚而不惜破壞社會民主體制。再殘暴的獨裁政權，若願意維護美國利益，美國便會無條件給予武力和經濟支持，例如 1970 年代的阿根廷政府、沙烏地阿拉伯、伊朗巴勒維國王和印尼蘇哈托等，便是明證。開發中國家對被鎖在永遠附屬中心的時空狀況日益不滿，引發一波波反依賴運動。開發中世界的階級鬥爭和民族解放抗爭，被迫逐漸走上反美的政治路線。反依賴運動結合了反殖民運動，界定了反帝國主義運動。在所有這些抗爭中，政治權力的領域特性對美國霸權維持，正如先前對歐洲帝國一般，都非常重要。美國並非如因格涅提夫所主張的，是透過不斷否認而發展爲帝國：它不過是利用否認地理，及一套普遍性的修辭，掩飾其領土擴張意圖，與其說是掩人耳目，不如說是自我欺騙。

第四，誠如艾森豪總統於離職演說中鄭重指出，因冷戰及這些涉外關係而權力暴漲者，正是那些具有危險力量的「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威脅要以其無所不在的影響力控制政治，爲了遂行本身私利，誇大了危害，操弄外在危機，以便建立一個永久的戰爭經濟，壯大它的權力。國防工業要

能在經濟上生存，必須仰賴軍備出口貿易的不斷成長。因此，武器外銷在美國資本積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卻也導致世界其他地區的過度軍事化。

61 第二階段的資產階級全球統治，大約在 1970 年代左右結束，其問題大約有幾層。首先是所有帝國政權的老問題：過度擴張。對美國而言，圍堵（及嘗試顛覆）共產主義的代價，比原本的預期還高。越南境內軍事衝突的成本升高，搭配了永無止盡的國內消費主義的黃金定律，事實證明要長期同時維繫這種槍桿和奶油共存的政策，並不可能，因爲軍事支出僅能做爲過剩資本的短期出路，卻無法長期紓解資本積累的內在矛盾。其結果是導致美國境內發展主義國家的財務危機。面臨財務危機時的立即反應，便是利用鑄幣權印製更多鈔票，¹⁹ 進而造成全球性的通貨膨脹壓力。誠如稍後在第三章將進一步討論的，這一連串發展的後果，便是：大量完全不可能兌換的「虛擬」資本²⁰（fictitious capital）在市面流通；一波破產倒閉浪潮（最初集中於營造環境的資產）；一發不可收拾的通膨壓力；以及二次大戰後，奠定美國超級帝國主義勢力的國際協議崩潰。同時，全球體系中各核心國家的組織化勞工日益壯大，致使社會支出和薪資成本水準節節高升，減少利潤，終於導致停滯型通貨膨脹。獲取利潤的機會不再，資本過度積累的危機浮現。許多國家政府更因投資於大型硬體和社會基礎設施，以致負債累累，陷入財政危機（最高潮就是舉世震驚的 1975 年紐約市大破產）。尤有甚者，日本和西德於戰

19 鑄幣權的意義可參見 G. Carchedi 所著 'Imperialism, Dollarization and the Euro'，收於 Leo Panitch 和 Colin Leys 合編的 *Socialist Register 2002* (London: Merlin Press, 2001) 一書，第 153-74 頁。

20 P.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Washington's Faustian Bid for World Dominance* (London: Verso, 1999).

62 後重振工業水準，開始挑戰美國的生產優勢，在某些領域甚至凌駕其上。製造業的成功仿效，砍斷了美國霸權的一項重要支柱。美國的經濟地位似乎難以維繫。過剩的美元淹沒了世界市場，布萊頓森林協議建立的整體金融架構就此瓦解。

新自由主義霸權，1970-2000

這時候，一項新體制在美國指導下興起了。黃金不再是貨幣價值的物質基礎，自此全世界必須採行非物質化的貨幣制度。原本就透過歐洲美元市場（存放於美國境外，可供自由借貸的美元），在全世界自由流動的貨幣資本流，現在變本加厲，完全脫離國家控制。尼克森政府及沙烏地和伊朗合謀（目前已有證據），促使石油價格於 1973 年飆漲，對歐洲和日本造成的傷害遠超過美國（當時美國尚未十分依賴中東石油供給）。美國銀行（而非其他資本主義強權較傾向運用的國際貨幣基金）取得將「油元」（petrodollars）重新投入世界經濟再流通的獨佔特權，進而將歐洲美元市場帶回美國。紐約成了全球經濟金融中心（再加上國內的金融市場法規鬆綁，使紐約市不但安然渡過先前危機，重新繁榮起來，更於 1990 年代全盛期時，展示驚人的富裕和炫耀性消費力量）。

63 美國由於在生產方面飽受威脅，遂改以金融力量鞏固霸權。然而，新系統若要有效運作，各國必須各開放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以供從事自由國際貿易（由於開放過程緩慢，必須由美國透過如 IMF 等國際管道強力施壓，並大力推動新自由主義，塑造其為新經濟正統信條的地位）。此外，還必須將資產階級內部的權力和利益均勢，由生產活動轉移到金融資本機構。金融力量可以用來規訓勞工階級運動。對勞工權力展開正面攻擊，削減工

會在政治決策過程中重要地位的機會來了。雷根總統採取的第一步，便是摧毀飛航管制員工會（PATCO）的強大力量，也藉此對工會運動傳遞了強烈訊息：任何勞工團體膽敢罷工，都將面臨相同命運。1970 年代末及 1980 年代間，勞工強烈抗爭的浪潮襲捲各先進資本國家（礦工在英國與美國都率先發難），各地勞工運動的目標，是在保護其於 1960 年代及 1970 年代初期爭得的利益。今日看來，這波工運不過是在保衛勞工階級於擴大再生產和福利國家中，所爭取到的既得條件和特權，而不是尋求根本變革的進步運動。然而，大部分保衛戰都失敗了，隨之而來的是勞工力量削減，以及先進資本國家勞工階級處境相對持續惡化，與此同時興起的，則是在各開發中國家裡，逐漸形成一批無定形、無組織的龐大無產階級。各地勞工面臨日益惡劣的薪資率和勞動條件。極度廉價的勞動力隨處可得，再加上生產的地理移動能力大為提高，替過剩資本創造了許多有利可圖的新機會，但也使全球過剩資本生產的問題加速惡化。不過，失業率急劇上升，薪資率和勞工階級抗爭都遭受抑制。政府債台高築，讓各種投機活動有機可乘，致使國家權力更易受到金融活動把持。簡言之，金融資本在這個美國霸權階段中，步入了舞台正中央，而當此國家負債累累之際，金融資本對勞工運動和國家行動，往往握有某種規範約束的力量。

64 然而，這整個轉變如果沒有科技和組織變革的輔助，使製造過程更靈活有彈性，恐將無法達成其效果。運輸成本降低、加上政府內部各層級的政治變化，不但提供優良的企業環境，還承擔重新選址的某些固定成本，提升製造業資本的地理流動能力，方得以滋養出極度靈活的金融資本。儘管美國因這種金融力量變動所獲直接利益極大，但產業結構也因此受創頗深。如今海外（offshore）生產不僅可行，還是追求利潤的最有效方法。於是，

一波又一波的去工業化浪潮，撲向一個又一個美國工業區，捲走一項又一項產業，先是低附加價值的商品（例如紡織品），但是逐步經由諸如鋼鐵和造船等部門，以迄高科技輸入品，抬高了附加價值層級，尤其是來自東亞和東南亞的製品。就連克萊斯勒（Chrysler）都必須仰賴聯邦政府伸出援手（有一陣子形同國有化），才免於倒閉。美國政府更好似串通一氣，以解放全球各地金融力量破壞本身製造業優勢而得到的好處，就是來自全球各地愈來愈便宜的商品，滿足美國無止盡消費主義的需求。美國對外貿易的依賴度日益升高，而建立並保護不對稱的貿易關係，就成了政治權力運作的首要目標。

到了 1980 年前後，美國國內製造業已淪為全球高度競爭環境中的一項複合體，其唯一生存途徑就是保持生產力和產品設計與開發方面的優勢（通常都是暫時性的）。簡言之，它不再具有主導權，反而需要政府援助（例如 1985 年簽訂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同意人為迫使美元對日圓貶值，以提升美國製造業出口競爭力，這項策略後來於 1990 年代因日本製造業陷入停滯而不得不逆轉）。某些特殊部門較不受影響，如農企業（agribusiness）和國防工業等，但其餘大部分產業則自生產技術到勞資關係，全都被迫大幅調整。就算是美國公司仍具優勢的幾項產業，其部分零組件或甚至整個產品也多半改採海外生產，也就是說儘管財富可藉由利潤匯入而持續流向國內，但大部分產能都已經移到美國境外，而且比例持續增加。在其他領域，則多虧專利技術和授權法規保障了獨佔特權，才使美國免於生產優勢流失的惡夢。相對於世界其他地區而言，美國正逐步成爲一個食利經濟體（rentier economy），國內則形成一種服務經濟。不過，其所獲得的大量財富，仍足以持續支撐消費主義，做爲維持社會安定的基礎。

國際上，金融資本越來越變化莫測，掠奪成性。由於無法再藉由擴大再生產維持資本順暢積累，乃不得不飲鴆止渴，多次利用資本貶值和破壞（通常是經由 IMF 恩賜的結構調整計畫），以求挽回頹勢。在某些案例中，例如 1980 年代的拉丁美洲，整個經濟體都遭侵襲破壞，所有資產都因美國金融資本回收而洗空。有些案例則是純粹的出口貶值。1997 年，對沖基金（hedge fund）在 IMF 蠻橫的通貨緊縮政策撐腰下，對泰國和印尼貨幣大舉進攻，導致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紛紛陷入破產危機，結果是數百萬人因而失業，面臨貧困的絕境。那次危機也造成大量資金湧向美元，進一步確立華爾街的支配權，帶給美國富人驚人的資產價值。階級鬥爭紛起，主要抗爭議題爲 IMF 所強加的結構調整、金融資本的掠奪活動，以及因私有化而造成的權利損失。反帝國主義基調逐漸轉向對抗金融化的主要代理人——最常受到指責的便是 IMF 和世界銀行。

然而，某些特定國家的債務危機（IMF 成員國中，約有三分之二曾於 1980 年後發生金融危機，有些國家甚至超過二次），剛好可以用來重組那些國家的內部社會生產關係，有利於外來資金進一步滲透。²¹ 其國內金融體制、生產市場，以及旺盛的國內企業，都因此成爲美國、日本或歐洲公司公開接管的戰利品。核心地區的低利潤，得以藉此由瓜分海外地區的高利潤來彌補。我所謂的「奪取式累積」（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參見第四章）就成了全球資本主義的核心特色（私有化是其中一項關鍵要素）。相對於擴大再生產所引發的勞工鬥爭，這個領域裡的抵抗在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運動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21 有關債務危機發生的頻率，參見前註，第 49 頁。

儘管這種制度係以華爾街—財政部複合體（Wall Street-Treasury complex）為主軸，但仍有其多邊面向。東京、倫敦、法蘭克福和其他眾家金融中心，都參與這項行動，以金融化的巨網籠罩世界各地，主要集中於層級分明的金融中心，以及銀行家、證券經紀人及金融家等跨國菁英。與此有關的則是跨國資本主義公司的崛起，雖然這些公司多將基地設於某個特定國族國家，但分公司卻遍布全球各地，其方式超乎先前各階段帝國主義的想像（列寧和希爾佛丁描述的托拉斯〔trusts〕與卡特爾〔cartels〕，都與特定國族國家有極密切的關聯）。這便是柯林頓時
68 代白宮，在權傾一時的財政部長魯賓（Robert Rubin）主導下，以華爾街式投機觀點描繪而成的世界藍圖，並試圖以集中式多邊主義控管（又以 1990 年代中期所謂「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為綱領）。這種多邊主義逐漸環繞著全球經濟地域化而建構，形成一個由北美（NAFTA）、歐洲（EU），以及較鬆散的東亞與東南亞貿易關係的利益聯盟，所組成的三邊結構。在新自由主義強調開放金融市場和進出自由化的基本原則運作下，這些區域聯盟似乎獲得了足夠保障，不致再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那種毀滅性的，並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強權大戰的競爭式自給自足經濟。然而，在這個三邊結構中，美國顯然仍挾其廣大的消費市場、壓倒性金融力量，以及無可匹敵的軍事力量，佔有絕對的支配優勢。

此外，最重要的是，冷戰結束使全球資本積累的宿敵倏然消失，整個資產階級實質上繼承了世界。福山（Francis Fukuyama）預言歷史的終點就近在眼前。一時之間，似乎列寧錯了，考茨基才是對的：一個以主要資本主義強權間「和平」合作為基礎形成的超帝國主義確實可行（最具代表的即美國霸權領導下的 G8，
69 由原本的七大工業國加上俄國），而金融資本（以瑞士達沃士

（Davos）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為象徵）所具有的世界主義特質，便是這種超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石。²²

這股金融力量確實可怕，但若認為它是全能而得以毫無節制、為所欲為，那就大錯特錯了。金融化的本質，就是它相對於工業及農業活動的價值生產而言，一直極為脆弱。正逢掠奪和貶值盛行之際，嶄新而重要的工業生產複合體崛起了。例如在東亞和東南亞，像是中國（廣東省）珠江三角洲，或是由政治主導的經濟體如新加坡和台灣等區域複合體，不僅善於適應金融壓力，甚而能創造一股對抗力量，充分顯示了金融資本（大量集中於美國、歐洲和日本）在實際價值生產上的弱點。這些工業生產複合體中，有許多是集中於同一國家內，或在某些狀況下介於兩國之間，這種狀況頗值得玩味，其原因將於第三章討論。對美國金融霸權的反擊，於生產世界之間的縫隙中隱約興起，其跡象便是不斷高漲的貿易順差，尤以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為最。然而，由於這些剩餘仍不斷重新投入金融系統中，以致表面看來華爾街還是金融世界的運轉中心。因此，儘管美國霸權曾於某些時期遭到內部和國際社會公開質疑（例如 1980 年代），但及至 1990 年代末
70 期，大部分疑慮皆已煙消霧散。美國的安全及其對於世界事務的金融主宰地位，業已確立。美國國內資產價值暴漲，據稱立基於生產力提升的「新經濟」（new economy），以及一整群欣欣向榮的 dot.com 公司，都讓美國經濟迅速成長，帶動全球其他地區加速資本積累。美國保障國內安寧的黃金守則——消費主義，在美國及其他先進資本主義核心達致了驚人的榮景。

22 P. Anderson, 'Internationalism: A Breviary', *New Left Review*, 14 (Mar. 2002), p.20。注意「某種類似考茨基所預見的情形」確已實現，而如奇漢（Robert Keohane）等自由主義理論學者，已經注意到這種關聯。

如今，這個體系陷入了嚴重困境。猶如 1973-1975 年間的情形，原因不只一端。然而，由於目前政經狀況變化莫測，加以種種權力衝突的分裂亂象，讓人難以分辨在这一切煙幕與幻象背後的真相（尤其是金融部門）。但就 1997-8 年危機所能透露的，主要的剩餘產能中心位於東亞和東南亞（並希望藉由該區的單獨貶值解決問題），而該區部分資本主義國家的迅速復甦（其中以南韓為最），又將產能過剩（過度積累）的老問題，逼回全球事務的最前線。盛極一時的「新經濟」，在美國 dot.com 公司紛紛瓦解後宣告失敗，接踵而來的就是一連串會計醜聞，戲劇性地揭示了「虛擬」資本（fictitious capital）往往無法兌現的本質，不但對華爾街的信用造成損害，更令人質疑金融資本和生產之間的關係。大規模資本貶值的危機隱然逼近，而種種跡象顯示，隨著資產價值大跌，這種威脅業已成真（最引人注目的例子莫過於退休基金，該基金已經越來越難以履行義務）。

71

除非能及時開發新的資本積累舞台（如中國），否則就會發生新一波資本貶值。那麼，問題就在於：誰將承受新一波貶值的衝擊？巨斧將由何處劈下？當時，全球經濟體的「區域化」趨勢顯然更令人憂心，類似導致 1930 年代災難的地緣政治競爭再度浮現。美國違反 WTO 規章的反保護主義精神，於 2002 年宣布對進口鋼鐵課徵特別關稅，就是明顯的前兆。投機泡沫的湧現，顯示美國面對貶值時的脆弱不堪。在歷經十多年的繁榮昌盛和狂熱消費主義後，2001 年初起逐漸成形的經濟衰退，早在 911 事件對整個體系給予重擊之前，便已證實了美國的弱點。美國永不停息、持續攀升的消費主義，是否會就此打住呢？

這等不穩定的主斷層線，位於美國國際收支平衡狀況的快速惡化。布瑞納（Robert Brenner）便曾指出：「1990 年代進口量暴增固然驅動世界經濟成長，但也將美國貿易和經常帳赤字推向

空前新高，導致對海外所有權人負債史無前例的成長」，以及「在資金外流和美元暴跌威脅下，美國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脆弱處境」。²³ 但事實上，前述弱點並不限於美國單方面。假如美國市場崩盤，則以美國市場做為過剩產能傾銷對象的經濟體，也會一起沉淪。中國、日本和台灣等國中央銀行之所以樂於貸款，供美國掩飾財政赤字，其中實存有強烈的自利因素：資助做為其產品市場支柱的美國消費主義。這些國家現在甚至發現，他們也成了美國對外戰爭的贊助人。

72

不過，美國的霸權和支配地位再一次受到威脅，而且這次似乎較以往更危險，其根源在於過度仰賴金融資本維繫霸權。阿銳基（追隨布勞岱的觀點）指出，由歷史上看，金融擴張所代表的「不僅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中某個特定階段臻於成熟，也是另一個新階段的開始」。²⁴ 如果說金融化是支配控制權由一個霸主移轉至另一霸主的可能前奏（如歷史所示），則美國於 1970 年代轉向金融化，似乎就成了某種奇特的自我毀滅舉動。不論國內還是國外赤字，都不可能永無止境增加，其他國家儘管願意資助（尤其是亞洲諸國），其來源也非永不枯竭。美國所接受的支援金額相當驚人，及至 2003 年初，已經高達每日 23 億美元。任何其他國家的總體經濟如果淪落到這種狀況，必然早已飽受 IMF 壓力，被迫接受無情的緊縮政策，並進行結構調整。但是，IMF 就是美國。誠如葛萬（Peter Gowan）所言：「由於華盛頓可以操縱美元價格，並利用華爾街的國際金融支配力量，使美國政府得以免除其他國家必須採取的措施，諸如維持國際收支平衡；調

73

23 R. Brenner,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The U.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Verso, 2002), 3.

24 Arrighi and Silver, *Chaos and Governance*, 31-3.

整國內經濟，以保持較高的國內儲蓄和投資水準；留意公私營事業負債狀況、建立一個有效的國內金融中介系統，以確保國內生產部門的強健發展」。美國經濟有「一條避開所有這些差事的逃生路徑」，而其結果是「從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正常會計衡量標準來看」，業已「徹底扭曲和不穩定」。²⁵

華爾街—財政部—IMF 複合體的權力，本來就是寄生在一個強加的金融系統上，兩者同時呈現共生關係，這個系統是以華盛頓共識為核心建立的，之後又藉由新國際金融架構的建構而延伸擴大。蘇德伯格 (S. Soederberg) 認為，儘管它也照顧到「各國資產階級整體」的利益，但其實根本就是「美國政府的延伸」。²⁶ 然而，對東亞和東南亞「發展型」國家的種種規範（甚至破壞），往往引發對該系統的反彈與抗拒，例如馬來西亞便突然（且成功）拋棄新自由主義規條，拒絕接受 IMF 規訓，並自行採取 1960 年代以來即已少見的資金管制措施。目前尚不清楚區域聯盟會在什麼時候形成，並採取集體退出行動，將一支木樁插入華盛頓共識的心臟，逐漸侵蝕破壞截至目前為止一直有利於美國的新金融結構。其實，就連美國本身是否必然遵守規則，也是個未知之數，進口鋼鐵特殊關稅便是最佳實例。這裡我們或可回想一下，當初美國參議院在批准「世界貿易組織協定」(WTO agreement) 時曾附有但書，明白表示美國有權忽視並拒絕任何基本上對美國利益不公的 WTO 決議（這是美國自認有權擔任法官兼陪審員的慣有立場）。

25 Gowan, *The Gobar Gamble*, 123.

26 S. Soederberg, "The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Imposed Leadership and "Emerging Markets" ", 收於 Panitch and Leys (ed.), *Socialist Register* 2002, 175-92。

更有甚者，證據顯示，對華爾街—財政部—IMF 複合體權力的抗拒和怨恨，已經遍及各處。世界性的反全球化運動（其形式與鑲嵌於擴大生產過程中的階級鬥爭大不相同），已逐漸轉化為一種另類全球化運動，擁有龐大基層支持力量。由向來對美國言聽計從的附庸政權——尤其是亞洲各國（南韓便是個例子），但現在也包括拉丁美洲諸國——所掀起的反美國霸權的民粹主義運動，隱然將原本的基層抗爭，轉化成以反美國霸權為目標，且由政府領導的（不見得很強烈的）國族主義抗爭。在這些狀況下，反帝國主義開始有了不同色彩，也就是這些發展，轉而促使美國內部更清楚界定其帝國主義，以求達到維護霸權地位不衰的目標。霸權地位一旦衰弱，就可能轉而採取高壓策略，我們正在目睹的伊拉克就是一例。

選項

美國的選項很有限。儘管阿銳基及其同儕並未指出任何嚴重的外在挑戰，卻仍憂心忡忡的表示，美國

較一個世紀前的英國力量更大，能將逐漸衰落的霸權轉為剝削式的支配。如果這個系統最後仍不免失敗，主要將歸因於美國的抗拒調整和適應。相對地，美國對東亞地區經濟力量發展的調整和適應，將是新世界秩序順利轉移的基本條件。²⁷

布希政府改採單邊主義，以威迫取代同意，更明顯展示了帝國視野，並轉而依恃其無人能敵的軍事力量，在在顯示美國選擇

27 Arrighi and Silver, *Chaos and Governance*, 288-9.

採取高風險策略，以維繫美國支配優勢的決心，而且無庸置疑地意圖以武力控制全球石油資源。此舉發生時，正值若干跡象顯示美國已失去生產及金融領域（後者尚未明確）支配優勢，因而轉向剝削式支配的誘惑力確實難以抵擋。不過，目前的舉動是否終將導致整個系統崩潰（或許是回到列寧描繪的資本主義權力集團間暴力競爭場面），我們現在還無法想像，更別提預測了。

76 然而，美國就算不徹底拋開帝國主義路線，仍可以藉由大規模國內財富重分配，將資本流重新導入生產製造部門，更新硬體和社會基礎設施（大幅提升公共教育品質，修補明顯破敗的各種基礎設施，是個好出發點）等方式，降低其帝國主義強度。利用產業策略，重振國內部分仍然可觀的製造業，也是個辦法。如果要徹底執行，這項策略也將涉及內部階級權力關係的重組，以及改變社會關係的變革措施，這些都是美國自內戰以來，一直推託不肯認真面對的要務。政府補助的私人消費主義，必須由各種導向公眾福祉的計畫取代。但這必會導致財政赤字攀高，以及（或是）較高稅率及政府大力介入，而這些都是美國統治階層堅持不予考慮的政策；任何政治人物膽敢提出這類方案，都免不了遭受資本主義媒體及所屬理論家重砲轟擊，也必然在驚人的金錢力量干預下，輸掉所有大小選舉。然而，諷刺的是，美國及其他核心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歐洲）內部，反對新自由主義政治與刪減國家及社會支出的大規模反擊，也許正是當前足以保護資本主義免於自我毀滅傾向的少數方法之一。最底線是一個嶄新的「新政」，但在全球體系產能極度過剩的狀況下，卻無法保證真能奏效。我們最好謹記 1930 年代的教訓：沒有足夠證據顯示，羅斯福的「新政」解決了經濟蕭條問題。資本主義國家是歷經慘痛的戰爭教訓後，才將領土策略拉回軌道，進而使經濟重回持續且廣泛資本積累的穩定路徑。

77 在政治上，更具自我毀滅性的是嘗試自行約束，採取 IMF 用於其他國家的那套緊縮計畫。任何外來力量若打算這麼做（例如資金外逃和美元崩盤等），必然會引發美國最猛烈的政治、經濟，甚而武力回應。很難想像美國能平心靜氣接受並適應東亞的驚人成長，並如阿銳基的建議，承認我們正處於一個由亞洲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霸權中心的過渡期。美國不太可能安靜平和的退場。無論如何，東亞資本主義都需要徹底重新定位，擺脫對美國市場的依賴，轉而開發亞洲的內部市場（目前已經有些跡象，將於第三章討論）。當然，部分資金逐漸由美國抽離，可能會導致災難性後果。但不斷利用擴張負債，支撐消費主義，卻是個險招，更別說是藉此支應戰爭了。1973-5 年危機得到的教訓是，到了某個時點，資本主義邏輯會回過頭來，證明槍桿和奶油的政策畢竟行不通。

78 就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才會看到布希政府展現其軍事實力，做為唯一僅剩的絕對力量。帝國可以是一項政治選擇的公開談話，想必只是以推廣自由及和平為名，掩飾榨取其他國家貢品之實。控制石油供給，是反制全球經濟體內部（經濟或武力）權力轉移的有利工具。目前狀況隱然就像重演 1973 年的事件，歐洲、日本和東南亞（現在包括關鍵性的中國），比美國更加依賴波灣石油。假若美國成功推翻查維茲（Chavez）和海珊，穩定或改革目前威權統治根基不穩（且隨時可能落入激進伊斯蘭教派手中）的全副武裝沙烏地政權；美國如果由伊拉克推進至伊朗（頗有可能），並鞏固在土耳其和烏茲別克（Uzbekistan）的戰略地位，控制（中國亟欲取得的）裏海盆地的石油蘊藏，美國就能穩穩掌握全球石油來源，進而有效控制全球經濟，並可望確保未來五十年的支配地位。但誠如第一章引述傅利曼的那段話，這一切能否實現，端視美國可否說服世界各國，它是基於身為領導者的

職責，致力發展集體力量，保證各國的全球石油供應無缺，絕非出於狹隘私利，爲了穩固自身地位，不惜以他國爲壑。簡單地說，是訴諸威迫支配，還是操作霸權領導？最有可能的手法，是以前者的虛飾，嘗試遮掩後者的行徑。但美國在入侵伊拉克一事上，無法獲得國際社會全力支持，顯示世界各國多半懷疑美國的動機。

79

波灣區域的這項策略極度危險。首先要面對巨大的反對壓力，除了歐洲和亞洲外，俄國和中國也表示反對。聯合國遲遲不肯認可美國對伊動武，尤其是法、俄和中國（於 1990 年代取得伊拉克石油開採權）的強烈反對，便是明證。而波灣地區各種反美抗爭的內在動因，既複雜又變化莫測。由巴基斯坦到埃及的整個區域，都極可能陷入不穩定狀態。認爲只要在美國及其盟國領導下，必可重組該區政治權力及領土組織結構（原本就是凡爾賽協定中，英國和法國任意劃定的疆界），並使其趨於穩定，這種看法根本就是傲慢自大、過於牽強（但美國政府中有些策士深信有此可能）。

但是，也就是在這裡，美國才最能打出它的最終王牌——軍事優勢——必要時不惜採取強制脅迫方式。我們可以從過去十多年的國防計畫文件中，清楚知道美國在這個領域的既定策略：不計代價維持武力優勢，並打擊和壓制其他敵對超級強權興起。必須防止任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散布，必要時美國也準備採取先發制人的武力達成目標。柯林頓政府期間，這項政策代表的便是維持同時開關兩個戰場的能力（有趣的是，1995 年規劃時，選中的模擬假想目標就是伊拉克和北韓）。但是，「錢尼－伍夫維茲原則」（Cheney-Wolfowitz）又向前推進了一步。該原則最早擬訂於老布希政府末期，後來納入「新美國世紀計畫」，並予以加強（這項計畫延用了路斯的手法，以一種「世紀」的概念迷霧，

粉飾帝國領土性）。計畫中指出，美國應該摒棄如 NATO 等固定結盟關係（因爲限制過多），而改採視個案需要而定的臨時特別聯盟。如此美國就不必再受到盟國意見約束。美國保留必要時以壓倒性武力，獨自採取軍事行動的權利。它也公開主張於面對核武或生化攻擊威脅時，或必須保護關鍵戰略原料（如石油）取得管道，或保護其免受恐怖攻擊或其他威脅時（如經濟箝制），美國有權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行動。這些 1991-92 年間國防策略文件的有趣之處在於，目前的美國政府對其中臚列的各項指示，無不一一遵奉不渝。阿姆斯壯（David Armstrong）深入研究這些文件後總結道：

80

該計畫的目的是要讓美國統治世界。最明顯的主題是單邊主義，但最終是個支配的故事。它力主美國維持壓倒性軍事優勢，防止世界舞台上有任何挑戰勢力崛起。不但要壓制敵人，也要能支配朋友。該計畫的要求不是美國要變得更強，或是成爲世界最強，而是必須絕對強大。²⁸

誠如阿姆斯壯接下去所說的，諷刺的是，美國在協助扳倒蘇聯後，目前遵循的政治道路，卻跟它曾經譴責和反對的「邪惡帝國」如出一轍。美國一如鮑威爾的生動形容，必須「成爲街頭惡霸」。他接著信心滿滿的表示，其他國家也會樂於接受這點，因爲「它們相信美國不會濫用權力」。

這裡的另一個可能反諷是：假如蘇聯崩潰確實是由於軍備競賽對其經濟造成過度壓力所致，那麼美國今日的盲目追求軍事優

28 D. Armstrong, 'Dick Cheney's Song of America: Drafting a Plan for Global Dominance', *Harper's Magazine*, 305 (Oct. 2002), 76-83.

81 勢，是否也會逐漸破壞自身力量的經濟基礎呢？投入各區域的軍事經費不但龐大，還不斷增加。美國在波斯灣增兵之前，每年巡防該區的花費，就已經高達四十至五十億美元。布希政府因為這場戰爭，業已動用 750 億美元，而這不過是截至 2003 年 9 月為止的金額而已。根據可靠估計，總費用恐怕不會少於 2000 億美元，這還不包括任何可能的意外災難，例如發生區域分裂或長期內戰等。美國預算中的「正常」軍備支出，相當於世界其他各國的總和。過度擴張的確十分危險，尤其聯邦政府財政赤字日益擴大，而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預算危機，更是早已危及各個層面的公共服務供應。這種狀況令人不禁懷疑，美國是否還能維持自羅斯福總統以來，主政者一直奉行不渝的黃金定律：帝國發展的對外支出，不得妨害內部不斷上升的消費主義。爲了石油，也爲了維護一個搖搖欲墜的霸權，美國不僅必須犧牲寶貴性命，可能還得賠上整個生活方式。資本主義的權力邏輯，將會把目前遵循的領土邏輯撕成碎片。

區域霸主和反霸權

82 以北美爲頂點的全球經濟體三角區域結構，不是個全然穩定的組合。一個規模與勢力足以跟美國抗衡的歐洲整合經濟體，透過歐盟組織內各項正式安排而隱然成形。最低限度，這預示歐洲區域霸主的形成，假以時日甚而可能成爲美國的真正競爭者。²⁹ 歐盟內部的資本主義邏輯雖無特別驚人之處，卻也運作良好。經濟體內各色關係交織成網，互動頻繁且逐漸鞏固，擴及全歐。單一貨幣的轉換過程相當平順，歐元挑戰美元地位，成爲準備貨幣

29 Mittelman, *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

的可能性雖微，卻是確實的威脅（海珊提議將該國石油銷售計算基準由美元改爲歐元，這也可能是美國堅持伊拉克不只得解除武裝，還必須移轉政權的另一個原因）。但是，歐盟在政治上並非完整實體，且其整體領土邏輯仍不確定。美國大可運用各種手段分而治之，進而抑制任何明確的歐洲領土邏輯崛起。美國用以防止「歐洲堡壘」（fortress Europe）興起的策略有二：（1）堅持以新自由主義做爲交換關係和資本流動的基礎（因而確保 WTO 的重要性）；（2）隨時保持某些軍事和政治控制手段，藉以影響歐盟內部政治運作。這表示它不以歐洲整體爲交涉對象，而是與個別歐洲國家維持雙邊關係，建立特別結盟（例如，英國、西班牙、義大利，及以波蘭爲中心、有待入盟的東方集團國家）。不過，儘管美國提議放棄固定聯盟，卻仍緊抓著 NATO（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不放。部分原因是該組織雖已因冷戰結束而失去原有功能，美國卻仍足以藉此掌控歐洲的軍事規劃與發展。舉例而言，美國支持歐洲發展自己的快速反應部隊，條件是必須歸 NATO 指揮。NATO 與歐盟分立，對美國而言更有利，因爲如此一來，領土邏輯就更不容易轉化爲統整一致的政治和軍事力量。

83 歐盟內部派別對立嚴重，一邊爲親美國家，另一邊則是尋求政治獨立自主的國家，所以目前仍無形成共同外交和軍事策略的可能。看來歐盟在近期內，都還不會建立一個統整的基礎，藉以將其「領土權力邏輯」投射到世界上。不過，世事瞬息萬變，尤其如果美國政府與歐洲打交道時，仍然繼續採取目前那種兼具輕蔑和冷酷漠視的態度，情況可能很快便會不同。歐盟確實已是區域霸主，但其對美國的潛在威脅，目前仍限於生產和金融領域。

此時此刻，東亞和東南亞對美國支配權的威脅，相形之下更爲嚴重。該區的金融和生產力量正持續積聚，不斷吸取北美，以及較低程度上的歐洲力量。這個區域不同於歐洲，從未嘗試建立

84 任何正式的政治—軍事權力結構，國家之間呈現網絡化而非形式化關係，是一種資本主義而非領土的關係。不管如何，美國目前對於日本、台灣，以及直到最近的韓國政府，都還握有政治和軍事控制，因此這些國家很難採取任何自主的政治行動。然而，該區域形成一致領土邏輯的可能性雖微，但其資本主義邏輯力量發展卻極為驚人，隱然有成為全球經濟霸主的氣勢。這種趨勢在重量級的中國，以及程度略次的印度加入後，更有難以抵擋之勢。這些轉變具有何等經濟意義，我們將在第三章中再論，此處要先討論其政治及軍事意義。中國和日本不同，並不受美國支配。此外，它不但具有足夠力量，而且某些時候也表現出擔當東亞地區盟主的意願。要維持美國全球霸主地位，必須對中國進行軍事和政治圍堵，其重要性不亞於對歐洲分而治之的謀略。就此而言，控制中東地區石油蘊藏，便如第一章所述，可於必要時用來約束中國的地緣政治野心，對美國而言，自然十分有利。然而，這些算計全都必需維持一種微妙平衡，即一方面保持世界開放，給予資本主義邏輯足夠的自由發展空間，一方面又得保持領土邏輯穩定，並加以適當約束，防堵任何其他強權興起，對美國軍事政治優勢構成威脅。

85 但是，領土權力組合並不僅限於上述這些可能。儘管領土安排具有相對穩定性，變化不易，但仍有可能產生快速的聯盟變化。舉例而言，當 2003 年法、德、俄三國（甚至還獲得中國支持）因反對美國對伊政策而結盟時，即隱然可見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很久以前所預測，那種足以輕易控制世界地緣政治的歐亞權力集團。長久以來，美國一直對這類結盟的可能性十分擔憂，其於 1960 年代對戴高樂（de Gaulle）向蘇聯示好，以及 1970 年代布蘭特（Willy Brandt）提出「東進政策」等事，都反應異常激烈，便是最好的證明。及至今日，美國對這種結盟仍然

心懷恐懼，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評論前述新結盟預示國際社會將重回十九世紀的典型均勢政治時，憂傷地補充說，這「並不表示美國會輸」，卻形同承認了這種可能確實存在，憂慮之情表露無遺。³⁰ 布希政府竟能在短短一年內，促成這麼強大的對立聯盟，顯見地緣政治確實可能重新洗牌，更表示多年步步為營，小心謹慎的軍事和外交經營，可以因一次失誤而全盤皆毀。如此一來，美國入侵伊拉克便具有更廣泛的意義。它不僅試圖透過對中東地區的支配，控制全球原油來源及全球經濟，還試圖藉此建構美國在歐亞大陸的橋頭堡。掌握此區的支配權，加上由波蘭至巴爾幹半島的各個結盟國，即可讓美國在歐亞大陸取得有力的地理戰略位置。這種安排至少可以阻斷任何歐亞勢力的鞏固，進而預防可能因這種鞏固而帶動、必然伴隨資本不斷積累而來的政治勢力的不斷聚集。

86 冷戰結束，意味著重大變化已然發生。領土權力邏輯逐漸產生質變，但最終結果仍不得而知，但目前顯而易見的是，領土和資本主義邏輯兩者間的高度緊張關係。在布希主政下，美國的領土邏輯全貌業已清晰可見，這就是為何當前有關帝國的討論紛起，也是這些新帝國主義論述為何大都以美國為核心的原因。然而，目前在資本主義邏輯內運作的力量均勢，卻指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因此，其將來如何發展，主要取決於對資本主義權力邏輯的更深入理解，這正是第三章要討論的議題。

30 引用於 P. Tyler, 'threats and Responses. News Analysis: A Deepening Fissure', *New York Times*, 6 Mar. 2003, p.1。

第 3 章

資本的束縛

資本主義為何能在歷經多次危機和結構重組，以及面臨來自左右陣營諸多關於其即將終結的可怕預言後，還能存活下來，是個有待揭示的疑團。列斐伏爾（Lefebvre）於其知名的論述中，自認已經找到解開謎團的金鑰。他指出，資本主義是透過空間的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得以倖存。不幸的是，他並未進一步解釋究竟為何如此，也未對如何進行加以說明。¹ 儘管列寧和盧森堡的理由並不相同，所採取的論證形式也大異其趣，但兩人都認為，這個謎團的答案就是帝國主義，亦即某種特定的生產和全球空間利用形式。但同樣的，兩者的解決方式均有所限制，最後也都免不了矛盾充斥。

87

就在這種背景之下，本書作者自二十餘年前起，便透過一系列著作發表，提出「空間修補」（spatial fix）（更精確的說是時空修補）理論，藉以說明險象環生的資本積累內在矛盾。² 這項論證的核心論點，關切的是資本主義的長期趨勢，基本上源於修改馬克思所提，利潤率下降趨勢必然造成資本過度積累危機的理

88

1 H.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rans. F. Brya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6).

2 絕大多數於 1970 和 1980 年代發表的文章，都已收錄於 D. Harvey,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01)。主要論證亦可參見 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repr. London: Verso Press, 1999)。

論。³ 這些危機一般以資本過剩（以商品、貨幣、或生產能力等形式）及勞動力過剩並陳的方式呈現，換言之，就是無法利用這些資本和勞動力，來達成任何具社會用途且有利可圖的工作。最有名的實例，就是 1930 年代的世界性經濟衰退，產能利用率掉到最低點，剩餘商品無法售出，失業率則達到最高點。其結果是過剩資本大幅貶值，甚至消滅，而剩餘勞動力也淪落至悲慘境地。由於困境的核心在於缺乏盈利機會，經濟問題（而非社會和政治問題）的關鍵在於資本。要避免貶值，就得找到有利可圖的方式吸收過剩資本，而地理版圖擴張和空間結構重組便是個可行的辦法。但這種辦法與時間轉移（temporal shifts）又密不可分，亦即將過剩資本投入長期計畫中，使其價值透過資本所支撐的生產活動，分許多年期回歸循環過程。由於地理擴張經常會帶動長期硬體與社會基礎設施（如運輸和通訊網絡、教育和研究等），空間關係的生產和重組，就能成為擊退（縱使無法消除）資本主義下危機形成趨勢的有力方法。例如，1930 年代時，美國政府為因應資本過度積累的問題，在國內部分尚未開發地區展開了多項大型公共工程建設計畫，主要目的就在吸收過剩資本和剩餘勞動力（無巧不巧，德國納粹在同一時期興築高速公路，也是基於相同原因）。

我認為，我們必須在試圖以「時空修補」途徑解決資本過剩問題的背景（這裡要重申，必須以過剩資本，而非過剩勞動為主要分析對象），才能真正理解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邏輯（相對於領土邏輯）。為說明時空修補如何發生，就必須先簡略描述資本如何在時間和空間內循環，以建立其特有的歷史地理。作者於

3 本書作者對相關議題理論的詳細論證，可參見 Harvey, *Limits to Capital* 第六和第七章。

敘述過程中，會盡量以政府和帝國政治運作，以及資本積累分子運動間的辯證關係做為論證主軸。因此，我首先針對國家做為資本積累分子過程運作所在的領土框架，就其重要性提出一些基本觀察。

國家權力與資本積累

資本積累係經由制定價格的市場交易而進行，如再有特定法律、私有財產、契約的制度結構，以及貨幣形式的保障相助，更是無往不利。強大的國家機器，配以警察權力和專有暴力工具，便能保證這種制度框架的運作，並以明確的法律規章為後盾。因此，國家形構加上資產階級法治的興起，便是資本主義歷史地理長期發展的重要特色。

這種架構對資本家而言並非絕對必要，卻能大幅減少他們面臨的風險。資本家必須在未必承認或接受其做生意原則與方法的環境中，設法保護自己。為了生存，商販可以訂定自己的行為及榮譽規範（中東地區街市商販至今仍採用這種方法），自行發展商業互信網絡（有時仰賴家族和親族關係，如十九世紀的羅斯柴斯〔Rothschilds〕家族），以其國家權力內部或與之對抗的自有暴力（如商人資本家所常為者）保護財產和商業活動，對抗其他敵對勢力或國家權力的威脅。他們必須在國家權力充滿敵意（例如許多前共產主義國家的情形），或漠視其活動時，起而反抗。⁴ 這種目無法紀的力量，可能以犯罪組織、販毒集團等較邪惡的形

4 L. Zhang,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一書提供了一個有趣的案例。

式呈現，即便在強大的親資本主義國家內亦然。有些時候，資本家可以建立自己的保護特區，例如中古時期歐洲以城鎮特許狀，在封建關係包圍中建立了許多資產階級市民權的孤島。其他例子如東印度公司，或哈德遜灣（Hudson Bay）公司的交易據點，以及目前如中國劃設的外商投資特區等。資本積累的分化過程可以，也確實會以無數不同方式，建立自有的空間運作網絡和架構，利用親族、移居族群、宗教和族群連結關係，以及語言符碼等方式，於國家權力框架外，另行建構各種錯綜複雜的資本主義活動網絡。

然而，讓資本家更形如魚得水的活動環境是資產階級國家，因為市場制度和契約規則（包括勞動契約）在這種環境中都受法律保障，而其管理架構的建置旨在控制階級衝突，並調解不同資本派系間的利益主張（例如商人、金融業、製造業、農業和地主等利益團體）。此外，資產階級國家的貨幣供給政策，乃至於對外貿易和外交政策，都以促進商業活動為依歸。

當然，並非所有政府都依前述原則行事，即便如此，它們也呈現各式各樣的制度安排，而經常產生相當不同的結果。因此，其結果大抵取決於政府究竟是如何組成，由誰組成，以及政府可以或打算採取什麼措施，來支持或反對資本積累過程。第四章將會提到，國家在原始資本積累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不但利用其權力強行建立資本主義制度，也徵收資產並予以私有化，做為資本積累的原始基礎（最明顯的例子是宗教改革運動期間沒收教會財產，以及英國在政府行動下進行的公地圈禁）。此外，國家還採取許多其他具影響力的角色（徵稅是其一）。國家形構與國家政策的差異向來十分重要。英國政府深受商人資本家影響，所以在資本積累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與重視土地利益的法國政府截然不同，兩國甚而發展出不同的經濟理論，為各自的立場解釋與辯

護。英國傾向如穆恩（Albert Munn）於《英國對外貿易所得財富》（*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中所論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強調以貿易方式累積金塊。反之，法國支持重農學說（physiocratic notion），認為所有財富（價值）均源自土地，貿易和工業不過是寄生式的財富創造形式。國家權力一旦對私人財富累積抱以敵對態度（如近期以前的中國），便可能阻礙整個國家的發展。社會民主國家一般都還不至於全面廢止資本活動，但會盡量設法防止對勞動力過度剝削，並重視勞動階級的利益。從另一方面來看，國家也可以成為資本積累的活化劑。東亞和東南亞的發展型國家（如新加坡、台灣和韓國），均直接以政府行動影響資本累積（通常都必須壓制勞動者的期望）。不過，政府干預主義由來已久。俾斯麥主政下的德國，以及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都因為政府大力支持（若非強迫的話）而成為資本積累大國。而法國崇尚管制（dirigiste）的傳統（例如1960年代戴高樂的政策），使法國資本累積獨樹一幟，有別於英國（任何人只要分別搭乘二國的鐵路系統，就能了解其相異之處）。當然，只要提及霸權鬥爭、殖民主義和帝國政治，以及外交關係較為世俗的面向，國家一直都是全球資本主義動力的基本行動者。

國家並非唯一相關的領土行動者。國家集團（區域權力集團，可能如東亞和東南亞各國形成的非正式網絡，或如歐盟般的正式組織）及國家次級實體，像是地區政府（美國各州）和大都會區（巴塞隆納加上加泰隆尼亞，或是舊金山灣區），也都是不可忽視的力量。政治力量、領土治理和管理，於不同地理尺度逐層建構，形成具有層級秩序的政治環境，而資本積累的分化運動就發生於其間。

但若單純將資本主義的演進，描述為國際系統內國家權力的表現，主要以角逐地位和霸權的競爭性鬥爭為特色（如大多數世

界體系理論所述)，恐怕又過於局限了。然而，若認為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演變，完全未受領土權力邏輯影響，同樣也是大錯特錯。阿銳基提出一個重要問題：領土權力邏輯的相對固定性和獨特邏輯，如何能配合時空中不斷流動變化的資本積累動態呢？⁵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就資本積累分子過程究竟如何在時空中運作，稍做說明。為了方便，姑且假定已經存在一套穩定妥適，由國家權力所保證和推動的制度安排。

94

空間經濟的生產

作者曾於先前某些論著中，就空間經濟如何由資本積累過程中產生，提出詳盡理論。⁶ 這裡僅摘述其中部分較重要的觀點。

貨物和服務（包括勞動力）的交換，幾乎必然涉及區位的變化。這些交換打一開始就界定一組交織的空間運動，建立人類互動的獨特地理形勢。這些空間運動受到距離阻力（friction of distance）限制，因此其遺留於土地上的痕跡，也必定記載著這種阻力的效果，而且通常會促使各種活動於空間中叢集一處，好儘量減少阻力影響。領土和空間上的分工（城鄉區別是早期最明顯的例子），便是起源於橫越空間的這些交換過程。因此，資本主義活動必然會導致不均等的地理發展，即使沒有資源和實質可能性的地理差異，加劇區域與空間分化及專門化邏輯，情況也是如此。個別資本家受到競爭的驅使，追求空間結構內的競爭優勢，因而受牽引前往或被迫移至成本較低或利潤較高的區位。某

5 Arrighi and Silver, *Chaos and Governance*, 48-9.

6 Harvey, *Limits to Capital*；同前作者, *Space of Capital*；同前作者, *The Urban Experi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地的過剩資本，可以運用於獲利機會尚未枯竭的其他地方。對個別資本家而言，區位優勢的角色類似技術優勢，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兩者可以相互替代。

在某些方面，這種論點與類似於古典區位理論（鋪陳於凡圖南〔von Thünen〕、韋伯〔Alfred Weber〕、洛屈〔August Lösch〕等人的著作，後來由以薩德〔Walter Isard〕集其大成）。⁷ 主要的不同在於，古典區位理論大多嘗試於資本主義活動的地理景觀中找尋空間均衡，這裡的論點卻認為，資本積累過程會不斷擴張，因而會破壞任何邁向均衡的傾向。此外，古典區位理論假設一種跟實際資本主義行為無關的經濟理性。例如，它將「商品的空間範圍」（the spatial range of a good）解釋為由生產點至消費者願意或能夠支付之市場價格（即生產成本加上運輸成本）所在的半徑距離。然而，商品並不會自行前往市場，而是由商人運送。觀諸歷史上的商人資本家，其角色在於不斷探索和克服空間障礙（經常遠遠超越「合乎理性」的限度），並開拓新的貿易運動和空間模式。舉例而言，中古時期商人為了因應有限的地方市場和高運輸成本，改以行商方式於廣大地區四處游走、兜售商品。一如競爭行為將突破性技術動態的強烈推力，納入了資本主義經濟體（個別資本家採取更先進科技以爭取競爭優勢），隨著資本家找尋更好的（即較低成本的）區位，在資本主義活動的空間分布中，產生一種恆常的運動及長期不穩定的狀況。資本主義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地理景觀，從來就不是均衡的。

95

96

然而，誠如新古典空間秩序理論家（如張伯倫〔Edward Chamberlain〕、霍鐵林〔Harold Hotelling〕和洛屈）的正確識

7 W. Isard, *Location and the Space Econom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56).

見，空間系統內的競爭是一種壟斷式競爭。⁸ 這種奇特混種競爭形式的源頭，即是位置獨特性導致的排他性。空間區位向來具有某種壟斷優勢。私人土地財產基本上就具有某種壟斷權力：假若我在某塊土地上已經設立工廠，就沒人能在該土地上再設置其他工廠。如果該地點享有某些特別優勢，這些優勢就由我獨享。這就讓壟斷力量（相對於公開競爭）在資本主義空間經濟內，有了自由發揮的機會。儘管抽象的資本主義理論（包括其新自由主義分枝）向來大力鼓吹競爭，但資本家欲求的卻是壟斷力量，因為壟斷賦予了安全、可計算性，以及較平和的存在形式。再者，競爭的最終結果便是壟斷或寡佔，而且競爭越激烈，最終狀態就越快到來：證諸過去三十年間，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稱霸的各核心資本主義國家內，許多經濟部門（從航空和能源業，到媒體和演藝事業）迅速形成寡佔和壟斷態勢，便可得知。資本家可以且確實利用空間策略，隨時隨地創造和保護壟斷勢力。控制關鍵策略性區位或資源複合體，就成為重要的武器。某些時候，壟斷力量會強大到足以抑制資本主義的地理動態變化，造成地理慣性和停滯的明顯趨勢。利潤競逐所帶動的空間動態，會因為空間內壟斷力量的集結而遭到反制。帝國主義的作為，以及對世界帝國存在的籲求，也正是源自這些核心區域。就此而論，列寧和希爾佛丁強調壟斷化和帝國主義的重要內在關聯，確有其理。

第二章曾指出，不均等交換是理解帝國主義經濟邏輯的關鍵，這種肇因於壟斷性競爭的不均等交換，往往呈現特殊的空間

和地理樣貌，亦即特權和權力通常集中於某些特定的地方。過去，高運輸成本加上其他各種移動障礙（例如，關稅、通行費和配額限制等），意味有許多地方性的壟斷現象。我吃當地食物，喝當地生產的啤酒，因為高度的距離阻力令我沒有其他選擇。然而，隨著運輸成本降低，貿易的政治障礙也透過 WTO 等國際協定而排除時，原有的保護傘失去了效用。我可以在巴黎享用美國加州蔬菜，也能在匹茲堡暢飲全球各地進口的啤酒。即使底特律汽車製造業者，曾於 1960 年代被視為寡佔的最佳範例，代表巴蘭（Baran）和史威吉（Sweezy）所稱的「壟斷資本主義」⁹，如今也驚覺業已面臨進口外國汽車（尤其是日本車）的嚴重挑戰。因此，資本家必須尋求其他方法，創造並維護其極度渴求的壟斷力量。他們採取兩項重要行動，其一是大規模集中資本，以金融力量、規模經濟和市場地位掌握主導權。其次是透過專利權、授權法和智慧財產權等，捍衛技術優勢（我於前文已經指出，技術優勢向來都是區位優勢的替代品）。因此，後者成為 WTO 密集協商的重點，產生了「貿易相關智慧財產權」（TRIPS, trade-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協定，實不令人訝異。

這一切都顯示橫跨空間而移動商品、產能、人員和金錢的重要性。因此，運輸和通訊業的發展狀況就成了關鍵。資本主義的整個歷史中，這個領域的技術創新劇烈改變了空間性（距離阻力）的狀態，造成資本主義空間經濟的種種不穩定。至於馬克思所謂

8 E. Chamberlain,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A. Lösch, *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 William H. Woglom 譯，並由 Wolfgang F. Stolper 協助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4)。

9 P. Baran and P.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10 參見 Harvey, *Limits to Capital*; 同前作者,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pt. III。

「以時間消滅空間」趨勢的形成理由，我已另文詳述，這裡便不再重複討論。¹⁰ 但從理論上推衍的結果，應是邁向空間障礙不斷減少（如果還談不上消滅的話），以及資本週轉持續加速的動力，證諸資本主義過去的歷史地理軌跡，也確實如此。減少移動成本和時間，業已證明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要條件。「全球化」的趨勢便蘊含其中，而資本主義活動的地理景觀，就在一波波時空壓縮的無情驅策下不斷演變。

99 這個過程還導致其他結果，其中之一就是一股綿延不絕的推力，促使界定資本主義活動的地理規模產生轉變。十九世紀鐵路和電報的啓用，徹底重組區域專殊化，以及更一般的都市化和「區域性」（regionality）的規模與歧異度，更晚近的幾波革新（包括航空運輸、貨櫃化運輸，以迄網際網路的一切事物），也改變了經濟活動連結的規模。若無這些推力，第二章提到霸權勢力規模的變化，則實際上既不可能，理論上也無法想見。像歐盟這樣的政治性領土重組（這是啓蒙時期的夢想，後來由烏托邦思想家聖西門等人於十九世紀初期積極推動），不但得以實現，甚且越來越成爲經濟上的必要。當然，這並不是說，政治變化純粹是這類空間關係的物質轉變後果；事情複雜多了。不過，空間關係的改變，確實替我們所見到的政治重組，提供了必要條件。誠如我們即將看到的，這正是權力的領土邏輯與權力的資本主義邏輯交錯的關鍵點。

100 運輸和通訊產業的特殊狀況，指出了一項更普遍的問題：要橫越空間障礙，順利移動，唯有仰賴某些固定於空間之內的硬體基礎設施。鐵道、公路、機場、碼頭設備、電纜網絡、光纖系統、電力網、供水及汙水處理系統、輸送管線等，構成了「鑲嵌於土地上的固定資本」（對照於飛機和機器等，可以移動的固定資本形式）。這類硬體基礎設施吸納大量資金，而其回收就取決

於這些建設的就地使用情況。一座沒有船隻駛入的碼頭，投資就等於白費。雖然投資於土地的固定資本，有助於提升其他資本和勞動形式的空間移動能力，但若要實現其自身的價值，就有賴於空間互動能夠遵循這些投資的固定地理模塑（patterning）。其效果在於讓鑲嵌於土地上的固定資本（包括工廠、辦公室、住宅、醫院和學校，連同鑲嵌於運輸和通訊基礎設施的資本），成爲地理轉變和資本主義活動重置區位的重大阻力。於此，我們再次發現形成地理慣性的力量，與動態力量彼此對立。套鎖於紐約市、倫敦或東京一橫濱等地硬體基礎設施中的資本極爲龐大，而且，誠如 911 事件對紐約造成的短暫混亂所清楚顯示，進出這些區位的資本流動一旦遭受中斷，都會造成災難性的經濟後果。再者，這些投資的特殊模塑提供個別資本家更多途徑，得以攫取附著於區位上的各種壟斷特權。某位開發商控制的土地附近，恰巧有條主要幹道交叉路口的計畫，他就能大肆炒作那塊土地及地上投資物（像是辦公大樓和旅館），大撈一筆。

101 說到這裡，應該可以清楚知道，資本主義活動的地理景觀充斥著各種矛盾和張力，而且面臨各式各樣技術和經濟運作的壓力，呈現恆常的不穩定狀態。競爭和壟斷、聚集和分散、中心化和去中心化、固定和移動、動態和慣性，以及各種不同活動規模之間的張力，全都源於時空中資本持續積累的分蘗過程。這一切張力又全陷入資本主義系統的擴張邏輯，以持續的資本積累和永不止息的利潤追逐爲基調。誠如我過去一再闡述，這一切的整體作用就是資本主義不停創造地理景觀，以促進它在某個時間點上的活動，最終卻必須在稍後的另一個時間點將其摧毀，以建立一片全然不同的地景，滿足對持續資本積累的恆久渴求。這就是銘寫於資本積累的真實歷史地理景觀上，一部創造性破壞的歷史。

政治 / 領土權力邏輯相對於資本主義權力邏輯

102 在空間與時間裡運作的資本積累分子過程，導致資本積累地理模塑的消極革命（passive revolution）。但是我所指認的矛盾和張力，也能產生達致到少暫時性穩定的地理構造。我將這些相對穩定的構造稱為「區域」（regions），亦即能於某種程度上，暫時達到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結構一致性的區域經濟體。所有分子過程，都匯聚於「區域性」的生產。當然，這並非什麼獨特的發現，而是許多歷史和經濟地理學家都熟知的領域，經濟史學家如波拉德（Sydney Pollard）則強調，區域性的發展以及各地區的開發，是英國經濟發展史的基本特色。經濟理論中有個傳統，認為區域性組織的生產乃無可避免的結果，也認定這是了解資本積累動態的基本條件，這個傳統起於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強調工業或目前所謂「馬歇爾式」生產區的概念），經過培霍克斯（Francois Perroux，強調成長極〔growth poles〕概念），以迄克魯曼（Paul Krugman，著重「自行組織」〔self-organizing〕的區域經濟體）。¹¹ 政治學家如密托曼（James H. Mittelman）等，近期則強調超國家和次國家層級的區域性組織，在了解全球經濟體內部複雜交錯潮流運作上的重要性。¹²

這類區域的邊界總是模糊而且有縫隙，然而，各個領域內相互糾纏的各種流動，造成某種結構化的凝聚性，足以彰顯該地理區的獨特性，而有別於國家內外的其他經濟體。結構化的凝聚性

11 P. Krugman,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12 Mittelman, *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

103 通常延伸超過單純（也最基本）的經濟交換，一般還包括資本家及其僱員的態度、文化價值、信念，甚至是宗教信仰和政治傾向。為了生產和維持集體財貨，必須引進某種治理系統，最好是在區域內建立正式的行政體制。區域內可能形成支配階級和霸權階級聯盟，使得經濟和政治活動都具有某種特色。這些階級必須關心公共財，許多人還因而被迫投身於公共供應。各種硬體和社會基礎設施的形成，不但支持經濟活動，也用來保障和傳播文化、教育價值，以及公民生活的其他面向，通常因此強化全球經濟體裡浮現的區域實體凝聚性。各種貿易和競爭模式，以及關鍵產業或科技，甚或特定勞動關係和技能的專殊化與集中化，將各個區域經濟體鬆散連結，成為某種不均地理發展的整體。至於其內部動態和外部關係的實際情況，則取決於其所導致的階級結構，以及環繞治理議題而形成的階級聯盟形式。¹³

104 然而，必須有所認識的基本要點，是時空中資本積累分子過程裡，必然而無可避免會出現的某種非正式、鬆散卻清晰可辨的領土權力邏輯（即「區域性」），而各區域之間的競爭以及區域經濟體內部和彼此間的專殊化，最後就成為資本主義運作的基本特色。這就導向一個關鍵問題：這種經由在時空中運作的資本積累分子過程而逐漸形成的區域性，和透過國家與帝國政治呈現的領土權力邏輯之間，又有什麼關聯？

首先，兩者之間並無必然的直接關係。例如，波拉德便曾估計，十九世紀末在英國工業革命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區域經濟體，涵蓋範圍不超過二十英哩，實際上是英國內部至少兩百年前疆界

13 Harvey, *The Urban Experience*, ch. 5。

14 S. Pollard, *Essay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ed. Colin Holmes (Aldershot: Ashgate Variorum, 2000), 219-71。

就已確定的眾多小島。¹⁴ 然而，這些小島產生的推力最後卻將整個國家捲入。隨著時間流逝，以及運輸和通訊系統日益進步，這些小島逐漸成長合併成較大區域，接管了如伯明罕和整個密德蘭區（Midlands，英格蘭中部）、曼徹斯特和整個蘭開夏南部，以及西約克郡都市群等區域。這些區域擁有鉅大影響力，致使個別區域的政治及利益，在整個國家治理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某些區域甚至發展出特殊的理論學派，如以柯博登（Richard Cobden）和布萊特（John Bright）為首，主張自由貿易的「曼徹斯特學派」（Manchester school），敢於將自身特殊利益裝扮為全國利益。而如我們稍後將看到的，伯明罕的立場則大不相同，代表人物為外號「激進的喬」（Radical Joe）的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大致而言，英國整體政治運作確實受到各區域利益影響，而這些利益並不盡然吻合其他區域的利益（貧窮的蘇格蘭地區就很少納入考慮）。由倫敦至伯明罕及密德蘭區，往上到蘭開夏和約克郡的集合都市地帶，形成一條軸心，主宰英國政治將近一世紀，其影響力和權力迄今仍不容小覷。類似狀況全歐洲比比皆是，美國也不例外。區域因素在美國歷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權力由東北和中西部，轉移至南部、西南部，以及太平洋沿岸。¹⁵ 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下游地區（上海）成為中國的動力中心，擁有支配國內其他地區的經濟（但不必然是政治）力量。簡言之，這些區域的容器（領土國家），通常都受某些支配性的區域利益或區域利益聯盟掌控，直到其他區域崛起抗衡或是取而代

之。源於持續資本積累分子過程的消極革命，其典型後果就是這種由一個區域到另一個區域，從某種規模至另一種規模的權力移轉。但是，其普遍原則清晰可見：區域性的形成乃是以其自身在時空資本積累分子過程中的邏輯為依據。以這種方式形成的區域，於適當時機將在整個國家政治體（純粹根據某種領土邏輯來定義）的定位中，扮演關鍵角色。

但國家與這種過程的關係，既不單純，也未必全然消極。國家一旦認清了促進和掌握區域動態做為自身權力根源的重要性時，便可以藉由政策與措施左右這些動態。起初，這很可能只是無心插柳的結果。例如，十九世紀許多政府致力修築道路和架設通訊系統，主要是為了加強行政和軍事控制，保護領土安全。但是，這些基礎設施也提供更容易促進商品、勞工及資本流動的路徑。有時候，這些投資本身就有雙重目的。例如，奧斯曼男爵（Baron George Haussmann）於1853年起修築巴黎新林蔭大道，究竟是為了便於以軍隊控制桀傲不馴的巴黎人民，還是在這座受困於中世紀街道網絡的城市裡，促進資本迅速流通的辦法，至今仍議論難決。¹⁶ 引人興味的是，美國州際公路系統的興建，幾乎可以確定是為了經濟因素，卻以國家安全及防衛之名，強加給公眾。

但是，國家不僅能透過基礎設施投資（尤其是運輸、通訊、教育及研究等方面），還能透過規劃法令和行政機構的設置，運用權力協調區域分化和動態。此外，國家還擁有權力，可以改革對資本積累事屬必要的基本制度，造成深刻影響（不論好壞）。舉例而言，英、法的國家銀行於十九世紀崛起，取代地方銀行的

15 A. Markusen, *Regions: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erritory* (Totowa, NJ: Rowman & Littlefield, 1987); 同前作者, *Profit Cycles, Oligopol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 and S.-M. Li and W.-S. Tang, *China's Regions, Polity and Economy: 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6 D. Harvey, *Paris, the Capital of Modern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地位，貨幣資本得以在全國各地自由流動，改變區域動態。更晚近的例子，則有美國取消地方銀行法的限制，帶起一波區域銀行的接管和購併熱潮，整個國內投資氛圍大為改觀，由地方投資轉向更開放、更流動性的區域組構。在某些實例中，政府透過有系統掌握國內時空資本積累的分化過程，建立了有效且動態的區域經濟體，新加坡可謂為最佳典範。眾所皆知，良好的商業環境可以吸引資本流入，因此各國莫不盡力創造投資天堂，好據以擴張政府權力。他們所運用的便是空間固有的壟斷力量，並將壟斷特權提供給任何能利用這些特權的人。

這麼一來，最後的問題便是：當區域建構的分化過程溢出政治國家的疆界，或因為某種原因而需要一個超越邊界的出路時，會發生什麼事呢？當然，確實有某些區域經濟體已經超越了國家邊界，如艾帕索（El Paso）和華瑞茲城（Ciudad Juarez），以及底特律和溫莎（Windsor），都是有趣的實例。組成超國家的行政結構如歐盟，甚或一個共同市場如 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或 MERCOSUR（拉丁美洲南錐共同市場）等，也都算得上是個解決辦法。但是，問題的核心在於，國家內部區域經濟體產生的過剩資本，無法在國內找到有利可圖的運用機會。當然，這就是在國際系統中產生帝國主義壓力的問題核心。

根據前述一切得到的明顯推論是，無論各國政權如何設想，資本積累的分化過程幾乎肯定會導向地緣政治衝突，這些分子運動（尤以金融資本為最）可以輕易侵蝕破壞國家力量，而先進資本主義下的政府，必須大費周章，仔細考慮如何控管這類分子流動，使其對內對外都能獲致最大利益。對外方面，政府一般都將注意力放在因空間交換所致的不均衡狀況，並盡可能利用壟斷控制權。簡言之，它必將從事地緣政治鬥爭，並在有能力時訴諸帝國主義行徑。我們將於後文更具體闡述其運作方式。

資本迴路

前文有關時空動態的分析，雖然對於一般矛盾和不安定，已有恰當討論，卻忽略資本主義導致過度積累危機的普遍趨勢。因此，我們現在需要更細緻檢視空間生產的一般過程，如何捲入危機形成和解決的循環過程。在後文提到的經驗實例將有助於理解，因此我提議接受布瑞納（Brenner）提供的經驗證據，指出 1970 年代以來，瀰漫於整個資本主義的長期且持續的過度積累問題。¹⁷ 這些證據將奠定據以解釋該時期以降國際資本如何反覆無常的舞台，因為一連串暫時性的時空修補，甚至無法有效解決中期的過度積累問題。

時空修補的基本概念十分簡單。所謂特定領土系統內的過度積累，所指的狀況就是勞力過剩（失業率升高）及資本過剩（因為生產力閒置，或貨幣資本缺乏具生產性且有利可圖的投資出路，市場上商品過剩，無法在不虧損的情況下予以處置）。這類過剩可採取下列方式吸收：（a）透過長期資本投資計畫或社會支出（如教育和研發）產生時間置換，延後資本價值重新進入循環的時間；（b）藉由開發新市場、新生產能力，以及位於他處的新資源、社會和勞力可能性，產生空間置換；（c）結合（a）和（b）。

前述各種方法中，最有趣的狀況便是（a）和（b）的結合，但這裡我先討論純粹的時間方法。圖 1 中，資本流從立即生產和消費的領域（第一迴路）汲取出來，改向流往固定資本和消費基金構成的第二迴路，或是社會支出和研發的第三迴路。第二和第三迴路吸收多餘資本，納入長期投資。第二資本迴路裡的流動，

17 Brenner,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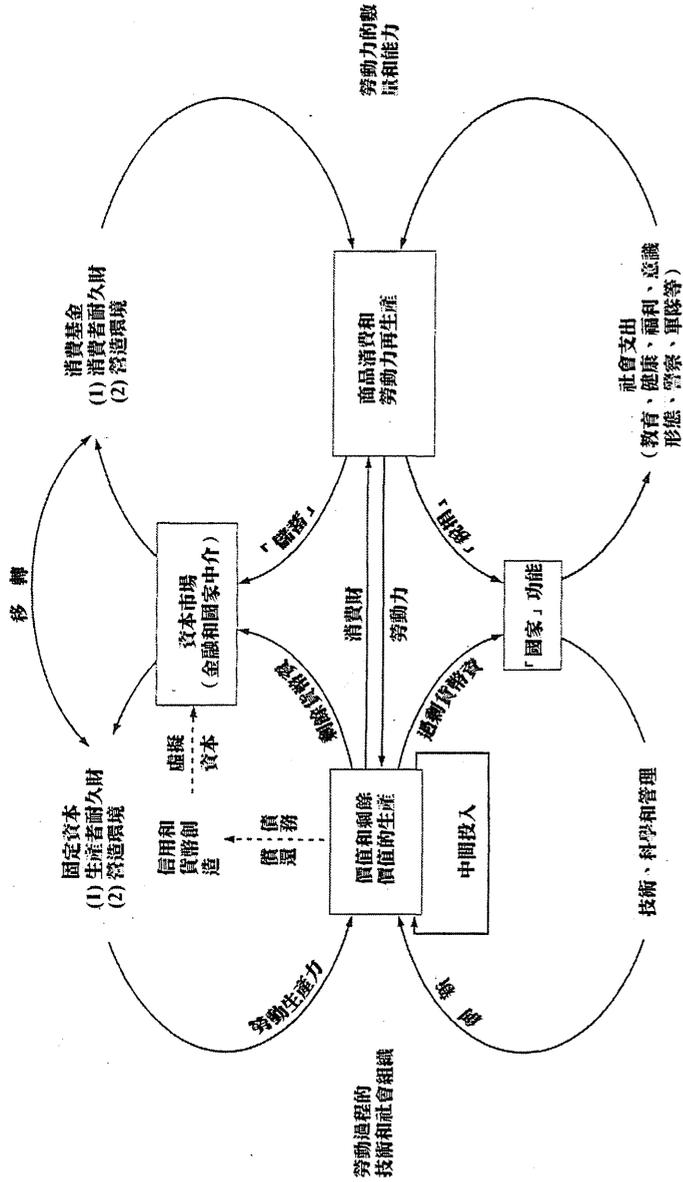


圖 1 資本循環的路徑

又區分為生產用固定資本（工廠設備、發電量、鐵路線、港口等）和消費基金的創造（例如住宅）。此外，共同利用的情形也頗常見（高速公路可同時供生產和消費活動使用）。流入第二迴路的資本中，有部分鑲嵌於土地上，形成一批位於特定地方的實質資產—供生產和消費使用的營造環境（built environment，涵蓋工業園區、港口和機場、運輸和通訊網，乃至於汗水處理和供水系統、住宅、醫院、學校等）。一般而言，這些投資就是「區域」形成的實質核心。簡言之，它們在區域性的生產上扮演基本角色。這些投資顯然構成經濟體頗具分量的部分。它們可以（也確實）吸收大量的資本和勞動，誠如我們稍後會見到的，這種狀況在地理擴張時期格外明顯。轉入第三資本迴路（定義為社會基礎設施的長期投資）的流動，也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投資於研發或技能訓練，將直接回饋生產，另一部分則用於改善生產的社會條件（透過像是教育和醫療保健等）。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最後這類（即醫療保健預算）通常會吸收龐大的資本。這類投資中有一部分也可以視為固定的投資。例如，教育系統一旦在特定空間中完成行政及財務的組織後，便很難再任意移動。

當前產生的剩餘可以納入第二和第三迴路。這些投資若有助於提升未來的資本生產力，就可以視為具有長期的生產性。例如，勞動力教育水準提高、研發投資，或是更有效的運輸和通訊系統，都可以整平未來資本積累的道路。果真如此，那麼過度積累的資本終究會流回第一資本迴路，但這往往需要很多年才能見效，屆時又會需要另一輪的硬體和社會基礎設施投資。這類投資可以紓解過度積累的問題，至少是暫時的解決。但是第二和第三迴路的過度投資情形也可能發生，這時便會造成住宅、辦公空間、工廠和港口設施過多，以及教育系統容量過剩等問題，進而造成第二和第三迴路中資產貶值的結果。

第二和第三迴路如果有過度積累，通常會引發更普遍的危機。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資本積累動態的一般討論中，卻經常遭受忽略（布瑞納便是其中一人）。例如，1973-5 年危機即肇始於全球房地產市場暴跌，隨後就是紐約市的實質破產；日本自 1990 年起長達十年的經濟衰退，也是以土地、地產和其他資產價格的投機泡沫破滅為開端，進而危及整個銀行系統（有趣的是，日本政府每隔一陣子，就試圖利用大型公共工程支出來彌補）；1997 年亞洲經濟崩盤，則起因於泰國和印尼房地產的泡沫化；2001 年中起，美國和英國經濟體的大部分產業全面衰退後，最重要的支撐就來自房地產市場和營造業持續不斷的投機活力。而其怪異的後果是，2002 年美國平均約有 20% 的國內生產毛額成長，來自消費者以升值後的房地產重新抵押融資，然後將那筆額外款項用於立即消費（結果就是消耗掉第一迴路的過度積累資本）。為了支付消費所需，英國消費者僅僅在 2002 年第三季，就以房屋抵押借款達 190 億美元。這種房地產泡沫一旦破滅，可能導致何種後果，值得認真關切。¹⁸ 我們也必須將目前中國政府規劃的大型公共工程計畫納入考量，思考其可能帶來的衝擊，視之為短期內紓解部分全球過度積累資本，一個可能的途徑（其效用類似美國於 1950 和 1960 年代期間，藉由州際公路興築及伴隨的郊區化過程，以及透過西部和南部開發等方式吸取過剩資本）。

但這一切都得仰賴金融和（或）國家機構在三種資本迴路中扮演轉移資本流的中介角色。襯衫鞋襪業產生的過剩資本，無法直接轉化為機場或研究機構。國家和金融機構握有產生和提供信

18 C. de Acule, 'Keeping a Wary Eye on the Housing Boom',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3 Jan. 2003, p.11.

用的權力。事實上，它們創造大量的所謂「虛擬資本」（fictitious capital），亦即不具實體保證，但可以當做貨幣使用的紙上資產或本票等。¹⁹ 假若它們創造的虛擬資本，約當於卡在襯衫鞋襪生產裡的過剩資本，並轉而用於資助長期計畫，像是公路建築或教育等，便能發揮復甦經濟的效果（或許還能提升教師和建築工人對襯衫鞋襪的需求）。如果這種營造環境或社會改善的支出，最後能產生實際效果（即促成後續更有效的資本積累形式），這些虛擬價值就兌現了（直接打消負債，或是間接透過稅收增加來償付國家債務）。生產性的國家支出，可藉由經濟成長和稅收提高自行償付，這種理論經常付諸實行，法國第二帝國時期的巴黎再造便是一例。²⁰ 但這項理論不一定行得通，而且過度投資於營造環境或社會支出，可能導致這些資產貶值，或是難以償付政府債務。例如，1960 年代的美國，一般認為大量投資於教育對長期發展有利，更可以為進一步積累打造新基礎。然而大體而言，這種狀況並未發生，而美國政府（包括紐約市政府）於 1970 年代形成的財務危機，部分原因就在於對這類硬體和社會基礎設施過度投資（越戰的代價則是另一部分原因）。

縱然面臨財務破產，但因為這類投資的實質使用價值大多可以長期存在，所以畢竟仍有極高價值。二十世紀初期某處倫敦地鐵系統動工，資金來源主要來自美國的過剩資本（以巴爾的摩為主），整項工程計畫旋因破產而擱置，卻留下許多隧道供後代繼續利用。由這個觀點來看，奧林匹亞暨約克開發公司（Olympia & York）的故事堪稱經典。這家公司的主要賺錢方式就是賤價收

19 作者對馬克思所稱「虛擬資本」的衍伸，請參見 Harvey, *Limits to Capital* 第十章。另見 S. Strange, *Mad Money: When Markets Outgrow Government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20 Harvey, *Paris, the Capital of Modernity*。

購破產資產，然後將其轉成有利可圖的企業，卻在推出自行規劃的「加那利碼頭」(Canary Wharf)一案時碰了壁。由於該項計畫報酬率不如預期，致使該公司抵押資產遭銀行沒收。銀行將該批沒收資產，以低價賣給投資人，買入資產的投資人後來都有不錯的獲利(就連奧林匹亞暨約克開發公司也藉此機會，加入某聯合財團，並以低價買回部分資產)。誠如馬克思的先見，第一波投資人通常會走上破產之途，後續以最低價買下該貶值資產的人，則會因此大發利市。因此，資產的貶值(尤其是屬於第二迴路者)在建立資本積累的新基礎上，確實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時空修補

在我的論證裡，「修補」(fix)一詞有雙重意義。總資本中確實有一部分是以某種實質形式，長時間(取決於其經濟和實質壽命)固定附著於土地上。某些社會支出(如公共教育或醫療保健系統)也具有地域性，因國家承諾而無法任意搬移變動。另一方面，時空「修補」一詞也隱喻了透過時間遞延和地理擴張，來對應資本主義危機的特殊解決之道。那麼，這兩種實質和隱喻的意義，又會在何時以何種方式交錯呢？

116 無論是空間的生產、全新的地域分工組織、開發更廉價的新資源以及新區域等方式，形成資本積累的動態空間，還是以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和制度安排(例如合約規定和私有財產安排等)滲透既存的社會形構，都是吸收資本和勞動過剩的重要方法。然而，這類地理擴張、重組和重建，通常都會威脅到原本固著於一地(鑲嵌於土地上)但尚未實現的價值。這種矛盾不但無可避免，而且會一再重復，因為新區域若要有效運作，也必須擁有硬體基礎設施和營造環境等固定資本。固著於某地的大量資本，就

成爲實現其他空間固著/修補的阻力。紐約市的資產價值不論過去或現在都頗爲可觀，該市發生於1975年(及再度於2003年)的貶值危機，不僅危及該市發展，更是對整個資本主義未來的一大威脅。如果資本真的出走，後遺症恐怕是一連串的荒廢和貶值；1970和1980年代資本主義心臟地帶(如匹茲堡、雪菲爾、魯爾等)，以及全世界其他許多地區(如孟買)所經歷的去工業化現象，就是最佳例證。另一方面，如果資本並未出走或無法移動，那麼過度積累的資本，終將直接透過通貨緊縮式衰退或蕭條而貶值。

117 然而，時空轉變的動態會導致內在矛盾。如果特定地域內(如國族國家或區域)有無法(透過地理調節或社會支出)自行吸收的資本和勞動力剩餘，若想避免貶值，就必須將剩餘轉往他處，尋找可以實現利潤的新地區。達到這個目標的方法不只一途。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爲商品過剩存在的市場。但該市場空間必須擁有某種支付工具，如黃金或外匯準備(例如美元)或其他可資交易的商品。輸出過剩商品而將貨幣或商品匯回。過度積累的問題只能夠暫時舒緩(這種方式不過是將剩餘由商品換成貨幣，或是轉爲不同形式的商品，不過，如果後者結果是——這是常有的事——較便宜的原料或其他投入，就可以開發新的獲利機會)。如果該地並無貨幣準備或商品可供交換，則必須找出可供交易的物品(像是英國迫使印度與中國從事鴉片交易，透過印度生產的鴉片榨取中國的白銀)，或者乾脆提供信用或援助。後者就是將金錢貸給或捐予某外國領域，使其可用於購買過剩商品。英國在十九世紀對阿根廷就是採取這種策略，日本於1990年代也將貿易盈餘的大部分貸予美國，以支撐美國內部購買日製產品的消費主義(不過，美國在此案例中也佔有優勢，因爲它可以印製美鈔做爲償付手段，還可因此享有鑄幣收益(seigniorage)；

118 它還可以調整國際美元價值，以貶值貨幣償還日本)。美國軍火工業慣常採用的策略，就是讓政府以安全之名貸款給某外國政府(最近是波蘭)，供其採購美製軍事裝備。這類市場和信用交易，至少可以暫時紓解特定領域內的過度積累問題。這些辦法在不均地理發展的情況下運作良好，某個地域的過剩問題，與另一地的供應不足，恰好互補。

但是，仰賴信貸系統也會引發各地投機盛行和虛擬資本充斥，雖可刺激資本主義發展，但也會造成破壞，甚至導向近年所見的劇烈貶值。大約自1980年起，領域性的負債逐漸成爲全球問題，許多較貧窮國家(甚至某些大國亦同，如1998年的俄國和2001年的阿根廷)發現無力償還債務，形成拖欠外債現象。爲因應這種困境，十九個債權國共同組成常設組織，名爲「巴黎俱樂部」(Paris Club)，目的即在針對無法償債國家制定債務重整規則。自2000年以來，已有三十七個國家被迫接受重整，於此同時，巴黎俱樂部也面臨與日俱增的壓力，要求豁免最貧窮國家的全部外債。然而，佩爾(Cheryl Payer)所謂的「債務陷阱」(the debt trap)，必須視爲一種誘引各國與資本循環系統「掛勾」(hooking in)的過程，如此這些國家就能擔任剩餘資本的「淵藪」(sinks)，還必須爲此負責，即便窮國也無法倖免。²¹ 任何資本
119 貶值都必須由接受國概括承受，負責補償，反之債權國則受到保護，無需承擔貶值損失。於是，債權國就在這些嚴苛的償債規定下，輕易將接受國資源掠奪一空。

資本輸出，尤其在伴隨勞動力輸出時，運作方式則大爲不同，而且往往有較長遠的影響。過剩資本和勞動力被運往他處，

啓動了新區域空間的資本積累過程。十九世紀英國的剩餘資本和勞工，大都轉往美國，或是南非、澳洲和加拿大等殖民地，在這些領域建立全新的動態積累中心，進而創造對英國貨物的需求。美國近期的外援，絕大部分都跟美國貨物和服務的採購配套，發揮實際支撐美國經濟的功效。由於新領域的資本主義(如果成功的話)，可能需要經過多年才會發展成熟，到自身開始產生資本過度積累的階段，來源國便可因而受益一段頗長的時期。新地域所需的物資屬於鑲嵌在土地上的固定資本時，這種情況最爲明顯。投資組合(portfolio investments〔譯按：指投資人或金融機構所持有的股票和證券的集合，另指家庭及企業各類金融資產。投資組合的目的在於分散風險〕)可以資助修築鐵路、公路、港口、水壩和其他基礎設施，做爲未來茁壯的資本積累基礎。但是，這類營造環境的長期投資報酬率，最終仍取決於接受國發展出強盛的積累動力(除非接受國保證借貸資本的報酬率，而這是常見的情形)。英國在十九世紀末期對阿根廷的貸款便屬此類。美國透過馬歇爾計畫對歐洲(尤其是德國)和日本提供援助，就是清楚看到美國自身的經濟安全(不考慮冷戰的軍事面)，必須依賴這些空間內資本主義活動的積極復甦。

誠如前述最後一個案例清楚顯示的，新的資本積累動態空間終將產生過剩，而且試圖以地理擴張方式吸收剩餘，矛盾於焉產生。日本和德國自1960年代起，成爲美國資本的重要競爭對手，狀況類似美國於二十世紀初期征服了英國資本(並導致大英帝國沒落)。饒富興味的是，強勁的內部發展究竟會在何時到達頂點，滿溢而出尋求空間修補。以日本而言，頂點發生於1960年代，先是透過貿易，接著是輸出资本直接投資，最初對象是歐盟和美國，近期則轉而大量投資(包括直接投資和資產投資組合)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尤以中國爲主，最後手段則是對外貸款(尤

21 C. Payer, *The Debt Trap: The IMF and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其著力於資助美國當前的經常帳赤字)。南韓在 1980 年代突然逆轉向外，台灣也於 1980 年代末期跟進，兩個國家出口的不僅是金融資本，還透過全球跨國資本外包商的形式，輸出可以想見的最惡質勞工管理制度（至中美洲和非洲，以及其他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因此，即使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成功追隨者，也很快發現它們不得不訴諸時空修補，消化過度積累的資本。近來某些領域，如韓國、新加坡和台灣，由淨接受國發展為輸出國的快速步調，與節奏相對緩慢的前一時期相較，可謂相當驚人。但這些成功的領域也必須更快速調整，因應來自本身時空修補的反擊。中國吸收日本、韓國和台灣各地以外國直接投資形式輸入的過剩資本，從而在許多生產和出口部門，正迅速取代這些國家的地位。

布瑞納指出的 1980 年起的普遍產能過剩現象，便以這種方式拆解成爲一個霸權經濟核心（美國、日本和歐洲三角），以及一群不斷擴散增殖的空間固著，主要是東亞和東南亞各國，加上部分拉丁美洲國家（以巴西、墨西哥及智利爲主），以及冷戰結束後一批快速繁榮的東歐國家。儘管這些時空固著可以用領域間的關係標示，實際上卻是區域性之間的物質和社會關係，而這種區域性又是時空中資本積累分子過程的產物。台灣和中國大陸間檯面上的領土困局，若與台北和上海工業區域的日漸整合對照，就顯得全然是時代錯亂了。

前述過程有兩種可能的一般結果。首先，新的時空修補可能一再展開，間歇性吸收過剩資本。我所謂的「轉換危機」(switching crises) 具有將資本流由某一空間導向另一空間的效果。即便各部分可能遭遇間歇性困難（例如這裡去工業化，那裡部分貶值之類的），但整體資本主義制度仍然維持相對穩定。這類區際波動的綜合效果，就是儘管某些時候地區性困難可能頗爲嚴重，但過度積累和貶值的整體危險，卻能夠因此暫時降低。就

某方面而言，1980 年以來經歷的波動，大部分都屬於這個類型，雖然其發生主要是由華爾街—美國財政部—IMF 複合體，爲了金融資本、華爾街和美國經濟利益，一手導演或至少是操縱而成。當然，每個階段都會出現的重要議題是：資本下一回將流往何處才能獲利？又爲什麼呢？

在目前這個緊要關頭，足以吸收過剩資本的明顯候選者便是中國。由於這個案例不但可以說明過度積累問題的當代時空修補的潛能，與全球系統霸權轉變的問題也頗有關聯，於此稍事討論，應有所助益。的確，近年來中國已成爲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領受者。外國直接投資淨額，由 1991 年的 50 億美元，躍升至 2002 年的 500 億美元。但是中國市場同時也快速成長，近年來都市所得每年增加 11%，農村所得則成長 6%。國內市場正在成長，一如外國產品的市場。多家跨國大企業於 2001-2002 年的獲利，主要來自中國市場的營業額，通用汽車公司 (General Motors) 便是其一。因此，中國內部市場的龐大潛力不可忽視，某些像是生產微電子產品的外國直接投資，產品不僅出口到世界各地，也對大陸市場銷售。但更加引人注目的，莫過於長期基礎設施投資的前景。自 1998 年起，中國便積極舉債籌措資金，投入各種連三峽大壩都相形見絀的巨型工程計畫，以吸收龐大的剩餘勞動力。這些雄心勃勃的提案，包括由長江至黃河的引水工程（至少須花費 600 億元），各大城市的地鐵系統和高速公路正在興建，連接內陸與經濟活躍的沿海地帶約 8,500 哩的新鐵路工程，其中包含連接北京和上海的高速鐵路，以及一條通往西藏的鐵路幹線。各地的都市基礎設施都在升級改良。奧運更帶動了北京的龐大投資。這成果完全遠超過美國在 1950 和 1960 年代的投入，具有在未來好幾年吸收過剩資本的潛能。然而，這些建設計畫皆屬風險極高的赤字融資，若投資無法如期將價值回歸積累過

程，就會導致迅速吞噬中國的財政危機，造成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方面的嚴重後果。²² 儘管如此，這無疑是一個眾所矚目、影響全球的時空修補範例，不但可以吸收過度積累資本，更將改變政治和經濟均勢，將中國拱上區域霸主地位，甚或可以提升亞洲實力，在中國領導下，站上更能與美國競爭的位置。也為此，美國更有必要控制中國仰賴日深的裏海盆地和中東石油資源。

124

第二個可能結果，則是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在強勁的過度積累潮流推動下，世界舞台出現多個資本積累動態中心，互相角逐。由於就長期而言，並非每個中心都能成功，若非較弱者最後陷入地域性的嚴重貶值危機，就是區域間將發生地緣政治鬥爭。後者可能經由領土權力邏輯而轉化為國家之間的衝突，其呈現形式以貿易和貨幣戰爭為主，但總是有爆發軍事衝突的危險（類似在二十世紀引發資本主義列強之間兩次世界大戰的衝突），隱伏其後。在這種情況下，時空修補呈現出更為凶險的形式，變成地方和區域性資本貶值與消滅的輸出（類似 1997-8 年間大規模發生於東亞、東南亞及俄國的情形）。惟其發生的形式和時機，不但取決於時空資本積累的分子過程，更須視國家權力採取的明確政治行動而定。至此，領土邏輯和資本邏輯的辯證關係業已完全契合。然而，為了更深入了解這個過程的實際運作，還需提出幾項進一步論點。

22 J. Kahn, 'China Gambles on Big Projects for its Stability', *New York Times*, 13 Jan. 2003, pp. A1 和 A8 ; 'Made in China, Bought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5 Jan. 2003, Business section (商業版) pp. 1 和 10 ; D. Altman, 'China: Partner, Rival or Both', *New York Times*, 2 Mar. 2003, Money and Business section (金融商業版) pp. 1 和 11 ; T. Crampton, 'A Strong China May Give Boost to its Neighbor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Economic Outlook* (經濟展望), 23 Jan. 2003, pp. 16-17 .

內在矛盾

125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The Philosophy of Right*) 中指出，資產階級社會的內在矛盾，亦即一端是財富過度積累，另一端卻創造了大批窮困群眾，驅使其透過對外貿易和殖民 / 帝國的作為設法解決。²³ 如此一來，黑格爾排除了藉由內部重分配機制解決社會不均和不安問題的想法。列寧引用盧德斯 (Cecil Rhodes) 之言，認為海外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是避免內戰的唯一途徑。²⁴ 在一個領土受限的社會形構中，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情況，會明顯影響時空修補的推力。

就此而言，十九世紀末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證據，約瑟夫·張伯倫 (Joseph Chamberlain, 即「激進的喬」) 便是個例子。張伯倫與當時伯明罕地區的自由製造業者間，有密切的利益關係。起初，張伯倫堅絕反對帝國主義，並將大部分精力和時間投注於教育改革，以及其他提升社會和硬體基礎設施的計畫，寄望有助於家鄉伯明罕市的生產和消費。他堅信這種方式可以為過剩資本提供生產性的出路，並於一段時間後獲得回報。由於他是自由保守運動大將，直接目睹英國階級鬥爭的崛起，乃於 1885 年發表一篇著名演說，呼籲有產階級不可只追求身為有產者的個人權益，而要勇於承擔對社會的責任和義務（即改善窮人生活，並本著國家利益而投資於社會和硬體基礎設施）。不過，他的演說引起有產階級一片嘩然，最後不得不撤回自己的主張。從那時起，他就

126

23 G. W.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 T. Knox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edn.) .

24 V. 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in *Selected Works*, vol. i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3) .

搖身一變成爲最熱衷的帝國主義擁護者（最後擔任殖民大臣，帶領英國捲入南非波爾戰爭的災難）。類似的生涯發展軌道，當時還頗爲常見。法國的費瑞（Jules Ferry）於 1860 年代間尙是內部改革的熱烈支持者，卻在 1871 年巴黎公社後鼓吹殖民政務（帶領法國陷入東南亞的泥沼，其最高潮就是 1954 年奠邊府戰役的慘敗）。就連美國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在透納（Frederic Jackson Turner）發表知名的美國邊疆終結論後（即使當時西部和南部的投資潛能仍然很大，離終結尙遠），也背棄內部改革，轉而支持帝國作爲。²⁵

所有這些實例中，轉而訴諸自由主義式的帝國主義（附加了進步與文明化使命的意識形態），多非基於絕對的經濟必要性，而是導源於資產階級面對勞工階級運動漸趨強烈的訴求時，仍然不肯放棄絲毫特權，導致其過度積累無法藉由內部社會改革而吸收。霍布森（Hobson）便曾指出這是關鍵問題，並提出因應的社會民主政策。²⁶ 因此，在評估帝國主義擴張的推力，以及向外尋找時空修補的動力時，也必須考量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內部角色，以及國家內部的特殊階級聯盟模式（包括環繞著帝國主義作爲而締結的工人與資本家聯盟）。1884 至 1945 年間，許多歐洲強權就是因爲這種內部政治環境，而被迫向外擴張以求解決問題，這段期間的歐洲帝國主義，也因而帶有某種特殊色彩。例

25 這種解決急遽轉向，放棄內部方式而改採外部方式解決政經問題，以因應國內階級鬥爭問題的現象，普遍見於資本主義國家，其整體演變史可參閱 C.-A. Julien, J. Bruhat, C. Bourgin, M. Crouzet, and P. Renouvin, *Les Politiques d'expansion impérialist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49)。這本合集雖然名不見經傳，卻十分有趣，其間對 Ferry、Chamberlain、Roosevelt、Crispi 及其他人的事例，均有較爲詳細的探討。

26 P. Cain, *Hobson and Imperialism: Radicalism, New Liberalism and Finance, 1887-193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如，令人意外的是，這段期間竟有何其多的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分子，竟成爲帝國主義的鼓吹者，更有眾多勞工運動與帝國主義實踐連成一氣。然而，這種發展有個要件，即資產階級利益必須能夠完全掌控國家政策和軍隊。因此，誠如第二章所論，我認同鄂蘭對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的解釋，亦即套用列寧的說法，與其說這類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不如說是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第一階段。」²⁷ 不過，這是我們會在第五章回頭討論的議題。

中介機構的力量

金融以及制度安排與力量（尤其是屬於國家者）在資本積累過程中，扮演了極重要的中介功能，有必要有所認識。然而，爲此必須仔細檢視這類中介機構採取的各種形式，及其對時空資本積累分子過程造成的不同效果。舉例而言，韓德森（Jeffrey Henderson）在研究 1997-8 年間東亞和東南亞經濟危機如何展開時，便指出台灣和新加坡（兩者除通貨貶值外，所受影響相對有限）與泰國及印尼（飽受經濟和政府崩盤之苦）間的差異，主要在於兩方政府和金融政策的不同。²⁸ 前者由於政府強力介入保護金融市場，而免受投機性資金竄流之害。相較之下，印尼和泰國由於採取資本市場自由化政策，未能躲過危難。這類差異的重要性顯而易見，以前述實例而言，就決定了誰得承受殘酷的貶值，而誰得以倖免。

27 Arendt, *Imperialism*, 32.

28 J. Henderson, 'Uneven Crises: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ast Asian Economic Turmoil', *Economy and Society*, 28/3 (1999), 327-68.

在此，我只能夠聲明這項議題的政治重要性。國家、超國家 (supra-state) 和金融勢力之間的關係，以及一般性資本積累動力 (透過生產和選擇性貶值進行) 的整個擾動模式，是 1973 年以來，不均地理發展和帝國主義政治中，最顯著、最複雜的已知要素。我同意葛萬 (Gowan) 的看法，亦即 1973 年後國際資本主義的徹底重組，是美國爲了對抗歐洲、日本及近期的東亞和東南亞，維持其世界經濟霸主地位，而不惜孤注一擲的連串賭局。這些重整始於 1973 年金融危機期間，尼克森採取高油價和金融管制鬆綁的雙重策略，美國銀行因而獨享鉅大權益，回收波斯灣地區累積的大量「油元」(petrodollars)。²⁹ 這些措施不但讓全球金融活動重新聚焦於美國，也由於輔以美國內部金融體系改革，而意外化解了紐約市的地方經濟危機。其結果是強大的華爾街—美國財政部金融體制崛起，擁有控制全球金融機構 (例如 IMF) 的強大力量，以及透過信用操縱和負債管理措施，來製造或破壞弱勢外國經濟體的能耐。葛萬也指出，尼克森之後的各任美國政府，無不利用這種貨幣與金融體制「做爲一種可畏的經濟權術工具，驅動全球化過程及附隨的國內新自由主義轉型。」這種體制就靠著危機餵養而日益壯大：「IMF 承擔風險，並保證美國銀行不會蒙受損失 (負債國透過結構調整等來償債)，地區性危機導致的資金外逃，卻轉而助長了華爾街的勢力……。」³⁰ 結果是將美國的金融力量外推 (必要時與他國聯手)，迫使其他國家開放市場，尤其是資本和金融市場 (目前已因美國要求，而成爲各國加入 IMF 系統的必要條件)，並迫使世界大部分地區接受強加各種新自由主義措施 (以 WTO 爲最高點)。

29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21.

30 同上，第四章。

針對前述體系，可以提出兩個主要論點。首先，論者常將商品的自由貿易，形容爲開啓世界邁向自由公開的競爭。但我們已經知道，自由貿易一旦落實到空間上，必然形成壟斷式競爭，即使在最佳狀況下，也會造成不對稱的交換關係。誠如列寧很早以前就指出的，整個論述一旦面臨集中式壟斷或寡佔力量 (不論屬於生產或消費)，就站不腳了。例如，美國再三以拒絕開放國內龐大市場爲手段，迫使他國順從美國意願。這稱得上是個總是附生於空間關係的巨人版不對稱交換。這套論證最近的實例，出自美國貿易代表佐立克 (Robert Zoellick) 之口，大意是說：如果巴西新任工黨總統魯拉 (Lula) 不肯配合美國的美洲自由貿易市場方案，就會發現巴西商品只能「外銷到南極洲」。³¹ 再以台灣和新加坡爲例，兩國原本均採取較封閉的市場政策，以保護市場免受貶值之害，但最後也被迫違反自身判斷，開放金融市場允許投機資金流入 (一如先前 IMF 依據美國財政部指示，以提供緊急援助條件迫使韓國就範)。這些國家在美國拒絕商品進入美國市場的威脅下，不得不簽署 WTO 協定。現在，美國又計畫將美國市場開放模式，列爲對貧窮國家提供「千禧年挑戰援助」(Millennium Challenge Grants) 的附帶條件。爲了獲得援助，這些國家必須採納跟美國相容的制度措施，進而任由壟斷資本的優勢力量入侵，依其所願，予取予求。在生產方面，寡佔大底集中於資本主義核心區域，有效控制種籽、肥料、電子、電腦軟體、藥品、石油製品及更多其他產品的生產。在這種狀況下建立的新市場開放，不但並未提升競爭，反而只是替壟斷勢力的增殖創造更多機會，導致各種社會、生態、經濟和政治後果。這種情況無論是對遍布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的襯衫鞋襪製造業跨國資本出口，

31 Editorial, *Buenos Aires Herald*, 31 Dec. 2002, p.4.

還是可口可樂的市場行銷而言，都一樣真確。就連看來善意十足的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大多數評論者都認為，它在增加農業生產的同時，也產生農業部門的財富集中現象，以及東亞和東南亞各處對壟斷性投入的依賴程度增加。美國煙草公司滲入了中國市場，恰足以彌補其在美國市場的損失，但無疑也將於未來數十年間，在中國製造可觀的公共衛生危機。簡言之，自由主義擁護者通常極力主張開放而非壟斷式競爭，主張公平和自由貿易，結果卻是一場騙局，如往常般以市場拜物教當做掩飾。

此外，就連自由貿易的鼓吹者也不吝承認，商品的自由貿易和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彼此差異甚鉅。那麼，立即浮現的問題就是：我們談的是哪種市場自由？某些人士如巴格瓦替（Jagdish Bhagwati）等，雖然強烈捍衛商品自由貿易，卻不認為這可以同理適用於金融流動。³² 這裡的困境在於：一方面，信用流動（credit flows）對生產性的投資，以及將資本由某條生產線或區位，重新分配到另一個生產線或區位而言，至為關鍵。此外，在一個於空間上崩解為某處有剩餘，另一處不足的世界裡，資金流動也有重要功能，讓消費需求（如住宅）與生產活動之間達致潛在的均衡關係。就這些方面而言，金融體系（無論政府是否涉入）都是協調資本積累動態不可或缺的一環。不過，金融資本也包括許多非生產性活動，透過商品期貨、外匯、債務投機等賺取更多金錢。若有大量資金可供進行這類活動，那麼開放資本市場就成了投機活動的工具，如同我們在1990年代所見的dot.com現象和股市「泡沫」，某些投機資本就成了一種自證式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例如對沖基金（hedge funds）便可挾數兆

元桿槓資金，迫使印尼、甚至韓國陷入破產困境，不論這些國家的經濟基本面優良與否，都難以抗衡。華爾街上發生的事情，泰半和促進生產活動的投資無關，純屬投機（因而有「賭場」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甚至「禿鷹」資本主義〔vulture capitalism〕等說詞問世）。然而，這些活動對資本積累的整體動力影響深遠，其衝擊雖以政治經濟權力重新聚焦於美國為主，但也包括其他核心國家的金融市場（東京、倫敦、法蘭克福）。

國家重新介入

國家和帝國的領土化政治就在此刻重新介入，擔任無盡資本積累和過度積累連續劇碼中的主角。國家才是最能編導制度安排，操控資本積累的分子力量，藉以保存不對稱交換模式，維護其架構內支配性資本主義利益運作的政治實體或政治體（the body politic）。以WTO為例，如果發現該組織雖然標榜自由貿易，實則躬行不公平貿易，致使富國得以窮國為壑，維護其集體優勢，我們也不必感到訝異，因為這正是典型的帝國行徑。英國於十九世紀，堅決主張自由（且不公平的）貿易和自由放任主義，因為當時這麼做對其有益，然而一旦利益轉移至他國，就立即拋棄原有立場。美國接著舉起大旗，先是喊出「門戶開放」（open door），隨後鼓吹自由貿易，甚至當今布希政府的官方詞令中，將自由和自由貿易劃上等號，卻完全沒提及一方是自決的自由，另一方是被迫接受自由市場和不公平貿易的紀律，兩者間有潛在的不一致。在這個領域中，帝國主義便是將各種制度安排和條件，假共同福祉之名，強迫他人接受。誠如第一章所述，這正是現行布希政府的政策重點。小布希總統對伊拉克宣戰時就表示：「我們追求正義的和平。迫害、憎恨和貧窮，將由民主、發

32 J. Bhagwati, 'The Capital My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de in Widgets and Dollars', *Foreign Affairs*, 77/3 (1998), 7-12.

展、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希望取代。」最後這兩項，「是已知帶領社會脫離貧窮的最佳方法。」不管世界各國是否甘願，美國都打算要送出這項（市場）自由大禮。

134 實際上這一切會如何發展，端視治理的性質，以及主要階級結盟的形式而定，尤其是那些起初掌握生產，而後又控制過剩資本支出的核心國家。這些國家對藉以從事時空修補的主要金融結構，擁有不成比例的巨幅影響力，得以調整操控空間交換必然產生的不對稱，以迎合自身利益。美國「華爾街—財政部」複合體的崛起，控制了IMF等機構，並透過其他金融和政治機構網絡，將其鉅大金融勢力推至世界各地，近年來對全球資本主義動態，發揮了極為龐大的影響力。然而，這種權力中心之所以能夠如此運作，正是因為世界其他地區已經形成網絡，並且成功鏈結（通常是透過信貸協議而有效地「鎖扣」）成爲一個環環相扣的金融和政治（包含超國家）機構的結構化框架。

135 如此浮現的畫面，是一個過剩資本金流動的網絡化時空世界，政治和經濟勢力的集團坐落於關鍵節點（紐約、倫敦、東京），試圖沿著生產路徑支付和吸收剩餘，通常是橫跨許多不同空間（由孟加拉至巴西或中國）的長期計畫，或是運用投機力量，透過貧弱領域的貶值危機，解除體制內的過度積累問題。當然，一切必然代價，包括資產損失、工作喪失、失去經濟保障，更別提尊嚴和希望的蕩然無存，都得以貧弱領域人民承受。依照相同道理，誠如貧弱地區必定首當其衝，在這些貧弱地區裡，通常也是最弱勢族群承受最沉重打擊。墨西哥、泰國和巴西的鄉間貧民，才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金融危機破壞的最大受害者。因此，資本主義的生存，不僅是透過一連串時空修補，以生產性和建設性的方式吸收過剩資本，也透過貶值和破壞，做爲矯治借款者財務揮霍的重藥。至於貸款者對於不負責任的浮濫放款

也該承擔某些責任的觀念，自然很快就被統治菁英拋在一邊。因爲那樣形同要求全球各地富裕的有產階級，必須善盡責任，不能僅僅著眼於自身無可剝奪的私有財產權益和豐厚利潤。然而，誠如張伯倫後來的了解，掠奪和貶抑遠方的人民（尤其那些屬於不同人種、族裔和文化的人民），要比對抗國內強悍的資本家階級勢力簡單多了。旨在解決過度積累問題的時空修補，其邪惡和破壞面亦成爲資本主義歷史地理的關鍵要素，重要性不亞於其展現於建立新地景，以包容無盡的資本積累及無窮的政治權力積聚的創造面。

136 如果官方詞令猶有可信，那麼目前中介調節全球資金流動的制度安排複合體，應可用於維持和支撐擴大再生產（成長），避開任何危機趨勢，並認真處理消除貧窮的問題。但是，如果這個計畫失敗了，還有其他積累方式可供採用。例如，誠如戰爭是外交的替代辦法，由國家力量支撐的金融資本干預，經常形同透過其他手段的積累。國家權力和掠奪性金融資本的邪惡結合，就形成了「禿鷹資本主義」的最新趨勢，其內涵不僅在於達致全球和諧發展，更包含了種種嗜血食人的措施和強迫貶值。不過，我們要如何解釋這些積累的「其他手段」呢？

第 4 章 奪取式積累

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認為，資本積累有雙重性質：

137

一方面是關於商品市場和生產剩餘價值的地方：工廠、礦藏和農業地產。從這個角度看，積累是個純粹的經濟過程，介於資本家與受薪勞工間的交易是最重要的階段……。在此，至少在形式上，和平、財產與平等廣為流行，要有科學分析的鋒利辯證法，才能揭露所有權如何在積累過程中，轉變為佔用他人財產、商品交換如何變成剝削、平等成為階級統治。資本積累的另一個面向，涉及資本主義和非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關係，這種關係正開始在國際舞台上亮相。它的主要方法是殖民政策，一種國際信貸系統（一種利息領域的政策）和戰爭。公然展露暴力、欺詐、壓迫、劫掠，絲毫不加遮掩，必須費力才能在政治暴力與權力競賽的紛亂中，發現經濟過程的堅定法則。¹

她主張，這兩個積累面向是「有機的關連」，而且「唯有將兩者結合，才能了解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

138

1 R.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rans. A. Schwarzschi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8 edn.).

消費不足或過度積累？

盧森堡的分析基於對資本主義危機傾向的特定理解。她認為問題出在消費不足（underconsumption）——普遍缺乏足夠的有效需求，吸納資本主義產生的產量成長。這個困難起源於工人遭受剝削，亦即他們獲得可供花用的價值，比起他們生產的要少得多，而資本家至少在某個程度上被迫再度投資，而非從事消費。盧森堡在考察了填補供應和有效需求之間差距的各種方法後，得出結論，認為跟非資本主義社會形構進行貿易，提供了穩定系統的唯一系統化方法。如果那些社會形構或領域不願意貿易，就必須訴諸軍事武力使其就範（就像中國遭遇的鴉片戰爭）。按照她的見解，這就是帝國主義內涵的核心。這項論點一個可能的必然推論（雖然盧森堡並未直接述明），就是如果這個系統要持續一段時間，非資本主義領域就必須（若有必要，加以強迫）維持非資本主義的狀態。這可以說明十九世紀後半葉發展起來諸多殖民政權的強烈壓迫特質。

現在很少人將盧森堡的消費不足理論，當做危機的解釋。² 相對地，過度積累理論指認出基本問題乃是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有時候，欠缺充足的有效消費者需求，也許是問題的一環——因此，我們當今的生活極度仰賴所謂「消費者信心」（換個說法是，強迫性的消費者無法不把信用卡掏出皮夾），當成經濟力道和穩定的指標。盧森堡認為，她見到的差距能夠輕易以再投資來填補，這些再投資能夠產生對資本財和其他輸入的需求。此

2 例見 M. Bleaney, *Underconsumption Theories* (London: Methuen, 1976); A.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外，如我們在時空修補的實例中所見，構成眾多帝國主義活動基礎的資本主義地理擴張，對系統的穩定很有幫助，原因正是它開啓了對其他地方的投資財貨和消費財的需求。當然，部門和區域之間會出現不均衡狀態，結果可能導致景氣循環和地域性的衰退。但是，面臨停滯不前的有效需求，如果投入成本（土地、原料、中間投入、勞動力）大幅降低，也可能產生積累。因此，使用較便宜的投入，就跟接近擴大中的市場，以便保有牟利機會一樣重要。言外之意就是，非資本主義領域將被迫開放，不僅是爲了貿易（可能很有幫助），也爲了容許資金運用較便宜的勞動力、原料、低成本土地等等，投資於有利可圖的投機活動。任何資本主義權力邏輯的普遍推力，不是阻止領域邁向資本主義發展，而是必須持續開放領域。從這個立場看，清楚發生於十九世紀晚期的殖民壓制，可說是自毀長城，是領土邏輯抑制資本主義邏輯的個案。例如，由於害怕競爭，使英國阻止印度發展出強大的資本主義動力，也因而阻撓該區域時空修補的可能性。大西洋經濟的開放動力對英國的貢獻，遠比印度受壓抑的殖民帝國要來得多，英國當然會設法從印度榨取剩餘，但印度從來不是部署英國剩餘資本的主要場域。然而，同樣的，也是大西洋貿易的開放動力，使美國得以取代英國成爲全球霸權勢力。如果鄂蘭說得沒錯，不斷的積累需要持續的政治權力積累，那麼，這種轉換就無可避免，而任何避免的嘗試，就會導致災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封閉帝國，在解決 1930 年代過度積累問題的無能爲力上，肯定扮演了一定角色，還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領土衝突奠定經濟基礎。領土邏輯支配並挫敗資本主義邏輯，從而透過領土衝突迫使後者進入幾乎是終極的危機中。

二十世紀歷史地理證據的分量，大體與過度積累的論點相符。不過，盧森堡的立論還有不少令人關注之處。首先，認爲資

本主義爲了穩定自身，必須持續維持某個「身外」之物，這個想法值得細究，尤其是它呼應了我們在第三章提到的黑格爾概念，亦即資本主義的內在辯證迫使它在自身以外尋求解決之道。例如，考慮馬克思有關創造產業預備軍的主張。³ 缺乏節省勞力之技術變革的強大趨勢，資本積累就需要增加勞動力，有好幾種方法可以滿足要求。人口增加很重要（多數分析者便宜行事，忘卻了馬克思對該論點的批評）。資方也可以從農民裡頭，挖取「潛在的預備軍」，或者，擴大到從殖民地和其他外部環境動員廉價勞工。若辦不到，資本主義可能會利用技術變遷和投資的力量引發失業（臨時解雇），於是直接創造出失業工人組成的產業預備軍。失業傾向於施壓拉低薪資率，替有利可圖的資本配置開啓了新機會。在所有這些情況裡，資本主義爲了積累，確實需要「身外」之物，但是在最後一種情況裡，它實際上在某個時間點將工人拋到系統以外，只爲了在稍後的時間點上，讓他們爲資本積累效力。套用當前的後現代政治理論語言，我們或許可以說，資本主義必然而且總是創造了自身的「他者」(other)。因此，某種「外界」對穩定資本主義而言事屬必要，這樣的想法頗爲中肯。但是，資本主義可以利用某個事先存在的外界（非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構，或是資本主義裡尚未無產階級化的部門，例如教育），或者可以積極製造出某種外界。我於後文便將嚴肅看待這個「內部—外界」的辯證。我將檢視介於一方是擴大再生產，另一方是通常很激烈的奪取過程之間的「有機關係」，如何塑造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形勢。這將有助於我們更加理解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形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3 K. Marx, *Capital*, trans. B. Fowkes (New York: Viking, 1976), vol. i, ch. 25.

值得關注的是，鄂蘭沿著類似線索提出了一個論點。她主張，1860年代和1870年代的英國蕭條，開始促動一種新的帝國主義形式：

帝國主義擴張已遭某種怪異的經濟危機觸發，亦即資本的過度生產，以及「多餘」貨幣的浮現，那是過度儲蓄的結果，無法再於國界內找到生產性的投資出路。權力的投資首度無法替貨幣的投資鋪路，但是，權力的輸出溫順地跟隨出口貨幣的列車，因爲遙遠國度中不受管束的投資，威脅要將社會多數階層轉變爲賭徒，要將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從生產體系轉變爲金融投機體系，並以佣金利潤取代生產利潤。就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前十年，即上個世紀的70年代，見證了詐騙、金融醜聞和股市投機的空前高漲。

對照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經驗，這個情節聽起來確實很熟悉。但是鄂蘭對於資產階級回應的描述，更加引人注目。她認爲，他們體認到，「幾世紀以前使『資本原始積累』(Marx)成爲可能並展開所有進一步積累的單純盜取原罪，爲了避免積累動力突然消失，終究必須重現。」⁴

馬克思遵循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說法，將這個過程稱爲「原始」(primitive)或「初始」(original)積累，按照鄂蘭的觀點，這構成了經由帝國主義而進行資本積累的歷史地理中，一股重要的持續力量。像是勞動供應的例子，如果資本主義要面對並規避過度積累的壓力，往往需要自身以外的資產。假如那些資產，像是空地或新的原料來源，不在掌控範圍內，那麼資本主義必須以某種方式生產出來。但是，除了因技術革新引起失業，

4 Arendt, *Imperialism*, 15, 28.

進而創建產業預備軍的狀況外，馬克思並不考慮這種可能性。考察箇中原因，是很有意思的。

馬克思的緘默

馬克思資本積累一般理論的建構，是基於某種關鍵的最初假設，這些假設大體上符合古典政治經濟學。這些假設是：伴隨著私有財產、司法個人主義、契約自由等制度安排的自由運作競爭市場，以及由一個「促進性」政府所保證的法律和治理的適當結構，這個政府也保證做為價值儲存和流通媒介的貨幣是健全的。資本家身為商品生產者和交換者的角色，已然建置完備，而勞動力成為商品，通常以其相稱價值進行交易。「原始」或「初始」積累已經發生，積累則在「和平、財產和平等」的條件下，以擴大再生產（但剝削的是生產中的活勞動）方式持續進行。這些假設讓我們明白，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自由主義計畫，或者我們時代中經濟學家的新自由主義計畫，實現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盧森堡等人清楚認識到的馬克思辯證方法過人之處，在於指出，市場自由化——自由派與新自由派的信條——並不會產生讓所有人都過得更好的和諧狀態。相反的，它會產生更嚴重的社會不平等（這正是過去三十年來新自由主義全球趨勢的狀況，在堅守這種政治路線的英國和美國內部格外明顯）。馬克思預言，市場自由化也會產生嚴重且漸增的不穩定，而以（我們當前見證的這種）長期過度積累危機告終。

這些假設的缺點，在於它們將基於掠奪、詐欺和暴力的積累，歸諸一個「原始狀態」，而該狀態被認為已經不再相干，或者跟盧森堡一樣，認為那是資本主義封閉系統「以外」的東西。因此，針對在資本積累的長期歷史地理中，「原始」或「初始」

積累掠奪行徑的連續角色和持續存在，加以重新整體評估，誠如最近幾位評論人的觀察，是很適切的事。⁵將持續的過程稱為「原始」或「初始」，似乎有點怪異，所以接下來我會以「奪取式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概念代替這些字眼。

奪取式積累

仔細探查馬克思對原始積累的描述，顯示了非常廣泛的過程。⁶這些過程包括土地商品化和私有化，以及強力驅離農民；各種財產權形式（共同、集體、國家所有等）轉換為排他性的私有財產權；公地使用權利的壓抑；勞動力商品化，以及替代性（原住民）的生產和消費形式的壓制；殖民、新殖民與帝國佔用資產（包括天然資源）的過程；交易和徵稅的貨幣化，尤其是土地稅的貨幣化；奴隸交易；以及高利貸、國債，最後是做為原始積累根本手段的信用系統。在支持並促進這些過程上，國家挾其對暴力的壟斷和對合法性的界定而扮演要角，而且，誠如我在第三章的主張，有可觀的證據顯示，朝向資本主義發展的轉變，無論過去或當前，都深深仰賴國家的立場。國家的發展角色可以往前溯及久遠，使得權力的領土邏輯和資本主義邏輯，總是糾結難分，雖然未必是和諧一致。

馬克思提及原始積累的所有特徵，迄今在資本主義的歷史地

5 M. Perelman, *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在《平民》(*The Commoner* [www.thecommoner.org]))也廣泛爭論，討論新圍地以及原始積累是否應該理解為純屬歷史，還是一個持續的過程。DeAngelis <<http://homepages.uel.ac.uk/M.DeAngelis>> 提供很好的摘要。

6 Marx, *Capital*, vol. i, pt. 8.

146

理中依舊很清晰。過去三十年來，農民的被迫遷移，以及無地無產階級的形成，已經在墨西哥和印度這類國家裡加速，許多以前的共同產權資源，像是水，已經私有化（經常是遵照世界銀行的堅持），並且納入了資本主義的積累邏輯，生產和消費的替代（原住民的，甚至在美國的情況，還包括小商品的）形式，已經遭到壓制。國營事業轉為私有。家庭農場被農企業接管。奴隸制度尚未消失（尤其是性產業方面）。

147

過去幾年，針對馬克思對原始積累的解釋（其性質與其說是系統性的探索，不如說是概略的描畫）展開的批判性探索，指出了某些需要填補的缺漏。例如，無產階級化的過程，結合了強制脅迫，以及挪用那些無產階級化者的前資本主義技術、社會關係、知識、心智習慣和信念。親屬結構、家族和家戶安排、性別與權威關係（包括透過宗教及其機構行使的關係），全都有一席之地。在某些情況下，若與資本主義下的勞動無法搭配，就必須粗暴地壓制既有的結構，但是現在有很多種解釋指出，既有的結構也很可能被收編吸納，以便在勞工階級形構的強制基礎之外，塑造某種共識基礎。簡言之，原始積累除了對抗和取代以外，也會導向挪用和收編既有的文化和社會成就。鬥爭和勞工階級形構的條件變化多端，因此如同湯普森（Thompson）等人所堅持的，在某種意義上，勞工階級「造就了自己」，當然，他們不是在自己選擇的條件下這麼做。⁷ 結果通常是在勞工階級的形構裡留下了前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痕跡，並且在勞工階級的界定上，造成了特殊的地理、歷史和人類學差異。無論無產階級化過程如何普遍，其結果並非創造出一個同質的無產階級。⁸

7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

馬克思所強調的某些原始積累機制，已有精密微調，以扮演比過去更強大的角色。列寧、希爾佛丁和盧森堡都在二十世紀伊始提到，信用體系和金融資本變成掠奪、詐欺和偷竊的主要手段。1973年之後展開的強大金融化浪潮，因其投機和掠奪風格而同樣引人注目。股票促銷、老鼠會（ponzi scheme）、憑藉通貨膨脹預謀破壞資產、透過合併和攫取剝奪資產，以及債台高築使得甚至是先進資本國家中的全體人口，都淪入勞役償債體制，遑論企業詐欺，利用信貸和股票操控方式奪取資產（侵吞退休金，以及因股票崩跌和企業垮台而大量損失），這一切都是當代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徵。安隆（Enron）垮台，剝奪了許多人的生計和退休權益。但是我們首先必須檢視對沖基金和其他主要金融資本機構的投機性劫掠，視之為近期奪取式積累的前線。

奪取式積累的全新機制也已經展開。WTO 協商對智慧財產權的強調（所謂的 TRIPS 協定），指明了基因材料、種籽原生質（譯按：protoplasm 細胞質和細胞核的總稱），以及各種其他產品的專利和授權，現在可以用來對抗全體人民，但這些人群的作為卻曾在那些原料的發展上扮演要角。生物盜竊（biopiracy）猖獗，掠奪世界基因資源庫藏以利少數大型藥廠的行徑，也大肆進行。全球環境公有地（土地、空氣、水）節節升高的消耗，以及棲地的日益惡化，毀了一切卻裨益於資本密集的農業生產方式，同樣導致一切自然形式的全面商品化。文化形式、歷史和智慧創

148

8 當代有關無產階級化的民族誌，有許多強調了性別議題的重要，清楚闡明了某些多樣性。例見 A. Ong, *Spirit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 Factory Women in Malaysi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C. Freeman, *High Tech and High Heels in the Global Econom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C. K. Lee,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意的商品化，導致大規模剝奪（音樂工業對草根文化與創意的佔用剝削可說是惡名昭彰）。迄今還是公共資產的事物（像是大學）的企業化和私有化，更別提席捲世界的（水及各種公用事業）私有化浪潮，指出了一種「圈圍公地」的新潮流。就像過去，即使違逆民意，也經常動用國家權力讓這些過程強行過關。用以保護勞工和環境免受侵害的管制架構撤守，導致權益喪失。歷經多年艱苦階級鬥爭贏得的共同財產權利（獲得政府退休金、社會福利、國家健康照護），倒退回到私人領域，乃是以新自由主義教條之名追求的所有奪取政策裡，最惡名昭彰的一種。

149 資本主義內化了自相殘殺、掠奪成性和詐騙行徑。但是，誠如盧森堡的中肯評論，「處於暴力糾結和權力競爭，很難確定經濟過程的嚴格法則。」奪取式積累擁有眾多途徑得以遂行，其操作方式泰半是既偶然又隨意。

既然如此，奪取式積累何能有助於解決過度積累問題？回想一下，過度積累是一種狀態，即資本剩餘（也許伴隨有勞動剩餘）由於看不見有利可圖的出路而閒置。然而，此處的運作項是資本剩餘。奪取式積累就是以非常低廉（某些情況下為零）的成本，釋出一組資產（包括勞動力）。過度積累的資本可以掌控這種資產，並立即將它們轉向有利可圖的用途。在馬克思描述的原始積累狀況中，這牽涉了土地佔領，比方說圈地、驅逐居民，造就出沒有土地的無產階級，然後釋出土地進入資本積累的私有化主流。近年來，（像是英國的社會住宅、電信、運輸和水等的）私有化已經為過度積累的資本，打開可供利用的廣大領域。蘇聯的垮台以及後來中國的開放，將迄今無法利用的資產大量釋出，納入資本積累主流。如果這些積累的新領域沒能開放，那麼過去三十年來過度積累的資本會怎樣？換言之，如果資本主義自 1973 年以來，經歷了長期的過度積累困局，那麼，將一切事物私有化

150 的新自由主義計畫，做為解決問題的一個辦法，可說是非常合理。另一個解決辦法是釋出廉價原料（例如石油）進入當前的系統。投入成本將減少，利潤因而增加。報業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就指出，解決我們當前經濟災難之道，是一桶二十美元的油價，而非三十美元或更高。難怪，梅鐸擁有的所有報社都是對伊戰爭的熱衷支持者。⁹

不過，現有資產和勞動力的貶值，也可以達致相同目標。貶值的資產可以用火災大拍賣的價格全數購入，再由過度積累的資本以有利可圖的方式，將貶值資產回收納入資本循環。但這需要先有一波貶值的前浪，亦即某種危機。這個危機或許經過協調、管理與控制，以便合理化整個體系。這往往就是政府掌管緊縮計畫的主要內涵，運用利率和信貸體系的關鍵槓桿。外力可能將有限度的危機施加於某個部門或領域，或是資本主義活動的整個領域複合體上。這就是優勢國家力量（例如美國）支持的國際金融體系（由 IMF 領頭）已然十分純熟的行徑。其結果是週期性地創造出世界某個地區的貶值資產，而且在很多狀況下低估價值，然後供在其他地方缺乏機會的資本剩餘運用以謀取利潤。魏德與菲納羅索（Wade and Veneroso）在描繪 1997-8 年的亞洲危機時，掌握了這種狀況的本質：

151 金融危機往往造成所有權和權力的轉移，讓渡給資產完整無缺者，以及置身於創造信用地位者，亞洲危機也不例外……西方與日本公司無疑是大贏家……。過去五十年來，在世界各地，大規模貶值、IMF 推動的金融自由化，以及 IMF 促進的復甦，三者

9 D. Kirkpatrick, 'Mr Murdoch's War', *New York Times*, 7 Apr. 2003, P. C1.

結合起來，甚至可能促成和平時期裡，資產從國內所有人到國外所有人的最大規模轉移，使得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或1994年以後的墨西哥，由國內到美國所有人的資產轉移相形見絀。這令人想起安德魯·美隆（Andrew Mellon）的聲明：「在不景氣時期，資產回歸其當然所有人手中。」¹⁰

區域危機及高度在地化、以地方為基礎的貶值，成為資本主義的主要手段，藉以持續創造出自身的「他者」，以便賴以維生。1997-8年的東亞和東南亞金融危機，正是典型事例。¹¹將人民逐離工作，藉以造出一批產業預備軍，是個確切的類比。有價值的資產遭摒除於流通之外而貶值。這些資產處於潛伏閒置狀態，直到剩餘資本加以利用，替資本積累注入新生命。然而，危險在於這些危機可能失控而普遍化，或者「他者化」會引起對抗創造他者的體系反叛。國家干預和國際機構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協調貶值狀況，以便奪取式積累的發生不會引起普遍崩潰。這也就是IMF掌控的結構調整計畫的本質。對主要資本主義強權如美國而言，這意味了協調這些過程來迎合其特殊利益，同時宣稱它們的角色是組織「紓困」（bail-out）（如1994年的墨西哥）的尊貴領袖，以便維持全球資本積累於正軌。但是，這跟所有投機性賭博一樣，有損失的危險：1998年12月，俄國在沒什麼好損失的情況下宣告破產，而南韓經濟（歷經好幾個月的艱困協商）

152

10 R. Wade and F. Veneroso,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 *New Left Review*, 228 (1998), 3-23.

11 同前註。有關這個危機的其他說明，參見 Henderson, 'Uneven Crises'; Johnson, *Blowback*, 第九章；以及 *Historical Materialism*, 8 (2001) 的專刊 'Focus on East Asia after the Crisis'，尤其是 P. Burkett and M. Hart-Landsberg, 'Crisis and Recovery in East Asia: The Limit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p. 3-48。

即將崩潰，而且可能引發全球連鎖反應，這時美國財政部和IMF突然陷入明顯恐慌，顯示這些估算方式有多麼貼近危險邊緣。¹²

在這種協商活動中，脅迫和同意有非常多樣的混和方式，但我們現在能更清楚看到，霸權如何透過金融機制而建構，其方式在於率領附屬國家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大道時，又裨益於霸權本身。將奪取式積累和擴大再生產連結起來的臍帶，是由向來獲得國家權力支持的金融資本及信用機構所賦予的。

一切都是偶然

那麼，我們如何揭露內含於奪取式積累的偶然性鐵律？當然，我們知道某種程度的奪取式積累始終持續進行，而且採取多種形式，有些合法，有些非法。以美國住宅市場中所謂的「變戲法」（flipping）過程為例。先以極為低廉的價格買下一棟狀況極差的房屋，做了些表面修繕，然後在賣方安排的抵押貸款配套下，以高得過分的價格，賣給期待實現自有住宅夢想的低薪家庭。如果這個家庭未能如期償款，或者無法處理幾乎肯定會出現的嚴重維修問題，那麼房屋將被收回。這並不全然違法（買主當心！），但結果是掠奪低薪家庭，詐騙他們僅有的微薄積蓄。這就是奪取式積累。有無數合法與非法的這類活動，影響了資產控制的階級歸屬。

153

但奪取式積累如何、何時及為何由背景狀態浮現，成為與擴大再生產有關的主導性積累形式？這某種程度上跟擴大再生產的危機如何及何時形成有關。但它也可能反映堅決的企業家和發展導向國家「加入系統」的嘗試，試圖直接追求資本積累的利益。

12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提出一個令人信服的解釋。

被納入或自行嵌入資本主義發展邏輯的任何社會形構或領域，必得經歷馬克思在原始積累這個標題下描述的那種廣泛的結構、制度和法律變遷。蘇聯垮台恰恰提出了這個問題。結果是由資本主義強權和國際機構所建議，在「震撼療法」標題下的原始積累野蠻插曲。社會貧困甚鉅，但是私有化和市場改革所造成的資產分配，既不平衡，對於通常伴隨擴大再生產而發生的投資活動，亦無助益。更晚近的中國，朝國家協調整合的資本主義轉
154 向，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原始積累浪潮。上海周邊原本成功的國家與鄉鎮企業（替都會區的大工業提供零組件），近年不是被迫歇業，就是民營化，擺脫了社會福利和退休金職責，造就大量失業且家徒四壁的勞工。效果是使其餘的中國企業在世界市場中，競爭力更為強勁，付出的代價是以往能過活的生計遭到貶值和破壞。雖然解釋還很粗略，但後果似乎是大規模的地域化社會貧困，以及因這個過程而荒廢的地區裡，激烈甚至有時充滿暴力的階級鬥爭插曲。¹³

在此，奪取式積累可以解釋為在國家力量大舉支持下，成功突破進入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代價。動機可能是由內部驅動（如中國的情況），或是外界強加（像東南亞加工出口區的新殖民發展，或是布希政府目前提議要附加給貧困國家的海外援助上的結構改革取徑）。在多數情況中，位居這種轉變背後的是內部動機和外來壓力的結合。例如，墨西哥於 1980 年代，放棄對農民和原住民原已薄弱的保護，某種程度上是受到北方鄰國壓力，採取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措施以換取金融援助，以及在北美自由貿易

13 E. Eckholm, 'Where Workers, Too, Rust, Bitterness Boils Over', *New York Times*, 20 Mar. 2002, p. A4; E. Rosenthal, 'Workers' Plight Brings New Militancy to China', *New York Times*, 10 Mar. 2003, p. A8.

協定（NAFTA）下對美國開放市場。即使動機似乎顯然主要源於內部，外在環境還是至關重要。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
155 立，使中國現在打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要比 1930 年代更為容易，當時封閉的帝國盛行閉關自守；甚至比 1960 年代輕易，當時由國家支配的布萊頓森林（Bretton Woods）體系，使資本流動受到較嚴格的控制。1973 年以後的情況——這是美國施壓開放市場預期成就的對立面——更有利於任何希望將自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國家或區域複合體——因此，某些領域快速崛起，諸如新加坡、台灣和南韓，以及其他好幾個新興工業化區域和國家。機會的開放替大部分先進資本主義世界（甚至其他地方，我們在第三章已經提過）帶來去工業化浪潮，同時，如同 1997-8 年危機所示，也令新興工業化國家在面對投機資本運動、時空競爭以及奪取式積累的後續浪潮時，更形脆弱。這就是國際資本主義反覆無常的構成和表現。

危機期間蒙受的貶值，經常造成社會福祉和一般社會機構的破壞。當信用體系運作緊縮銀根、流動資產（liquidity）枯竭，而企業被迫宣告破產時，就會出現這種典型的貶值。所有人（owner）沒辦法保有資產，必須以極低價格將資產讓給持有流動資產的資本家接管。但是，實際境況變化多端。發生於 1930 年代美國落磯山脈東麓灰盆地帶（Dust Bowl）的移徙，以及「離鄉流動工人」（okie）大舉遷移到加州（史坦貝克〔Steinbeck〕的《憤怒的葡萄》〔*Grapes of Wrath*〕有戲劇性的描寫），是美國
156 家庭農場逐漸被農企業取代的漫長過程的激烈先驅。轉變的主要手段往往是信用系統，但或許最值得關注之處，在於表面上是要協助保存家庭農場的諸多國家機構，卻在原本應該抑制的轉變方面，扮演了促進的破壞性角色。

1973 年以後，奪取式積累越來越突出，部分是為了彌補源

於擴大再生產的長期過度積累問題。這項發展的主要載具是金融化，以及主要在美國的指令下，國際金融系統的調節整合，這個系統可以針對某個部門，甚至是整個區域，不時發動任何溫和到猛烈程度不一的貶值和奪取式積累。但是，打開新領域以邁向資本主義發展，以及資本主義的市場行爲，也有其一席之地，如同在某些國家（諸如南韓、台灣，以及現在更爲戲劇化的中國）完成的原始積累，這些國家試圖將自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扮演積極主動的玩家。這一切要能發生，需要的不僅是金融化和更自由的貿易，還要有總是在奪取式積累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國家權力，應該如何加以運用的全然不同取向。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崛起，及其相關的私有化政治，大體上象徵了這種變化是怎麼一回事。

157 私有化：奪取式積累的尖端

做爲政治經濟學說的新自由主義，可以回溯至 1930 年代晚期。新自由主義強硬反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以及超出保護私有財產安排、市場體制和企業活動的一切積極政府干預形式，它起初是孤立且備受忽視的一套思想，於 1940 年代期間，由思想家如海耶克（von Hayek）、密斯（Ludvig von Mises）、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以及至少有一段時間的巴柏（Karl Popper）等人，積極塑造成形。海耶克以其先見之明預言，新自由主義觀點要成爲主流，至少還要經過一個世代。從支持的企業募集資金，並設立排他性的智庫，這場運動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產生了一個穩定但持續擴大的分析、著述、辯論和政治立場聲明的潮流。但是主流依然認爲它大體上無關緊要而予以摒棄，甚至加以嘲弄。只有在 1970 年代，過度積累的普遍危機變得非常明顯以後，這場運動才被認爲是凱因斯理論（Keynesian）及

其他偏向國家中心的決策架構以外的可行之道，而得到重視。而且，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夫人爲了抨擊她當年的經濟問題，而尋求更好的框架時，才在政治上發現了這場運動，並於 1979 年大選後，轉向該運動智庫以尋求啓發和建言。¹⁴ 連同雷根（Reagan），她改變了國家活動的整體定位，遠離了福利國家，轉而積極支持資本積累的「供應面」條件。IMF 和世界銀行幾乎一夕之間就改變了它們的政策架構，短短幾年內，新自由主義學說通過這些機構進而支配政策，取得迅速而勝利的進展，先是在英美世界，隨後遍及大部分歐洲和世界其餘地方。由於私有化和市場自由化是新自由主義運動的箴言，結果造成新一波的「公地圈圍」成爲國家政策目標。國家持有或公有資產釋出到市場，過度積累的資本可以投資於這些資產、加以升級，然後從事投機。有利可圖活動的新領地已經開啓，有助於防止過度積累的問題，至少能抵擋一陣子。然而，一旦啓動，這場運動就會產生驚人的壓力，必須尋找更多可以達成私有化的競技場，無論是在國內或海外。

在柴契爾的例子裡，大量社會住宅存量是第一批需要私有化的資產之一。乍看之下，這似乎是給中低階級的一份禮物，他們現在能夠付出相對較少的代價，就從房客變身爲業主，掌管貴重資產，增加財富。但是，一旦完成移交，住宅投機就接手了，尤其是在首選的核心區位，最終以賄賂、誘騙或強迫的方式，驅使低薪居民遷移到倫敦這類城市的邊緣，將以前的勞工階級住宅區，轉變爲高度縉紳化的中心。喪失負擔得起的住宅，在許多都

14 D. Yergin, J. Stanislaw, and D. Tergin,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9).

159

會鄰里造成了無家可歸的遊民，以及社會失序狀態。在英國，後續的公用事業（水、電信、電力、能源、運輸）私有化，廉價出售所有公營公司，並且根據企業邏輯塑造許多其他公共機構（例如大學），這意味了社會關係主導模式的徹底變革，以及越來越偏袒上流階級而非中低階級的資產重分配。

資產重分配的相同模式，幾乎在任何發生私有化的地方都能見到。世界銀行將種族隔離政策結束後的南非，當成藉由私有化和市場自由化而達致更大效能的櫥窗。例如，它不是推動水的私有化，就是促使市政當局擁有的公用事業要「回收全部成本」。消費者必須支付他們的用水，而非把水當成免費產品。根據理論推斷，隨著收益增加，公用事業將能獲利並擴大服務。但是，由於無法負擔費用，越來越多人的服務遭斷絕，而隨著收益變少，公司便提高價格，讓低收入居民更付不起水費。由於被迫轉而汲取其他水源，結果之一就是霍亂流行，造成多人死亡。若堅決按照這種辦法，就無法實現所揭示的目標（人人有水用）。由麥當勞（McDonald）及其他人在南非所做的廣泛調查，顯示了「市辦服務的回收成本，對低收入家庭造成了巨大的艱困，使得大量成員的服務遭到切斷和收回，危及數百萬低收入家庭過健康、有生產力生活的可能性」。¹⁵

160

同樣的邏輯帶領阿根廷經歷非比尋常的私有化（水、能源、電信、運輸）浪潮，導致流入龐大的過度積累資本，以及資產價值的旺盛景氣，但隨著資本撤離轉到別處，又崩潰而陷入大規模貧困（目前延伸到超過半數人口）。我們可以考察另一個例子，即墨西哥的土地權。源於 1917 年墨西哥革命的憲法，保障原住

15 D. McDonald and J. Pape, *Cost Recovery and the Crisis of Service Delivery in South Africa* (London: Zed Books, 2002), 162.

民的合法權利，並將那些權利銘記於公地（ejido）體系，讓土地由集體所有和使用。1991 年，薩林納斯（Salinas）政府通過一項改革法案，許可且鼓勵公有土地的私有化。由於公地替原住民群體提供了集體安全的基礎，政府實際上是放棄維持這種安全基礎的職責。此外，這是薩林納斯統治下一整套私有化措施裡的一個項目，它拆除了一般的社會安全防護，對於收益和財富的分配造成了意料中的劇烈影響。¹⁶到處都有對公地改革的反抗，最喧嚷的農民團體最後支持 1994 年 1 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條約生效當天，爆發於恰帕斯省（Chiapas）的札帕提斯塔（Zapatista）反叛。後續的進口障礙減除還帶來一項打擊，來自美國有效率但也受到大力補貼的農企業（佔成本達兩成），將玉米和其他產品的價格壓低到小型農業生產者無法競爭的低價。瀕臨餓死，許多生產者被迫離開土地，擴增已過度擁擠的城市失業人口。世界各地都經歷了對農村人口的類似影響。例如，在世界貿易組織的規範下，加州蔬菜和路易斯安那州稻米的廉價進口品，擠壓了日本和台灣的農村人口。世界貿易組織規範下的外來競爭，使得印度農村的生計一蹶不振。實際上，洛伊（Roy）指出，「維持七億人民生計的印度農村經濟，已經遭到扼殺。生產過剩的農民十分貧困，生產不足的農民也很窮苦，大莊園和農場解雇工人時，沒有土地的農工就失業了。他們成群蜂擁到城市找工作。」¹⁷在中國，據估計如果要避免農村的破壞和造反，接下來十年間，至少要有五億人民由都市化吸收。雖然他們會在城市裡做什麼還不明朗，但如我們所見，現正進行的龐大硬體基礎建設計畫，會以某

161

16 J. Nash, *Mayan Visions: The Quest for Autonom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81-4.

17 A. Roy, *Power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2001), 16.

種方式吸收社會的貧困。

洛伊的結論指出，私有化基本上是「生產性公共資產由國家移轉到私人公司。生產性資產包括自然資源。土地、森林、水、空氣。這些是國家為它所代表的人民保管的資產……。奪走這些資產，將它們當成股票賣給私人公司，是以史無前例的規模進行的一場野蠻奪取過程。」¹⁸

很顯然的，墨西哥恰帕斯省的札帕提斯塔反叛，跟保護原住民權利有很大的關係。這場運動的扳機，乃是公地私有化的倡議，結合了依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而展開的自由貿易，這一點也非常清楚。然而，這喚起了抵抗奪取式積累的一般問題。

162

對抗奪取式積累的鬥爭

如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積累會引起整個一連串暴力和插曲式鬥爭。資本誕生不是個和平事件。如馬克思所述，它寫入世界史，書之「以血與火的文字」。希爾（Christopher Hill）在《顛倒的世界》（*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針對這些鬥爭如何在十七世紀的英國展開提出詳細解釋，當時私人權力與地主身分的勢力一再跟多元分歧的民眾運動衝突，這些運動旨在遠離資本主義和私有化，邁向全然不同的社會形式和共同組織。¹⁹ 我們這個時代的奪取式積累，同樣引發了政治和社會鬥爭以及廣大的抵抗。現在，許多這類鬥爭和抵抗形成了多元的、顯然才剛開始的，但很廣泛的反全球化運動或另類全球化運動的核心。另類的想法在這些運動裡醞釀，可以媲美其他歷史時期裡（浮現腦海

18 同前註，43。

19 C.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4).

的是 1640-80 年的英國，以及 1830-48 的法國），生活和社會關係類似的瓦解所產生的豐富見解。然而，這些運動強調的「要求收回公地」主題，暗示了與古早以前的鬥爭間有深遠的連貫性。

不過，這些鬥爭引起詮釋和分析上的諸多困難。老諺語說，你煎蛋捲時，不能不打破幾個蛋，資本主義的起源，也需要激烈且往往暴力的創造性破壞插曲。雖然階級暴力令人憎惡，但其積極面是消滅了封建關係、解放創造性能量、令社會迎向科技和組織變遷的強大趨勢，以及克服基於迷信與無知的世界，代以有潛力使人民解放物質需求和需要的科學啟蒙世界。根據這個觀點，我們可以說，儘管原始積累是個雖醜陋卻必要的階段，藉此社會秩序方能依序進行，達到資本主義和某些替代性的社會主義皆有所可能的狀態。馬克思（不同於無政府主義者，像是瑞克魯斯〔Reclus〕和克魯泡特金〔Kropotkin〕，以及社會主義莫理斯〔William Morris〕派的追隨者）對遭到原始積累摧毀的社會形式，寄予極少價值。他也不主張永久延續現狀，而且非常肯定的是，他不會籲求退回前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和生產形式。他認為，資本主義發展有其進步性，甚至英國在印度的帝國主義也是如此（這個立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中，沒能贏得多少尊敬，並顯現於渥倫〔Bill Warren〕有關帝國主義做為資本主義先驅的研究，所遭受的冰冷對待）。²⁰

在當代帝國主義行徑的任何政治評價中，這都是極度重要的議題。儘管開發中國家勞動力的剝削程度無疑很高，而且可以找到大量虐待的事例，但針對外國直接投資、工業發展和境外生產

163

20 馬克思論印度，參見下列文選：K. Marx and F. Engels, *On Colon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2)；B. Warren,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81)。

164 系統在世界許多地方造成的社會轉變，相關的民族誌解釋，卻述說了更複雜的故事。在某些情況裡，供應大多數勞動力的女人，其地位即便不是獲得提升，也已經大幅改變。面臨要堅守工業勞動或回到農村貧困狀態的抉擇，很多新無產階級似乎表現出對前者的強烈偏好。在其他情形裡，已有充足的階級權力得以在生活水準上獲得實質的物質利益，達到遠遠超過先前農村生活惡化環境的生活水平。因此，有所爭議的是，像印尼的問題，到底是出在1980和1990年代期間，快速資本主義工業化對生命機會的衝擊，還是由於1997-8年金融危機引起貶值與去工業化，毀壞了工業化過去的大部分成果。那麼，哪個是比較嚴重的問題：透過擴大再生產，輸入資本積累且嵌入印尼的經濟體，或是奪取式積累導致前述活動的全盤崩解？雖然很明顯的，後者是前者符合邏輯的後果，而且真正的悲劇源於迅速將人民（有時是強迫性的）納入無產階級，最後卻當成冗餘勞工而拋棄，我也認為，對於大部分赤貧居民的長期希望、企盼和可能性而言，很有可能第二步遠比第一步造成更多傷害。這裡的意思是，替擴大再生產開闢道路的原始積累是一回事，而瓦解和破壞已開通道路的奪取式積累，則是另一回事。

165 認為原始積累或許是較正面變遷的必要前驅，這種想法提出了社會主義底下整個奪取政治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革命傳統中，為了在未曾啟動進入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裡實行現代化計畫，通常認為有必要組織某種等同於原始積累的過程。這有時候意味了同等程度的駭人暴力，像是蘇聯（根除沙皇時代剝削貧農的富農）、中國和東歐實施的強迫農業集體化。這些政策都難稱大獲成功，在某些情況下，所激起的政治反抗遭到無情摧毀。每當要實行這種辦法，它就會自行產生困難。尼加拉瓜桑定解放陣線成員（Sandinistas）在處理大西洋岸梅斯奇托印第安人

（Mesquito Indian），計畫在該區域執行社會主義發展時面臨的困難，建造了一匹特洛伊木馬，讓美國中央情報局得以對革命發動成功的對抗攻勢。

因此，雖然對抗原始積累的鬥爭能替叛亂運動（包括鑲嵌於農民行列者）提供不滿的溫床，但是社會主義政治的中心思想並非保護舊秩序，而是直接攻擊階級關係和國家權力的形式，試圖加以改變，從而達致一種完全不同的階級關係和國家權力的形貌。這種想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席捲開發中世界的許多革命運動的核心。革命運動對抗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但以另類現代性的名義為之，而非捍衛傳統。這麼做的時候，他們經常發現自身處於反對傳統的立場，也受到那些試圖保護（若還談不上復振）傳統生產、文化規範和社會關係體制的人抵制。

反抗奪取式積累的叛亂運動，並不必然樂於為社會主義的發展主義收編。社會主義替選方案成功的稀疏紀錄（古巴在健康照護、教育和農業經濟領域的早期成就，起初激動人心，後來則衰弱不振），以及大致上由冷戰政治所導演的壓制政治氣氛，使傳統左派越來越難宣稱掌有領導這些社會運動的地位，而不是強制性的支配。

反抗奪取式積累的叛亂運動，通常採取一條不同的政治途徑，在某些案例裡，相當敵視社會主義政治。這有時候是出於意識形態，但也有些情況，純粹是為務實及組織上的理由，後者源於這種鬥爭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的性質。首先，無論過去或現在，這種鬥爭的多樣性簡直驚人。甚至很難想像它們之間有什麼關聯。歐古尼（Ogoni）人民反對殼牌石油（Shell Oil）導致土地貶值的抗爭；針對印度和拉丁美洲由世界銀行支持的水壩興築計畫的持久抗爭；反對生物盜竊的農民運動；反對基因改造食物，支持地方生產體系原真性（authenticity）的鬥爭；為維護原住民

167

使用森林保留地權利而奮鬥，並抑制木材公司的活動；反私有化的政治鬥爭；開發中國家致力爭取勞工權利或婦女權利的運動；保護生物多樣性與防止棲地破壞的運動；爭取土地使用權的農民運動；抗議高速公路和機場的興建；針對 IMF 施加緊縮方案的好幾百起抗議——這些都是橫掃世界，並在 1980 年代以後逐漸奪佔頭條新聞的抗議運動，變化無常的組合的一部分。²¹ 這些運動和反叛經常遭致兇惡的暴力摧毀，大部分由國家權力以「秩序和安定」之名執行。接受軍事資助，或在某些情形下由主要軍事機構（由美國領銜，英法扮演配角）協助訓練特種部隊的附庸國，在鎮壓和清洗的體系中帶頭，無情地制止挑戰奪取式積累的行動主義運動。

在這幅複雜的圖像之外，還得加上國際非政府組織（NGOs）的異常激增，尤其約莫在 1970 年以後，大多數組織都致力於單一議題的政治（環境、女性地位、公民權利、勞工權利、消滅貧窮等等）。這些非政府組織有些源自西方宗教和人文主義傳統，其他則以與貧窮作戰的名義成立，卻由致力尋求擴大市場交換為目標的團體資助。很難不因議題的廣度和多樣性或目標的範圍，而感到不知所措。像洛伊這樣的激進主義分子是這麼說的：「我們世界所發生的事情，對人類的理解力而言，幾乎是過於龐大而無法容納。但這是件極其可怕的事。盤算其尺度和周長、嘗試加以定義、試圖與之全面對抗，是不可能的。與之對抗的唯一方法，是以特殊的方式從事特殊的戰鬥。」²²

168

但這些運動不僅才剛開始。它們時常展現出內部矛盾，例

21 B. Gills (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是一部傑出的選集，部份反映了這種多樣性。

22 Roy, *Power Politics*, 86.

如，環保團體為了保障生物多樣性，避免棲地遭破壞，在他們認為重要的區域周圍設置柵欄，但是原住民則在該區域宣稱他們過去的權利。此外，部分原因是引發這些運動的特殊條件，它們的政治傾向和組織模式，也明顯背離了那些典型上環繞著擴大再生產而結合的方式。例如，札帕提斯塔反叛並未試圖接管國家權力或實現政治革命。它反而尋求一種能運作於整個市民社會的、更具包容性的政治，以更開放而流動的方式尋找替代出路，可以關照不同社會團體的特殊需要，讓他們得以改善自身命運。在組織上，它傾向於避免前衛主義，拒絕採取政黨形式。它反而偏好保持做為國家內部的社會運動，試圖組成政治權力集團，讓原住民文化成為中心，而非邊陲。因此，它試圖在墨西哥國家機器指揮的領土權力邏輯內，尋求達成某種類似消極革命的東西。²³

這一切運動的整體結果，是讓政治組織的形勢脫離了傳統政黨和勞工組織方式，成為橫跨市民社會全部光譜的社會行動，整體而言，其政治動態注定比較散漫而無焦點。這場運動失去了焦點，但是獲得了日常生活政治裡的相關性和鑲嵌特質。它從這種鑲嵌裡取得力量，但這麼做時，經常發現自身很難從地方和特殊狀態脫身，以便理解有關奪取式積累究係為何的宏觀政治。

169

然而，危險之處在於將所有對抗奪取的鬥爭，都視為本然是「進步的」，或者更糟的是，把它們籠罩在某些均質的旗幟底下，像是哈德與涅格利（Hardt and Negri）的「諸眾」（multitude），竟會神奇地崛起而繼承地球。²⁴ 我認為，這是真正的政治困難所在。因為，如果馬克思只有部分正確，主張原始積累有時候會

23 Nash, *Mayan Visions*; A. Morton, 'Mexico, Neoliber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EZLN: A Neo-Gramscian Analysis', 收錄於 Gills (ed.), *Globalization*, 255-79。

24 Hardt and Negri, *Empire*.

有些進步的東西，煎蛋捲必須打破蛋，那麼，我們必須正視這些困難的抉擇。這就是當前反全球化或另類全球化運動所面臨的抉擇，威脅要拆散這個似乎抱持了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鬥爭承諾的運動。且讓我詳加說明。

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雙重領域

170 馬克思主義 / 社會主義左派的古典觀點認為，無產階級（界定為被剝奪生產工具的使用或所有權的受薪勞工）是歷史變遷的關鍵能動者。核心矛盾位於生產點及周邊的資本家和勞工之間。勞工階級組織主要的工具是工會和政黨，其目的在獲取國家權力，以調節或取代資本家階級的支配。因此，焦點在於被視為擴大再生產的資本積累場域裡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所有其他鬥爭形式都被當成隸屬、次要的，或甚至視為邊緣或不相干而予以拋棄。當然，這個主題有許多細緻的差別和變異，但就其核心而論，所有觀點都認為，無產階級是歷史變革的獨特能動者。根據這種處方而展開的階級鬥爭，在大半個二十世紀裡產生非凡的成果，尤其是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雖然革命性的轉變並未發生，勞工階級組織和政黨逐漸增長的權力，在物質生活水準方面，配合各種社會保護的制度化，達到顯著改善。特別是在西歐和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出現的社會民主福利國家，儘管有本身的問題和困難，仍可視為進步發展的典範。而且，要不是因為有在國族國家經驗下，擴大再生產架構中相當專心一意的無產階級組織，就不會產生這些典範。我認為，承認這項成就的意義很重要。

雖然專心一意有其成效，卻是以無數排斥為代價換來的。例如，將都市社會運動廣泛整合進左翼議程的嘗試大體上失敗了，當然，世界上盛行共產主義政治的地方除外。源於工作場所和生

171 產地點的政治，支配了生活空間的政治。諸如女性主義和環境主義這類社會運動，仍然停留在傳統左翼的視野之外。而且，我們容易忽視尋求社會改善的內部鬥爭，與帝國主義特有的外部移置之間的關係（結果，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許多勞工運動，都落入身為勞動貴族的陷阱，試圖維護自身特權，如有必要，還會動用帝國主義）。反抗奪取式積累的鬥爭被認為無關緊要。多數受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啟發的左派，專心一意關注無產階級鬥爭而排除其他抗爭，這是一項致命錯誤。如果這兩種鬥爭形式在資本主義歷史地理中乃有機的連結，那麼，由於完全忽視雙元性的一方，左派不僅讓自己喪失能力，還有損其分析與計畫的力量。

172 1973年危機以後，長期持續的階級鬥爭動態中，勞工階級運動在每個地方都處於守勢。雖然這些鬥爭開展的方式有諸多參差不齊（取決於抵抗的力道），但結果是普遍削弱了這些運動影響全球資本主義發展軌跡的力量。東亞和東南亞生產快速擴張時所處的世界，獨立（相對於統合主義）的工會運動要麼不存在，要麼遭受強力壓制（南韓是唯一例外），而做為政治運動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蒙受暴力鎮壓（1965年印尼大屠殺是最殘酷的例子，蘇哈托推翻蘇卡諾時，也許有多達百萬人遭殺害）。在其他地方，整個拉丁美洲，以及歐洲和北美洲，金融資本崛起、更自由的貿易，以及自由化資本市場裡的跨界流動，對國家的規制，使得傳統勞工組織形式不合時宜，就其結果而論也較無成就。革命運動，甚至是改革主義的運動（例如阿葉德〔Allende〕統治下的智利），都遭軍事力量強力鎮壓。

但是，維持擴大再生產的強烈困難，也引起對奪取式積累政治的更高重視。要對抗後者的時候，當初為了抵抗前者而發展的組織形式，卻沒有合宜的轉化。粗略的概推是，於擴大再生產佔優勢的1945-73年期間建立的左翼政治組織形式，並不適用於

1973年以後的世界，這時候奪取式積累已經登上前台，成為資本積累之帝國主義組織內部的首要矛盾。

結果，出現了一種不同的抵抗政治，最終配備了不同於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另類願景。這項區別很早就由像阿敏（Samir Amin）等人辨識出來，牽涉到他稱為資本主義邊陲地帶的鬥爭時，格外明顯：

內蘊於資本主義擴張的不均發展，已在歷史議程上提出另一種革命類型，那就是邊陲人民（亦即並非特定階級）的革命。就其反對令人民無法忍受的、實際存在的資本主義發展而論，這種革命是反資本主義的。但這並不意味這些反資本主義革命，就傾向於社會主義……。由於局勢力量所致，它們有複雜的性質。其特殊而新穎的矛盾，在馬克思所構思的社會主義轉變之古典視角中，並無任何想像，但其表現替後資本主義政權提供了真正內容，那就是人民的國家建構，其中，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和國家主義這三種趨勢結合起來，而且產生衝突。

可惜，阿敏繼續指出，許多當代運動

由反對邊陲資本主義造成的、難以接受環境的自發性人民反叛所餵養；然而，它們迄今未能提出雙重革命的要求，據此要求，現代化和普遍公民權的授予必須同步進行；結果，它們的基本向度——仰賴退縮回顧的神話——繼續以形上學關懷依然在整個社會願景中獨占一切的語言表達自己。²⁵

25 S. Amin, 'Social Movements at the Periphery', 收錄於 P. Wignaraja (ed.),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South: Empowering the People* (London: Zed Books, 1993), 95.

雖然我認為奪取式積累並非邊陲所獨有，但無疑地，奪取式積累某些最惡毒殘忍的表現，位於不均地理發展中最脆弱退化的地區。

不過，對抗奪取的鬥爭會發生於各種不同尺度。有許多是地方性的，有些是區域性的，還有全球性的鬥爭，因此，掌控國家機器——傳統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首要目標——似乎越來越無關緊要。當這種轉變和對社會主義發展主義的可能成就漸趨幻滅結合在一起，尋找另類政治的基礎就會顯得更強大。誠如阿敏的評論，這種鬥爭的目標和目的也是分散的，隨著奪取式積累所採取的初始、片斷且偶然的形勢而定。這裡是棲地的破壞，那裡是服務的私有化，其他地方則是被驅離土地，另一個領域是生物盜竊——每一種都創造出自身的動力。因此，趨勢是仰賴可以在市民社會中建立的、特設但更靈活的組織形式，回應這些鬥爭。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和反全球化運動鬥爭的整個領域，因此必須重新組構，一種很不一樣的政治動力也已經啟動。

對許多評論者而言，這些新興運動挾其特殊性質，搏得了「後現代」的稱號。這正是札帕提斯塔反叛經常被冠上的特性。雖然對這種運動的描述無疑很貼切，但是「後現代」的稱號卻令人遺憾。挑剔一個字眼看似無聊，但實質意涵卻很重要。首先，由於不可避免附屬於字首「後」的固有週期性和歷史主義，會造成某種困難。如我已經指出的，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中，有許多原始積累和奪取式積累的插曲。渥爾夫（Eric Wolf）的研究《二十世紀農民戰爭》（*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將這類鬥爭的一個面向安置於比較的觀點中，卻絲毫未曾訴諸任何後

這部文還有多篇文章敏銳反省了這些主題。

現代性的觀念。因此，有點令人意外的是納許（June Nash），他對恰帕斯所發生事件的變化，提出了堪稱典範、證據十足的記載，卻同意以「後現代」這個稱號描繪札帕提斯塔的情況，但其實看待這場鬥爭較合理的方式，是對照原住民和農民長期鬥爭系譜的背景，他們一直對抗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入侵，以及由國家領導的行動奪取他們擁有的任何資產的持續威脅。在札帕提斯塔案例中，我認為特別重要的是，鬥爭首先出現在低地森林，流離失所的原住民與混血兒建立了同盟，因為他們一樣貧困，也都被有系統地排除在外，無法從任何開採他們居住區域資源（主要是石油和木材）的行徑中獲利。後來將這場運動描述為只跟「原住民」有關，與其說是用以描述實際的出身血統，不如說是拿墨西哥憲法保障原住民權利的條款來宣稱正當性。²⁶

但是，誠如拋棄奪取式積累和擴大再生產之間的「有機連結」，將使傳統左派喪失能力且局限視野，訴諸後現代鬥爭的觀念，對反抗奪取式積累的新興運動，也有同樣影響。反全球化運動內部，這兩種思路和組織風格之間的敵意，已經相當明顯。其中一方認為，為掌控國家機器而鬥爭，不僅無關緊要，還是令人分心的幻想。他們說，答案就在於將一切事物在地化。²⁷ 這一個陣營也傾向於將工會運動視為一種封閉的現代主義、反動且壓迫性的組織形式，因而予以摒棄，必須代之以更流動開放的後現代社會運動形式。譬如印尼和泰國等地剛萌芽的工會運動，跟札帕提斯塔一樣，對抗完全相同的新自由主義壓迫力量，即使處於

26 E. 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69); Nash, *Mayan Visions*; Morton, 'Mexico'.

27 這個論點的一個特別強有力的說法，參見 C. Hines, *Localization: A Global Manifesto* (London: Earthscan, 2000)。另請見 Wignaraja (ed.), *New Social Movements*。

大異其趣的環境下，源自差異甚大的社會與文化基礎，但是都察覺自身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許多傳統社會主義者認為新興運動是天真且自我摧毀的，彷彿從中學不到什麼。這種分裂會引起不和，展現於最近在愉港（Porto Alegre）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中的某些爭論。巴西工人黨顯然有個「勞工主義」基礎，並且部分以傳統左派手段尋求支持，取得國家權力後，也使這場爭論更形刺耳，更加急迫。

但是，差異也不能因啟動某種含糊的「諸眾」概念而遭到掩埋。差異必須從分析上和政治上來處理。在分析方面，盧森堡的設想仍然極有助益。資本積累確實具有雙重特性。但是，擴大再生產和奪取式積累這兩方乃是有機的連結，辯證地糾纏在一起。因此，可以推斷（傳統左派十分重視的）擴大再生產場域裡的鬥爭，必須放在與反抗奪取式積累鬥爭的辯證關係中來看待，而匯合在反全球化和另類全球化運動中的社會運動，其主要焦點正是奪取式積累。如果當前時期已經產生了重點轉移，從經由擴大再生產而積累，轉變到透過奪取來積累，而且如果後者位居帝國主義行徑的核心，那麼可以推知：反全球化與另類全球化運動內部的旨趣，就得承認奪取式積累是必須正視的主要矛盾。但是，這麼做絕不能忽視其與擴大再生產場域中鬥爭的辯證關係。

不過，這又重新提出了這個問題：並非一切反對奪取的鬥爭都是進步的。只要想想美國的民兵運動，或是族裔圈地中的反移民情緒，反對「外人」侵犯他們視為古老而神聖的土地權。潛伏的危險是：對於失落事物的懷舊政治，會取代替貧困且受壓迫居民找尋更能滿足其物質需要的辦法的努力；地方的排他政治會在各種地理尺度上，主宰了建立另類全球化的需要；退回古老的社會關係模式和生產系統，在一個持續前進的世界中，會被當成一種解決之道。這類問題顯然沒有簡單的答案。

然而，達致某種程度的調解（reconciliation），往往相對簡單。舉例來說，看一看洛伊反對大舉投資於印度拿瑪達（Narmada）流域興建水壩的主張。洛伊贊成爲貧困的農村人口提供廉價電力。她不是反現代主義者。她反對水壩的理由是：（1）相較於其他發電形式，水力發電很昂貴，而農業獲得的灌溉利益（鮮少測量）卻很微小；（2）環境成本似乎很龐大（對環境成本從未認真評估，遑論加以測量了）；（3）大量金錢流入計畫，受惠的是一小群顧問、工程師、營造公司、渦輪製造商菁英等（其中許多是外國廠商，包括聲名狼藉的安隆），這筆錢原本能花在更有用的地方；（4）因爲保障了參與公司的報酬率，一切風險由國家承擔；以及（5）成千上萬被迫離開他們的土地、歷史和生計的人，多半既非原住民，也不是弱勢（dalit）居民，沒有從這項計畫中得到絲毫補償和利益。他們甚至沒有被諮詢或告知，結果在某個雨季，政府突然將水壩注滿時，他們落得站在村子裡水深及腰的水中。儘管這顯然是一場在特定地方以特殊方式進行的特別戰役，其普遍性的階級特徵卻很清楚，就和「野蠻的」奪取過程一樣明白。²⁸ 過去五十年間，單單在印度就有三千萬人因水壩計畫而被迫離開家園，這證明了這個過程的廣泛和蠻橫。但是，調解深深取決於認清：奪取式積累的基本政治角色，乃是做爲一個支點，支撐階級鬥爭的內涵和解釋之道。

我自己的觀點（若有任何價值）認爲，如果政治運動旨在造成任何宏觀且長期的影響，必須克服對失落事物的懷舊，並且要準備承認，憑藉有所限制的奪取形式（例如，透過土地改革，或是像森林共同管理等新決策結構）移轉資產，可以有正面獲益。

28 Roy, *Power Politics*.

他們也必須嘗試區別奪取式積累的進步面和退化面，致力將前者導向更廣泛的政治目標，比起許多往往不願放棄自身特殊性的地方運動，具有更普遍的價值（valency）。然而要這麼做，必須找到某些方法，承認存在於人群中的多重認同（基於階級、性別、地方、文化等）的重要性，承認他們回應資本主義入侵方式造就的歷史和傳統痕跡，因爲他們自視爲具備特殊且時常矛盾之特性和期望的社會存有。否則就會產生危險，再度創造出馬克思原始積累描述裡的缺失，而無視存在於被輕蔑地當成「傳統」和非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及生產系統中的創造性潛力。我們必須找到理論性和政治上的辦法，超越模糊混亂的「諸眾」概念，而不跌入「我的社群、地域，或社會團體是對是錯」的陷阱。最重要的是必須努力不懈，耕耘擴大再生產的鬥爭與對抗奪取式積累的鬥爭之間的連結。幸好，這兩種鬥爭形式間的臍帶，位於國家權力所支撐的金融機構安排裡（鑲嵌於 IMF 與 WTO 中，並以這兩個組織爲象徵），已獲得清楚的認識。它們已理所當然成爲抗議運動的首要焦點。隨著政治問題的核心得到清楚認識，應該有可能往外打造出廣泛的創造性破壞的政治，對抗新自由主義帝國主義的主導體制，後者乃由霸權資本主義勢力強加給這個世界。

帝國主義之為奪取式積累

二十世紀初，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併吞維瓦特斯蘭（Witwatersrand），導致英國捲入波爾戰爭（Boer War），黃金和鑽石資源顯然是主要動機。然而，如我們先前所見，他之所以改奉帝國主義邏輯，乃源於無法找到處理英國長期資本過度積累問題的內部解決方案。這種無能爲力，與內部階級結構息息相關，後者阻礙了剩餘資本在國內社會改革和基礎建設投資的任何

181

大規模運用。布希政府以軍事介入中東的動力，同樣也跟更穩固地控制中東石油資源有關。自從卡特總統首次宣布，美國準備使用軍事手段，確保中東石油源源不絕流入全球經濟的政策以來，運用這種控制的需要就穩定地節節高升。由於全球經濟衰退與油價高漲有關，因此普遍降低油價可視為一種策略，試圖對應過去三十年間產生的長期過度積累問題。如同前一個世紀末於英國發生的情形，這些年間因階級利益的構造，阻礙內部改革與基礎建設投資，也在美國政治日漸轉趨公然擁抱帝國主義方面，扮演了要角。因此，將美國入侵伊拉克視同英國捲入波爾戰爭，是挺誘人的想法，兩者都發生在霸權沒落的初始階段。

但是，軍事干預只是帝國主義的冰山一角。掌握霸權的國家權力，其典型部署是要確保及促進那些不對稱交換關係得以運作的外部 and 國際機構安排，藉此嘉惠霸權國家。憑藉這種手段，實際上可以從世界各地榨取貢賦。自由貿易和開放的資本市場已成為主要手段，藉以裨益於以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為根據地的壟斷勢力，這些國家已經支配了資本主義世界的貿易、生產、服務和金融。因此，奪取式積累的主要媒介，是經由美國（及少數歐洲）勢力支持的 IMF 和 WTO 執行的機構壓力，迫使全世界的市場開放，並針對那些不肯卸除保護的國家，拒絕它們進入美國自身的廣大市場。

182

然而，如果沒有出現擴大再生產所導致的長期資本過度積累問題，結合了在政治上拒絕採取內部改革解決這些問題，這一切都不會取得當前的這種重要地位。奪取式積累做為一種解決之道的重要性提升，以新自由主義和私有化的國際政治崛起為象徵，並與世界上某處地方掠奪性資產貶值的週期性發作有關。而且，這似乎是當代帝國主義行徑的核心。簡言之，美國資產階級重新發現了英國資產階級在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曾發現的東西，如鄂

蘭所述，「單純盜取的原罪」促成了資本原始積累，「為了避免積累動力突然消失，終究必須重現」。果真如此，那麼「新帝國主義」似乎不過是舊時過往的重訪，雖然置身不同時空。這就是一切事情的適當概念化，還有待評估。

第 5 章 同意到脅迫

資本主義類型的帝國主義，起源於領土權力邏輯和資本主義權力邏輯之間的辯證關係。這兩種邏輯不一樣，絕對不可以相互化約，但又緊密交織在一起。它們或許可以理解為彼此的內在關係。但其結果可能隨著地方和時間而大異其趣。每個邏輯拋出了必須由另一個邏輯含納的矛盾。例如，資本的不斷積累在領土邏輯裡造成周期性危機，原因是需要創造出與之平行的政治 / 軍事權力的積累。當政治控制在領土邏輯裡產生移轉，資本流動也必須轉變以求適應。國家根據自身的特殊規則和傳統管理事務，造就了特殊的治理風格。這裡就建造了一個基礎，供不均地理發展、地緣政治鬥爭，以及各種帝國主義政治形式運作。所以，若未能先掌握資本主義國家各種變貌的理論，就無法理解帝國主義。不同國家產生不同的帝國主義，1870-1945 年間，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等國家的情況就很明顯。帝國主義，和帝國一樣，有多種不同樣式和形式。即使有種種的偶然和意外——有鑒於含納於領土權力邏輯裡的政治鬥爭，也不可能會是其他模樣——但我相信，若援用雙重的辯證，便能大有長進，針對獨特的資本主義式帝國主義，建立起一個堅實的詮釋架構，而雙重辯證首先是領土權力邏輯與資本主義權力邏輯，其次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關係與外部關係。

秉持這個觀點，我們可以考察美國最近從新自由主義到新保守主義帝國主義的形式轉變事例。資本主義全球經濟為了回應 1973-75 年的過度積累危機，經歷了劇烈的重新組構。金融流動

成爲構連資本主義權力邏輯的主要手段。可是，一旦開啓金融資本的潘朵拉盒子，要求國家機器本身有所調整適應的壓力也會增加。由美國和英國帶頭，許多國家逐步採取新自由主義政策。其他國家不是企圖仿效主要的資本主義強權，就是經由 IMF 施加的結構調整政策而被迫爲之。新自由主義國家的典型就是嘗試將公地圈圍起來（私有化），並建立一個開放的商品和資本市場架構。它必須維持勞動紀律並培育「優質商業環境」。如果某個國家辦不到或不願這麼做，它就是甘冒被歸類爲「失敗」或「惡棍」國家的風險。結果就是獨特的新自由主義帝國主義崛起。奪取式積累從 1970 年以前的陰暗位置中再度浮現，成爲資本主義邏輯裡的主要特色。在其中，它擔負起雙重的職責。一方面，釋出廉價資產提供廣大場域吸收過剩資本。另一方面，它提供一種手段，讓最虛弱且脆弱的領域和居民蒙受過剩資本貶值的損失。假使變化多端及無數信用與流動資產危機，要成爲全球經濟的特徵，就要有帝國主義協調這一切，透過像 IMF 這種機構，保護資本積累的主要核心免於貶值。這正是華爾街—財政部—IMF 複合體，聯合歐洲和日本當局，在過去二十餘年成功辦到的事。

然而，轉向金融化有許多內部成本，諸如去工業化、快速通貨膨脹的階段，隨後是信用困局，以及長期結構性失業。首先，美國就失去了生產優勢，某些部門如國防、能源及農企業等除外。商品與資本全球市場的開放，令其他國家得以將自身納入全球經濟體，首先擔任剩餘資本的吸收者，隨後成爲剩餘資本生產者。它們接著成爲世界舞台上的競爭者。或可稱爲「次帝國主義」（sub-imperialisms）的競爭者崛起了，不止在歐洲，也在東亞和東南亞，因爲每個資本積累的發展中心，都爲了自身的剩餘資本而尋找系統化的時空修補，界定出領域性的勢力範圍。然而，這些勢力範圍彼此重疊、相互滲透，而非相互排斥，這反映

了資本移動能力跨越空間的輕易和流動不居，以及越來越忽視國家邊界的空間互賴網絡。

不過，這個系統的利益高度集中在一小群多國公司執行長、金融家和食利者（rentiers）階級手上。某種跨國資本家階級出現了，但他們集中於華爾街和其他中心如倫敦和法蘭克福，以之做爲配置資本的安全所在。這個階級向來仰賴美國，保護其資產價值及遍布全球的財產與所有權。雖然經濟力量看似高度集中於美國，但還是可能且確實產生了其他金融權力的領域集中。聚集於歐洲和日本市場的資本，可以獲得它們的那份報償，一如幾乎所有將自身正確安置在資本主義體制母體的食利階級。債務危機也許震撼了巴西和墨西哥，流動資產危機或許摧毀了泰國和印尼經濟，但是這些國家裡頭的食利者，不僅保存了資本，實際上還提升了自己的內部階級地位。特權階級可以把自己密封在孟買、聖保羅和科威特金碧輝煌的聚居區裡，同時享用他們在華爾街投資的報酬。因此，華爾街雖然金錢充斥，但並不意味美國人擁有那些錢。華爾街的問題在於，替它所掌控的所有過剩貨幣，無論是由美國人或外國人持有，尋求有利可圖的用途。

資本家階級勢力的地理散布，不僅適用於食利者和金融利益；生產資本利用空間的易變性和變動的領土邏輯。電子產品、鞋類與襯衫的大型跨國公司，利用地理移動性而明顯獲利。但是，某些其他的社會團體也同樣獲利。例如，華人流離（diaspora）的企業群體，正是因爲同時擁有從移動狀態中抽取利潤的手段和傾向而提升地位。台灣和南韓承包商遷至拉丁美洲與南非，表現格外出色，雖然他們的員工承受著可憎的痛苦。¹

1 G. Hart, *Disabling Globalization: Places of Power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但這個世界的獨有特色，在於漸趨跨國的金融家、執行長和食利者的資本家階級，應該仰賴領土霸權保護他們的利益，並且建立制度架構，以便匯聚世界財富，中飽私囊。這個階級甚少留意受地方約束的或國族的忠誠或傳統。它可能是多種族、多族裔、多元文化及寰宇主義的（cosmopolitan）。如果出於金融的迫切需求及利潤追尋，必須關閉廠房，並降低他們自家後院裡的製造業產能，那就這麼辦。例如，美國金融利益對於破壞美國的生產霸權地位，一點也不擔心。這個體系在柯林頓主政時期達到高峰，當時魯賓—桑默斯（Rubin-Summers）掌管的財政部精心協調國際事務，以迎合華爾街食利者的利益，儘管這麼做往往要承擔高風險。高潮是 1997 到 1998 年間，針對來自東亞與東南亞的競爭施以規訓，以致日本和歐洲金融中心，但尤其是美國，能夠毫不費力攫奪資產，以其他地方的大規模貶值和生計破壞為代價，擴大自己的利潤來源。然而，這不過是約莫自 1980 年以來，

188

折磨開發中世界許多地方無數債務和金融危機的一個事例。海外的新自由主義帝國主義，傾向於在國內製造長期不安。許多中產階級人士開始捍衛領土、國族和傳統，視為武裝自己抵抗掠奪性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辦法。他們試圖動員領土的權力邏輯，保衛他們免於掠奪性資本的侵害。一度將國族國家與帝國緊密結合起來的種族主義和國族主義，在小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的層次再度浮現，成爲一種組織武器，來對抗金融資本的寰宇主義。由於將問題怪罪給移民，是轉移對菁英利益注意的簡便方法，以種族、族群特性（ethnicity）和宗教為基礎的排他政治遂蓬勃發展，尤其是在歐洲，新法西斯運動開始獲得可觀的群眾支持。1996 年，企業和金融菁英群集在達沃斯（Davos），當時他們擔憂，工業民主體制內部對全球化「高漲的反挫」，有可能「對許多國家的經濟活動和社會穩定，造成分裂性的影響」。「無

助和焦慮」的普遍情緒，有助於導致「一種新型民粹派政客崛起」，而且可能「輕易轉成反叛」。²

但是當時反全球化運動已經開始浮現，攻擊金融資本及其主要機構（IMF 和世界銀行）的勢力，試圖恢復公有地並要求一個國族、區域及地方差異得以蓬勃繁榮的空間。由於國家顯然站在金融家那邊，而且總是在奪取式積累政治裡擔任主要行動者，所以這場運動仰賴市民社會裡的機構，改變各種尺度的領土權力邏輯，包含極小的地方和全球（像是環境運動的情形）。詐騙、劫掠和暴力盛行，激起了許多暴力回應。據稱與市場的合宜運作配套的表面文明教養，實際上微不足道。遍及全世界的抗議運動，絕大部分都遭國家權力冷酷鎮壓。低層次戰事在全世界激烈展開，通常有美國的暗地介入和軍事援助。

189

這些反對運動迴避傳統的勞工組織形式，像是工會、政黨，甚至對國家權力（現在看來是無望的妥協了）的追求，轉而仰賴自身自主的社會組織形式，正式設立屬於自己的非正式領土權力邏輯（例如札帕提斯塔），以改善他們的命運或抵擋掠奪性資本主義侵害為目標。一個急速成長的非政府組織運動（部分接受了政府資助）試圖控制這些社會運動，並引導它們朝向特定渠道，其中有些非政府組織是革命性的，但其他則要適應新自由主義權力體制。但結果卻是一大團騷動的地方性、分散且高度分化的社會運動，不是正面迎戰，就是拖延由金融資本和新自由主義國家協調整合的帝國主義新自由主義行徑。

新自由主義本身固有的反覆無常，最終反過來困擾美國的心臟地帶。始於 1999 年高科技 dot.com 經濟的經濟崩潰迅速蔓

190

2 Klaus Schwab and Claude Smadja, 引用於 D. Harvey, *Space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70。

延，揭露了許多原本認為是金融資本的東西，實際上是由可恥的會計業務及空中樓閣資產支撐的、無法贖回的虛擬資本。甚至在 911 事件以前，新自由主義帝國主義內部顯然就已經衰弱，連華爾街的資產價值都不保了，新自由主義及其帝國主義的特殊形式，已經沒有多少好日子了。主要議題是，領土權力邏輯和資本主義權力邏輯之間，現在會顯露出什麼樣的關係，會產生哪種帝國主義。

一名皈依的基督徒喬治·布希 (George W. Bush) 幸運當選總統，使一群新保守主義思想家能接近權力。新保守主義者就像先前的新自由主義者一樣，資金充裕，並組織為數眾多的「智庫」，長期以來都想讓政府接受其議程。那是不同於新自由主義的議程，其主要目標是在內部和世界舞台上都建立及尊重秩序。這意味了層峰要有強勢領導，底層要有堅定不移的忠誠，並搭配建立一個既安全又清楚的權力階層。對新保守主義運動而言，嚴守道德原則也很重要。在這方面，它在崇奉非常特殊信仰的原教旨主義基督徒那裡，找到了骨幹和選民基礎。例如，替 911 事件守靈時，法威爾 (Jerry Falwell) 和羅伯森 (Pat Robertson) (這場運動裡的兩名主要領袖) 提出看法，認為這個事件是上帝對於容忍墮胎和同性戀的縱容社會發怒的跡象。稍後，在某個收視率最高的美國電視時事節目裡，法威爾宣稱穆罕默德 (Muhammad) 是第一個頭號恐怖分子，其他人則表達支持猶太復國主義 (Zionism)，以及夏隆 (Sharon) 加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為，因為這將導向世界末日善惡大戰 (Armageddon) 和基督復臨 (Second Coming)。對於《啟示錄》及世界末日善惡大戰的信仰很普遍 (雷根就是個信徒)。歐洲人尤其難以理解，大約有三分之一美國人口堅決信奉這些信念 (包括創世論，而不採進化論)，這意味了接受戰爭的恐怖 (尤其是在中東)，視之為在俗世

完成上帝意旨的前奏。現在，美國軍方大力在這些觀點盛行的南方招募新兵。

雖然新保守主義者了解，他們無法繼續掌權以堅持這種見解，但不可低估基督公義的影響。未能針對夏隆對巴勒斯坦人的暴力鎮壓 (原教旨主義者將之詮釋為邁向世界末日善惡大戰的積極腳步) 施以任何限制，就是個好例子。在與阿拉伯世界的衝突中，很難防止這些態度滑向基督教十字軍對抗伊斯蘭聖戰的修辭，從而將杭廷頓 (Huntington) 難以令人信服的文明必然衝突論點，轉變為地緣政治的事實。³

新保守主義的外國政策憲章，鋪陳於 1997 年施行的「新美國世紀計畫」(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⁴ 一如路斯 (Luce) 在 1941 年的做法，這個標題提及一個「世紀」，而非領土控制。因此，它刻意重覆史密斯在路斯報告中所揭發的所有遁詞。⁵ 這項計畫「致力奉行一些基本命題：美國的領導地位同時有益於美國和世界；這種領導地位需要軍事力量、外交能力，以及遵奉道德原則；但是今日幾乎沒有政治領袖為了全球領導地位而抱持這種主張。」這裡所牽涉的原則，在布希於 911 週年紀念發表的聲明中清楚提出 (前文第一章已有引述)。雖然認得出這些原則是獨特的美國價值，卻呈現為普遍適用，運用某些字眼，像是自由與民主、尊重私有財產、個人和法律，全都包裹起來成為全世界的行為規範。這項計畫也試圖「重振支持強大且遵循原則的美國國際涉入政策」。這意味了輸出適當的行為規

3 S.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4 網站是 www.newamericancentury.org。

5 參見 Smith, *American Empire*。

193 範，以及如果有必要的話，強行施加給世界其餘地方。然而，大多數計畫核心成員，來自先前雷根與布希政府的國防體制。他們是「軍事—工業複合體」的重要代表，艾森豪很早以前就明白警告要防範他們的勢力，他們卻在雷根時代力量大增。他們大多加入了新布希政府。柯林頓政府的關鍵位置是在財政部（由魯賓和桑默斯統轄一切），新布希政府則仰賴國防專家——錢尼（Cheney）、倫斯斐（Rumsfeld）、伍夫維茲（Wolfowitz），以及鮑威爾（Powell）——擬定國際政策，並倚靠一位基督教保守派——艾希克羅（Ashcroft）——擔任司法部長管控國內秩序。因此，布希政府由新保守派把持，深深受惠於軍事—工業複合體（以及少數其他美國主要工業部門，例如能源和農企業），並由原教旨主義基督徒支持其道德判斷。他們的工作就是在領土權力邏輯內，鞏固少數領導的政治議程背後的力量。這麼做的時候，他們非常清楚內部和外部秩序的關聯。他們直覺接受鄂蘭的觀點，即海外帝國需要國內暴政，但他們用不同的話來說。海外軍事活動需要國內有軍事化的紀律。

伊拉克長期以來是新保守主義分子的主要關切，但困難在於，按他們的說詞，如果沒有「珍珠港規模」的災難事件，公眾對軍事干預的支持就不太可能實現。911 事件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掌握一個社會團結和愛國主義的時刻，建構一個美國國族主義，藉以替各種帝國主義行徑和內部控制提供基礎。大多數自由主義者，甚至那些先前批評美國帝國主義行為的人，都支持政府發動戰爭對抗恐怖主義，以及為了國家安全，準備犧牲某些公民自由。不愛國的指控被用來壓制批判的爭論，或是深具意義的異議。媒體與政黨站在同一陣線。這使政治領導階層，在幾乎沒有任何反對意見下，制定了壓制性的法律，最著名的是愛國者法（Patriot Act）及國土安全法（Homeland Security Act）。對公民權

的嚴格控制已然展開。非法將囚犯拘禁於關塔納摩灣（Guantanamo Bay），也沒有律師代表，不分青紅皂白圍捕「嫌犯」，許多人被拘留好幾個月，無法獲得法律諮詢，遑論審判。警察可以任意扣留任何有「恐怖活動」嫌疑者，甚至可能包括那些參與反全球化運動的人士，而這一點很快就昭然若揭。嚴格監督技術紛紛引進（美國聯邦調查局有權取得圖書館借書、購書、網路連線的紀錄，學生註冊、水肺潛水俱樂部成員的紀錄等）。行政機構也把握機會，削減各種窮人方案（以為國犧牲的名義）。政府還施行一項減稅方案，無恥偏袒僅佔人口百分之一的富豪（以刺激經濟的名義），甚至還提議取消股息的稅賦，奢望這或許能夠撐住華爾街的資產價值。但是這些政策，加以對權利法案和美國憲政的公然違犯，只能仰賴帝國主義式的對外戰爭來維繫，這正是華盛頓、麥迪遜和其他許多人很久以前就體認並感到畏懼的事情。有鑒於 911 事件所蘊含的威脅，以及壓制異議的氣氛，那麼連自由主義的意見，都會轉而隱身於入侵阿富汗、擊潰塔利班（Taliban），以及全球追捕蓋達組織（al Qaeda）等念頭背後。

194 爲了維持這股動力，實現他們的野心，必須啓動美國政治的偏執作風。新保守主義者老是叨唸著伊拉克、伊朗和北韓，還有幾個其他所謂「流氓國家」對全球秩序造成的威脅。不過，在這背後總是潛伏著中國的身影，長期擔心它在世界舞台上無法預料的潛在強大對手。新保守主義者和軍事—工業複合體的聯盟，在 1990 年代期間，迫使柯林頓增加軍事支出，準備同時打兩場區域戰爭（例如，對抗像伊拉克和北韓這種「流氓國家」）。主要是伊拉克，部分原因是它的地緣政治位置和獨裁政權，坐擁石油資源而使其免於金融規訓，但也是因為它威脅要領導一個世俗的泛阿拉伯運動，可能支配整個中東地區，還能憑其控制石油運輸

的力量挾持全球經濟。記得卡特（Carter）總統曾堅持，不會容忍任何以這種方式利用石油的企圖，而且美軍在這個地區的直接涉入，至少可以追溯到 1980 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並未在巴格達導致政權更替，部分原因是聯合國並未授權這麼做。強加給伊拉克的解決方案，雙方都不滿意。對伊拉克人強行實施禁運和制裁；派武器檢察官入境，但隨後遭驅逐出境；運用軍事威脅保護北方自治區的庫德族人（Kurds）；英美協同巡邏北方與南方禁航區（no-fly zones），形同一場低層次戰爭持續在伊拉克上空進行。柯林頓稱伊拉克為「流氓國家」，採納了移轉巴格達政權的政策，但是手段局限於祕密行動和公開的經濟制裁，新保守主義者則吵嚷著這種辦法不會奏效。

196

911 事件後，新保守主義者得到了他們的「珍珠港」。困難在於伊拉克明顯與蓋達組織無關，而且必須優先打擊恐怖主義。入侵阿富汗，使軍方得以實地測試許多新武器裝備，簡直就像是彩排他們可能在伊拉克和其他地方的行動。在過程中，美國在烏茲別克（Uzbekistan）和吉爾吉斯（Kyrgyzstan）駐軍，位於裏海盆地（Caspian Basin）油田的打擊距離內（油田的儲量仍是個謎，中國正激烈奮戰以取得據點，藉以確保自身供應滿足迅速增長的國內需求）。六個月內，隨著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遭擊垮，美國政府開始轉移注意力到伊拉克。到了 2002 年夏天，美國決心無論如何都要以軍事手段強迫改變巴格達政權，已經是明顯的態勢。唯一值得關注的問題是，要如何向美國公眾和國際解釋這種做法的正當性。由此刻起，美國政府訴諸各種障眼法，每天更改辭令，提出毫無根據的斷言，猶如它們是經過證明的事實（第一章已有所描述）。它試圖建立一個志願聯盟，由英國扮演領導角色，因為英國已經深深捲入伊拉克的日常軍事行動（所以很難抽身退出）。起初，美國不讓聯合國有任何角色，甚至宣稱無須

美國國會同意，但是在這幾點上，它必須對國內和國際兩方面的政治壓力做出一些讓步。但是，它孜孜不倦培植 911 事件之後創造的新國族主義，並於轉移伊拉克政權的帝國主義計畫中加以利用，視為國家安全的重要成分，同時，它利用帝國主義計畫實施更為嚴密的國內控制（還因為國內陣線遭恐怖攻擊的警訊及其他安全憂慮而更形猖狂）。不幸地，再度如鄂蘭的機敏評論所述，若不訴諸種族主義，就無法完成國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連結，而且，阿拉伯人與伊斯蘭教敗壞的公共形象，以及針對來自阿拉伯國家訪客和移民的官方政策，都顯示了美國種族主義的高升趨勢，很可能在國內和國際上造成難以形容的未來損害。

197

雖然當前局勢快速變化，還伴隨有官方聲言的一貫障眼法，但仍然可以大略看出新保守主義帝國主義計畫的方向。因此，我最後要以概述這個方向並評估其反對力量作結。

新保守主義者指望伊拉克的重建，能夠沿著第二次大戰後日本和德國的先驅路線推動。伊拉克將被解放，投入開放資本主義的發展，最終順著西方的路線，以創造富庶的消費社會為目標，成為中東其他地方的模範。在美國政府領導下，配置必要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基礎建設，但逐漸轉讓給侍從主義的伊拉克政府（最好像日本自由主義政黨一樣軟弱）。伊拉克將持續解除武裝，但接受美國駐紮在波斯灣地區的軍隊保護。⁶ 伊拉克的石油會被用來挹注重建，支付某些戰爭費用，而且希望能以足夠低廉的價格，輸送到世界各地市場（很方便地以美元而非歐元計算），以引燃全球經濟的復甦。

然而，這並非新保守主義帝國主義野心的極限。他們已經開始提到伊朗（伊拉克遭佔領後，將被美軍完全包圍，並受到明顯

198

6 這套方案在 Johnson, *Blowback* 一書中有詳實描述。

威脅)，並對於提及「後果」的敘利亞，提出了指控。這些言論已經變得非常明顯，以至於英國外相很慎重地明確聲明，英國完全不願意參與任何對抗敘利亞或伊朗的軍事行動。但是新保守主義的立場，正如國防部長倫斯斐向來明確表達的，美國不需要靠英國實現目標，如果有必要，美國會獨自行動。敘利亞和伊朗承受的壓力不斷增強，美國也關注沙烏地阿拉伯的國內改革，預防任何伊斯蘭主義者的接管圖謀（這畢竟是賓拉登的首要目標），並藉此處理激發對抗美國的原教旨主義訓誨，大多是由沙烏地阿拉伯人支持的事實。此際，美國正在伊拉克磨練一種稱為「震驚和敬畏」的軍事能力試驗，具有同時摧毀北韓瞄準漢城的幾百枚遠程大砲的威力。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在一次十二小時的襲擊裡，摧毀北韓的一切軍事力量及核子能力。

199 這一切的背後，潛伏著某種地緣政治的視野。佔領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實行可能的改革，以及令敘利亞和伊朗某種程度屈服於優勢的美國軍力和活動，美國就能夠確保歐亞大陸塊上的重要戰略橋頭堡，第二章曾經指出，那裡剛好是產油中心，現在不僅供應燃料（還會繼續供應燃料至少五十年）給全球經濟，還供給每個膽敢對抗美國軍備的大型軍事機器。這應該能確保接下來五十年，美國持續握有全球支配地位。如果美國能鞏固它與東歐國家的同盟，像是波蘭和保加利亞，以及（很有問題的）土耳其，下至伊拉克，進入綏靖的中東，美國就擁有實際現身於此的力量，貫穿歐亞陸塊，劃開一道戰線，將西歐與俄國及中國分隔開來。據此，美國將處於軍事和地緣戰略位置，得以在軍事上控制全球，並透過石油而在經濟上主宰世界。考慮來自歐盟，或甚至更重要的中國的任何可能挑戰，這麼做就格外重要了。中國做為經濟和軍事強權的復現，以及據有亞洲領導地位的潛力，像是對新保守主義者的重大威脅。看來，新保守主義者根本就是投入

了一項完全支配地球的計畫。⁷ 在美利堅盛世秩序井然的世界中，期望所有地區都能在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大傘下欣欣向榮。根據新保守主義的觀點，世界其他地方（至少全體擁有資產的階級）應該且必將滿懷感激，感謝四處都有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所容許的經濟發展空間。

當然，懸而未決的大問題是，這項計畫行得通嗎？即使是布希政府的成員以及軍方人員，無疑也有成員不僅懷疑計畫的可行性，還積極反對。政府內部勢力的均衡，目前是偏向新保守主義陣營，但不見得會繼續如此。例如，局勢將大幅取決於新保守主義派的聲譽，是否會隨著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而升高或降低。譬如，針對這是一場解放戰役而非佔領伊拉克的說法，在漫長且混亂的巴格達佔領期間，將會引發嚴重後果。

200 但是，反對新保守主義帝國主義的外部力量卻難以應付。首先，這項計畫越是詳盡清楚，幾乎越能確定會迫使德、法、俄、中及其他國家形成聯盟，絕對不會缺乏力量。正如季辛吉的憂慮（參見前文），一個相對統一的歐亞權力集團，若與美國對抗，不必然會輸掉競爭。此外，假使美國果真強行進入伊朗或敘利亞，則英國面對屆時顯然是自私自利的美國帝國主義，幾乎肯定必須放棄支持。幾乎可以確定的是，那些曾經違反人民意願支持美國的歐洲政府（例如西班牙和義大利）將會垮台，這將使歐洲轉變為一個比目前狀態更為統一的權力集團，反對美國的計畫。隨著美國越來越孤立，聯合國內部的全球對立也很可能大為增強。

新保守派虛擲許多美國的道德領導能力，而藉由真正的同意來領導的能力也大為減弱。甚至美國的文化影響力也日益衰落。實際上，美國必須嘗試在聯合國收買同意（幾乎把聯合國當成是

7 Armstrong, 'Dick Cheney's Song of America'.

201 一種傳統的芝加哥選區政治)。但是，即使土耳其這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面臨嚴重經濟困頓以及報復後果的威脅，收買土耳其還是失敗了，這足以說明一個更深刻的問題。世界上任何地方，找得到的真正同意，少之又少，最接近的同意在英國，但看在英國民眾眼裡，還是很成問題。美國已經放棄訴諸同意來掌握霸權，反而越來越透過脅迫強制來支配。誠如鮑威爾的說法，成爲「集團老大」是美國長久以來的渴望（參見前文），但他主張這是可以接受的，因爲大家信賴美國做正確的事，但如今這種聲言已經不可靠了。2003年2月15日的反戰遊行裡，全世界的聚集人數令人注目，代表人民全球對抗的高漲趨勢，這是一股必須全力對付的力量。

新保守主義者強烈相信，一旦他們在全世界建立秩序，並展示秩序帶來的好處，全球各地人民及政府對他們黷武主義的反對，就會大幅消除。這個願景中並非只有微渺的烏托邦思想，但即便只有部分實現，也都必須取決於產生了什麼樣的好處，以及它們可能會如何分配。然而，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看法有所重疊，都相信商品和資本的自由市場，就包含了傳遞自由與福利給所有人時所需的一切。就這一點已經被證實爲假而論，新保守主義的一切所作所爲，就是要將新自由主義在全球展開的低度衝突，轉變爲據稱能一次解決問題的戲劇性對抗。這依然會延續
202 基於奪取式積累的政治經濟情勢（奪取伊拉克石油是最明目張膽的起點），對當代資本主義所產生的、不斷惡化的不平等，也徹底坐視不管。事實上，假如新保守主義的賦稅政策還能走下去，他們就會盡全力加強這些不平等，理由大概是他們認爲，放長遠來看，以這種方式酬賞創新和才能，可以改善所有人的生活。因此，我們可以期待，對抗奪取的全球鬥爭會逐漸增加，而非減少，也會有漸增而非減少的騷亂，它能爲反全球化和另類全球化

運動加油添火，甚至到能夠選出政府的地步，就像巴西的魯拉（Lula），即使沒能擊退新自由主義運作的地盤，選出的政府也會試圖舒緩。再者，也沒有任何事物能遏止滑入國族主義和排他性政治，以之做爲防禦新自由主義掠奪的方法。隨著美國本身也越來越轉向種族主義，視之爲連結國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橋樑，這種分裂崩解也將十分難以抑止。

除此之外，還有個重大的問題是，新保守主義帝國主義計畫如何能爲阿拉伯人及更廣大的伊斯蘭世界所接納。就這點而言，新保守主義者正步上特別危險的地勢。首先，與阿拉伯世界建立任何友好關係，都必須仰賴針對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衝突，提出行得通的解決方案，布希政府對此幾乎隻字未提，除了偶爾發出允諾的聲音，通常只是爲了回應外在壓力（尤其是英國）。表面的冷漠及不肯嘗試約束夏隆的以色列政策，原因在於美國境內猶太復國主義勢力的非神聖同盟，得到原教旨主義基督徒以其末世論爲由的大力支持。不能從美國帝國勢力在這個區域的部署中，提出任何巴勒斯坦解決方案，對阿拉伯世界內部甚至其他世界而言，都是對美國的一項恆久打擊。無疑地，這會是反抗的源頭，展現爲對抗以色列和美國的零星暴力行動，也許也會激起穆斯林世界的內部革命。其次，認爲伊拉克可以做爲示範計畫，贏得伊斯蘭世界脫離自身的原教旨主義及其反民主道路，這種看法乃基於一個即使不算荒謬、也過於遷強的命題，就是伊拉克在美國指導下，能夠一夕之間轉變爲繁榮富庶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就此而論，伊拉克的抉擇確實有些道理，因爲它是一個不僅擁有石油財富，還有大量科學天才和科技的國家；在美國和薩達姆（Saddam）聯手毀掉之前，它也有重要的製造業和農業基礎。剩餘資本當然會在這個基礎的大舉重建裡找到出口，但若考慮仍舊廣泛調節貿易和金融流動的新自由主義規則，以及過度積累的普

遍情況，接下來幾年內，要見到伊拉克變身為如同南韓的狀態，恐怕有困難。而且，就算伊拉克開始轉變，也很難看出這會產生任何示範效果，只消看看在過去二十年間獲得美國大力支持，曾經試圖追求一條資本主義風格經濟發展道路的國家（像巴基斯坦和埃及）所經歷的各式各樣發展失敗。佔領期間伊拉克經濟發展能有些許希望的唯一環境，乃是全球經濟復甦，而且規模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復甦更大才成。

這就帶領我們以更批判的視角，討論當前盛行的經濟環境議題，以及先前概述的過程在什麼程度上會指向一個資本主義權力邏輯，而該邏輯無論如何都與新保守主義帝國主義企圖強加的特定領土權力邏輯相符或適應。雖然一如往常，很難提出任何肯定的預測，但這兩個邏輯之間即使沒有全然矛盾，至少也有深刻的不一致。果真如此，則無論是領土邏輯或資本主義邏輯，都必須讓步或是面對慘痛的後果。那麼這種分裂的主要跡象是什麼？

首先，有戰爭本身付出的代價。它不會少於兩千億美元，還可能更多。有資助戰爭的大量剩餘資本是確定的，但它會要求報酬率，這要不是意味著國防與重建包商的利潤，就是（或是）政府公債的利息支出。丟炸彈不是生產性的投資，不會回收價值到流通和積累過程，除非我們考慮將石油價格降到每桶 20 美元，當做在伊拉克軍事行動的部分報酬率。當然，可以挪用伊拉克石油支付戰爭費用，但這將大舉排擠國內再發展的用途，從而阻礙伊拉克扮演資本主義發展示範計畫角色的可能。根據各種說法，要提升伊拉克石油產量到能替兩種用途提供資金的程度，需要好幾年時間。而且無論如何，伊拉克還有大約兩千億美元的債務（單單俄國就有六百四十億美元），還有彌補入侵科威特損失的未償付索賠，總計超過一千億美元。如果在美國託管下，伊拉克未能支付這些債務，將引起國際一片譁然（俄國當為先鋒）。

因此，除了美國為資助戰爭而承擔沉重債務外，沒有多少選擇餘地。即便在最佳狀況下，美國暴增的預算赤字，其普遍效果都不會是良性的。但在目前經濟停滯、資產價值下跌，以及稅收消失的環境下，這種花在軍事目的上的赤字，很可能會加深經濟衰退，而非從內部助長經濟復甦。軍事支出有時候被當成（例如盧森堡就這麼想）一項經濟刺激（有時稱為「軍事凱因斯理論」），但它頂多只在非常短期內有效（大約是替換耗盡的裝備和軍備所需的時間）。而且，以當前局勢而言，所有來自這方面的短期刺激，都完全被衰退的消費者信心和恐懼氣氛（由政府為了自身目的而直接利用）抵銷，抑制人們去旅行或從事任何看似冒險的活動。因此，航空公司不是接近破產，就是已經倒閉，觀光業和休閒活動也深陷經濟困境。工作和社會保護（例如健康保險，甚至是退休金）的喪失，在全美經濟中不斷回響。例如，目前紐約市的經濟狀況，比起 1973-5 年的經濟危機還要險峻，而其預算赤字情況，可望在幾年內將它逼向技術性破產。

這個問題由於美國經濟岌岌可危的國際地位而惡化。現在，外國人持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政府公債，以及 18% 的公司債（和大約 1980 年相較，比率超過兩倍），美國現在依賴每天超過二十億美元的淨外資流入，掩蓋它與世界其他地方間持續升高的經常帳赤字。⁸ 誠如前文所述，這使美國經濟非常容易遭致資本外逃的傷害，這種跡象已經於世界市場的美元相對價值下跌中顯現。形勢即將朝危險的方向扭轉，使得金融資本的勢力不再是支持美國多過造成美國本身嚴重傷害。資本主義邏輯，缺少了布希

8 A. Krueger, 'Economic Scene', *New York Times*, 3 Apr. 2003, p. C2; J. Madrick, 'The Iraqi Time Bomb', *New York Times*, 6 Apr. 2003, Sunday Magazine, p. 48.

政府顯然無能採取的有效的官方行動，遂指向美國經濟力量的流失，而非像 1990 年代經濟景氣期間協調出來的大舉資本流入。就像過去投機性資本流入泰國、印尼和阿根廷以刺激景氣，卻突然崩潰而陷入資本外逃和經濟災難，1990 年代投機性資本逃到華爾街所刺激出來的景氣，同樣可以（某種程度上，已經是）翻轉過來。當然，情勢有點不同，因為美元總是全球資本的安全避風港，而鑄幣利差的權力仍掌握在美國。但是，這大體上還是取決於對美國政府的信賴，而且，越是察覺美國政府目前是由軍事—工業複合體、新保守主義者，以及（更令人擔憂的）原教旨主義基督徒聯盟主宰，資本邏輯為了生存所需，就越會仰賴華盛頓的政權改變。這將產生一種效果，就是完全終止新保守主義版本的帝國主義。如果這種情況沒發生，對美國而言，更堅決轉向永久性戰爭經濟所造成的巨額流失，可能形同一種經濟自殺。屆時驢武主義熱潮將成為美國不惜任何代價要維持全球支配地位，最終採取的孤注一擲。

207

但是，新保守主義帝國主義計畫可能造成的潛在損害，還有另一個面向。美國帝國主義強權的單邊主義主張，完全未能認識到當前存在於資本循環與積累的資本主義組織內的高度跨領域整合。當任何經濟體貨物中的外國成分，典型上約佔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價值的情況下，美國抵制法國與德國貨物以及歐洲回報以聯合抵制，幾乎都沒有意義。但是崛起中的國族主義，現在既因戰爭而高漲，也為對抗新自由主義的運動所助長，確實能夠限制國際資本流動和積累的動力。退回到資本循環與積累的區域結構徵兆已經很多，還可能因為高漲的國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潮流而惡化，更別提文明衝突的觀念大有進展的方式。但是，撤回回到區域權力集團，行使排他性的做法，投入集團內部的競爭，正是釀成 1930 年代與 1940 年代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結構方式。列寧將被

208

證明說得沒錯。而且可以想見，沒人想再度造訪那場危機，這使得緩慢但看得出來的、朝向這種解答漂移的趨勢更顯挫敗。

在經濟層面延續新自由主義政治，正如我已經指出的，導向以其他方式進行的積累，也就是奪取式積累的延續（如果還不算逐步擴大的話）。外部的必然結果，想必是不斷增長的全球反抗潮，而唯一解答就是由國家權力壓制群眾運動。這意味了延續過去二十多年來，全球經濟特有的低強度戰事，除非找到某種減緩全球過度積累問題的辦法。我曾經主張，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在中國進行的造成分裂、激烈而龐大的計畫，而其本質是真正的原始積累，這些計畫將刺激經濟成長率和公共基礎建設發展，可以吸收大部分世界資本剩餘。這假設這種過程不會在中國內部激起一場反革命。但是，如果這能奏效，那麼剩餘資本撤離轉而流入中國，對於目前仰賴資本流入支撐本身不具生產性的消費（包括軍事和私人部門）的美國經濟來說，這將是一場災難。其結果將等同於美國經濟的「結構調整」，它將要求前所未聞的緊縮程度，那是自 1930 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未曾見過的緊縮。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將亟欲運用其支配石油的力量遏止中國，最低限度在中亞引燃地緣政治的衝突，但也許擴散為更全面性的衝突。

209

任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規則裡的這個問題，唯一可能（但暫時）的解答，是某種新的、範圍廣及全球的「新政」（New Deal）。這意味著把資本循環與積累的邏輯，從新自由主義的束縛中解放；沿著偏向干預主義和重分配的路線，重新架構國家權力；抑制金融資本的投機勢力；分散壟斷與獨佔（特別是軍事—工業複合體的邪惡勢力）的壓倒性力量，或是透過民主加以控制，藉以規定從國際貿易到我們在媒體上所見所聞的一切事物。其結果是回歸某種較仁慈的「新政」帝國主義，最好是透過考茨基（Kautsky）很久以前設想的那種資本主義強權聯盟而達致。

然而，歐洲現在偏愛的這種超級帝國主義，也有其負面意涵和後果。如果布萊爾的顧問庫柏（Robert Cooper）的話可信，那麼超級帝國主義支持重提文明、野蠻和原始的十九世紀區分，但披上後現代、現代和前現代狀況的外衣，而後現代是文明合作行為的保衛者，預期能透過直接或間接方式，誘導出對普世（亦即「西方的」與「資產階級的」）規範的尊重，以及遍及全球的人文主義（亦即「資本主義的」）實踐。根據這種觀點，以歐洲為主的後現代國家，全然不是「古老歐洲」，反而是領先美國的一條出路，而美國還沒能擺脫其現代主義之道。困難在於它就是那種類別，容許像彌爾（John Stuart Mill）這種十九世紀自由派人士，在讚揚「文明化」國家（例如他自己的英國）裡的代議政府原則的同時，可以合理化將印度納入託管並向海外強徵貢物的理由。在缺乏經由擴大再生產而持續積累的強大復甦下，自由派帝國主義的歐洲版本，只會更加深陷於遍布世界的奪取式積累政治的新自由派泥淖，以免積累的動力熄火。這種替代性的集體帝國主義形式，將很難為廣大的世界人民接受，他們經歷過（並在某些情況下開始反擊）奪取式積累，以及與之相關的掠奪式資本主義。像庫柏這種人提出的自由派策略，無論如何，對後殖民作家而言已經太過熟悉，以致於沒什麼吸引力。⁹

當然，潛伏於各家各派中，有更為激進的解決辦法，儘管遭遇壓倒性的階級力量，以及與之對抗的特殊利益，但是建立一個

9 R. Cooper, 'The New Liberal Imperialism', *Observer*, 7 Apr. 2002。U.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提出的批判，若用以反對庫柏提出的方案，後果將是毀滅性的。在這一點上，跟其他地方一樣，我深深受惠於 J. Anderson 提出的分析，參見他的 'American Hegemony after September 11: Allies, Rivals and Contradictions'，未出版手稿，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Borders Research,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2002。

在國內和國際上由美國及歐洲領導的新「新政」，衡諸當前局勢，確實還是足以爭取的目標。一想到經由某些長期時空修補著的適當追尋，它或許真能減輕至少幾年過度積累的問題，並減少從事奪取式積累的需要，這或許能鼓舞民主、進步和人道的力量集結在新政背後，並將它轉化為某種實際的現實。這確實像是提議一種更少暴力且更和善的帝國軌道，比起當前由美國新保守主義運動提出的粗暴黷武主義帝國主義好得多。

當然，必須戰鬥到底的真正戰場位於美國內部。就此而論，還是有抱持微弱希望的根據，由於對公民自由的嚴重縮減，以及對於要付出國內獨裁的代價換取海外帝國主義，已有長期的認識，這就為政治抵抗提供了重要基礎，至少對真正相信人權法案的人來說是如此，他們對於合憲性的憧憬，不同於當前主導高等法院新保守主義多數派的願景。這種人至少跟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一樣為數眾多，後者目前正在政府裡發揮邪惡的影響力。在多數的基督教徒裡，尤其是在領導層（大致表述了反戰立場）裡，有跡象顯示出現一種孤立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道德律令，並主張一種不同的基督教義，信奉宗教寬容，以及與他者和平共存。有個努力表達自己的反戰和反帝國主義運動，但是國族主義、愛國主義，以及在各個層次打壓異議的氣氛（特別是在媒體裡），意味了國內還有一場令人怯步的鬥爭要打，對抗新保守派版本的帝國主義，並且反對經濟層次新自由主義的延續。例如，集結在新自由主義陣營背後的階級力量就很難應付，但是新保守主義治理形式在國內與國際方面，越是顯得有問題，就越可能在即使是菁英階級內部，針對領土權力邏輯應該採行的方向，出現分裂和異議。新自由主義模型當前的困境，以及它現在對美國本身造成的威脅，也許會引發建構替代性的領土權力邏輯的呼籲。這種情況是否會發生，端賴美國內部政治力量的均勢。儘管這或許不是決

定性的，但在我們個人和集體的未來裡，都將扮演重大角色。相對於此，世界其他地方只能旁觀、等待和盼望。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確定不移的。來自世界其餘地區的跨界反美國主義，不會有幫助，也無能為力。那些在美國奮鬥，企圖在國內和外國事務方面建構替代出路的那些人，需要他們能夠爭取到的一切同情和支持。有鑒於在新保守主義帝國主義的建構中，內部／外部辯證扮演了要角，所以，這種辯證的逆轉在反帝國主義政治中，也有其關鍵角色。

後記

爲了達成我解釋爲何是那個時候、爲何立即的目標是伊拉克，即使還有很多未定之數，我還是必須提供戰爭爲何爆發的暫時性解說。現在，有些事情已經釐清了。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先發制人攻擊的主要理由）不是個威脅，也沒有發現任何實質證據。薩達姆·海珊與蓋達組織及 911 事件的推定關聯，並不存在。911 委員會（9/11 Commission）的聽證會和報告，以及美國參議院的情報報告，還有英國的修頓與巴特勒調查（Hutton and Butler inquiries），都指明用以支持戰爭決策的情報有多麼粗糙、薄弱，而且未經查證。來自政府的政治壓力顯然扮演要角，但是政治決策卻沒有像情報失誤那般，獲得同等程度的認真檢討。英國和美國兩地在這一點上的系統性逃避，點出了背後大有文章。無論如何，情報部門並沒有將國家送上戰場，這是政治人物幹的。而且，在美國，新保守派早就想要入侵伊拉克了。比較廣泛的主張——亦即目標是要讓整個區域民主化；過去延展給非民主政權的優惠該停止了；還有對人權的壓倒性關切——卻因爲美國繼續（以軍事現身爲後盾）支持其他地方的暴力壓迫政權，並且堅定支持以色列針對巴勒斯坦的殘暴軍事政策，而相互矛盾，大打折扣。

隨著時間過去，布希和布萊爾都訴諸用武力讓世界上少一個殘暴獨裁者，在道德上是件正確事情的論點，認爲「歷史」將會證明他們做對了。尤其是布希，很堅持送給伊拉克「自由」的禮物就是個充分理由了。他堅稱，「自由是上帝送給世間男女的禮

物」¹。如果當真看待，這可能導致一連串先發制人的解放戰爭，從沙烏地阿拉伯、辛巴威和巴基斯坦，以迄中國。

但是，誠如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很久以前的觀察，「自由是一匹很好騎的馬，但必須騎到某個地方。」²那麼，伊拉克人民被期待要騎這匹自由之馬到何處呢？美國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於2003年9月19日說出來了，當時盟軍臨時管理當局（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首長布瑞默（Paul Bremer）發佈了各項命令，包括「公營事業全面私有化、外國公司掌握伊拉克企業的完整所有權、外國利潤的全面匯回……開放伊拉克銀行供外國控制、外國公司享有本國待遇，以及……消除幾乎所有的貿易障礙。」³這些命令適用於所有經濟領域。只有石油例外（可能原因是，它具有特殊地位和地緣政治的重要性）。還實行了一項平頭稅（flat tax）（這是美國某些保守派偏愛的累退稅制）。罷工視為非法，組織工會的權利遭受嚴格限制。

實施這套倫敦《經濟學人》（*Economist*）所謂的「資本主義夢幻」於伊拉克政權，引發了批評。伊拉克過渡期間的貿易部長抨擊「自由貿易基本教義論」的實施，描述它是「忽視歷史的有缺陷邏輯」。對於美國準備要「掠奪伊拉克」（如果發生的話，就是十分惡劣的一種奪取式積累）的覺察，隨著對美國企業而言是個大利多的「伊拉克重建鴻運」上了路而日益可信。實際上，伊

拉克的國家資產正以低廉價格拍賣給外國人。布瑞默的命令違反了日內瓦和海牙公約有關任何佔領勢力之適當角色的規範。⁴美國抗拒在伊拉克實行直接選舉，部分原因是它希望與指派的過渡政府共事，他們可以在（極可能會排拒他們的）直接民主體制建立以前，合法地專注於這些自由市場改革。雖然「完整主權」在名義上授予精挑細選的過渡政府，讓它於2004年6月底掌權，以便獲得聯合國決議案支持，但轉換期協議卻指稱，它無法通過實質的新法律，只能確認既有的法令。新領導班子和美國中情局的關係淵遠流長，似乎不太可能會挑戰美國施加的自由市場基本教義論。⁵

布瑞默的命令實際上是要求在伊拉克建造一個完美的「新自由主義國家」。這裡值得喚起記憶的是，第一場新自由主義國家建造的大實驗，是在皮諾契（Pinochet）得到美國支持，於1973年「小型911事件」暴力政變推翻民選的阿萊德（Salvador Allende）後的智利。來自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沿著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的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路線，協助重建智利經濟。在智利與伊拉克暴力施行新自由主義的三十年間隔裡，各種類型的國家，始自英國的柴契爾和美國的雷根，脫離了對完全就業和全體公民福祉的關注，採行新自由主義道路，只關心遏止通貨膨脹、創造優良的企業經營環境以及推動市場自由。布瑞默的命令實際上是以強大武力，實施了美國嘗試在全球尺度上做的事情（挾著國際貨幣基金及其結構調整方案的協助，並透過世界貿

215

216

1 G.W. Bush, 'President Addresses the Nation in Prime Time Press Conference', 13 Apr. 2004;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4/0420040413-20.html>>.

2 Matthew Arnold 引用自 R.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850*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8), 118。

3 A. Juhasz, 'Ambitions of Empir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Economic Plan for Iraq (and Beyond)', *LeftTurn Magazine*, 12 (Feb./Mar. 2004).

4 N. Klein, 'Of Course the White House Fears Free Elections in Iraq,' *Guardian*, 24 Jan. 2004, p. 18; Editorial, 'The Iraq Reconstruction Bonanza', *New York Times*, 1 Oct. 2003, p. A22.

5 A. Juhasz, 'The Handover That Wasn't: How the Occupation of Iraq Continues',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Policy Report*, <www.fpiif.org>.

易組織施行)，而且完全符合布希政府經由其千禧年挑戰補助 (Millennium Challenge Grants)，加諸外國援助支付款的要求。⁶

入侵時的一個大問號是，這到底要視為解放，還是佔領。事情很快就明朗了，入侵主要是為佔領。在嚴肅史家的眼中，整個殖民歷史及其中東餘波的基本知識，注定一開始就會如此看待入侵。每個冒險進入這個區域的外國勢力，都宣稱解放是其目標，行為舉止卻像個暴虐的佔領者。⁷自從布希於 2003 年 5 月 1 日在「任務完成」橫幅標誌下，降落在一艘航空母艦以來，有更多美國軍人喪命了。美國在伊拉克改採更殘暴的鎮壓戰術（這種戰術仿效以色列對付巴勒斯坦人的做法），卻引發了更廣泛的抵抗。「投以高劑量的恐懼和暴力，以及大量計畫金錢」，這段佔領期間的一位美國地面指揮官說，「我認為我們可以讓這些人民相信，我們是來這裡幫助他們的。」這種手段顯然失敗了，仁慈軍事佔領的神話，也遭到阿布格萊 (Abu Ghraib) 監獄虐囚醜聞無法回復的重創。⁸

結果就是美國有越來越多人願意質疑入侵動機，以及伊拉克戰後重建駭人聽聞的缺乏章法。這甚至造成主流報紙非比尋常的**認錯道歉**，坦承沒能擔負起針對邁向戰爭的歷程提出批判分析的

6 N. Klein, "White House Fears Elections"; T. Crampton, "Iraqi Official Urges Caution on Imposing Free Market", *New York Times*, 14 Oct. 2003, p. C5; S. Soederberg, "American Empire and "Excluded States": The Millennium Challenge Account and the Shift to Pre-emptive Development", 未出版手稿,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Alberta, 2003.

7 D. Gregory, *The Colonial Presen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2004); R. Khalidi, *Resurrecting Empire: western Footprints and America's Perilous Path in the Middle East* (Boston: Beacon Press, 2004).

8 D. Filkins, "Tough New Tactics by U.S. Tighten Grip on Iraq Towns", *New York Times*, 7 Dec. 2003, p. A18.

職責。⁹莫爾 (Michael Moore) 的《華氏 911》(*Fahrenheit 9/11*) 不僅對布希政權提出具破壞性的爭議，也打擊了推動戰爭背後的階級和企業利益。其結果是美國內部日益尖銳的黨同伐異，很可能在 2004 年 11 月之後，導致華盛頓的政權更替。如果民主黨獲勝，國內外的明顯軍事化極可能會舒緩（雖然絕對不會消失），而涉及性慾特質和宗教的「文化戰爭」會經歷另一波輪替。多元文化主義和多邊主義 (multilateralism) 會獲得言辭上的偏愛，而新保守主義推向威權治理的力道會受抑制（但我恐怕這不會逆轉）。但是，就政治經濟與地緣政治的基本局勢而言，有鑑於正在運作的根本力量，是否可能有實質改變就不太清楚了。

例如，就伊拉克而論，美國已經承受越來越高的國內外壓力，必須找到迅速脫身的策略。但是，這裡卻有一些尷尬的兩難困局。美國軍力太快撤出，可能會使得伊拉克陷入血腥內戰。這正是（喪失公信力的）中情局的預測。因此，即使是曾經批判美國帶頭入侵的人，也變得很容易堅持美軍留下來，直到穩定伊拉克的工作做好（如果辦得到的話）。美國大致上是透過伊拉克的族裔和宗教區隔從事政治操作，因而積極（也許是不智的）讓它們躍升為政治集團。當然，宗教和族裔的分裂很明顯，它們之間的衝突也大有可能發生。後果之一可能是將伊拉克分割為遜尼派、庫德族和什葉派的國家。一直謠傳有這種分割計畫，但是周

9 D. Rieff, "Blueprint for a Mass: How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Pre-war Planners Bungled Postwar Iraq", *New York Times*, 2 Nov. 2003, Sunday Magazine, pp. 28-78; M. Ignatieff, "Why Are We In Iraq? (and Liberia? And Afghanistan?)", *New York Times*, 7 Sept. 2003, Sunday Magazine, pp. 38-85; C. Mooney, "The Editorial Pages and the Case for War: Did Our Leading Newspapers Set Too Law a Bar for a Preemptive Attack?",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1 Mar. 2004; Editorial, "A Pause for Hindsight", *New York Times*, 16 July 2004, p. A22.

219

邊國家（尤其是土耳其）不太可能袖手旁觀，不予介入。而且即使美國自伊拉克其餘地區撤離，也極不可能會讓油田不受保護。剩下的其他選項，就是讓美國長期留在伊拉克（這項可能性在美國越來越不受歡迎），或是讓佔領在聯合國的主導下變得國際化。布希政府起初不願意考慮後面這條路（即使假定聯合國可以這麼做），可能原因混合了虛飾的驕傲、美國的主要機構無法改變路徑，以及對石油的關切。佔領和重建國際化的微弱腳步已經邁開，由凱瑞（Kerry）主政的話，肯定會努力往這個方向推動。但是，這牽涉了讓被排除在重建契約以及油田之外的國家（像是法國、德國和俄羅斯）握有更大的發言權。另一方面，伊拉克債務（一千億美元，加上賠償科威特的一千億美元），大部分由俄羅斯和其他具影響力的玩家掌握，如果美國將更多控制權讓渡給聯合國，就更有可能被豁免。但是，美國不太可能讓出對石油的最終控制，無論華盛頓是由誰當政。

全球石油供應和儲量的確切狀態，向來很模糊。例如，我起初指出加拿大的石油儲量正在減少。然而，如果將焦油沙中難以提煉的石油也算進去，那麼加拿大的石油儲量就很可觀了。俄羅斯在過去一年左右，挾其龐大數量進軍世界石油市場（而且它現在開始登上石油出口經濟體的地位，連同一切附帶的危險和困難）。布希政府對於非洲（尤其是西非和安哥拉）軍事基地突然感興趣，幾乎肯定與當地豐富的石油蘊藏有關。¹⁰ 附帶一提，我們現在從最近解禁的英國情報紀錄，知道美國於 1973 年危機時，曾準備要佔領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和阿布達比（Abu Dhabi）的油田。¹¹ 沙烏地當時同意將油元透過美國銀行流通的

10 E. Schmitt, 'Pentagon Seeking New Access Pacts for Africa Bases', *New York Times*, 5 July 2003, pp. A1, A7.

220

理由，是爲了避免這種威脅，這項推論看來極爲可信。就更普遍的石油情況而論，我們所能做的頂多是承認石油狀況反覆無常，但也要接受無論發生什麼事，中東對全球經濟都是個關鍵區域，而美國在這個地區的現身，自 1945 年以來就穩定地逐步升高，在不遠的未來也不會減少。我的結論是，華盛頓政權的移轉不會改變，更別提翻轉美國控制該區域及其石油蘊藏的驅力。

這就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涉及美國如何能夠合理化它在該區域的持續軍事介入。主要的正當理由是長期的不安全狀態。石油供應的擾動會對全球資本主義造成嚴重負面後果，原因是高昂或過度波動的油價。以此衡量，美國對伊拉克的干預稱得上是徹底失敗，石油價格既波動無常，又比戰前平均價格要高許多。梅鐸（Rupert Murdoch）夢想的每桶 20 美元，已經轉變爲每桶 40 美元左右的夢魘。但是，有時候看起來美國像是歡迎、甚至刻意醞釀了不安全，以便正當化它的持續介入。布希對於以巴問題的不對稱涉入，可能滿足了美國的重要國內利益，但也在這個區域和其他地方，升高了恐怖主義、交戰狀態，以及暴動。持續的不安全狀態（包括伊拉克內戰的威脅）及恐懼氣氛的延續，在布希及其謀士看來，必定是邁向再度勝選，以及環繞著強大軍事機器和恆久的戰爭經濟，來鞏固全球政治勢力最方便的途徑。若是由凱瑞主政，有鑑於美國國內政治，即使可以期待有一些裝飾性的轉變（像是對以色列採取稍微批判的立場），能否改變這種基本局勢，不無疑問。就像美國從 1980 年代和 1990 年它協助創造的金融波動中獲利，它也可能從其政策所激起的安全波動中獲益。

11 L. Alvarez, 'Britain Says U.S. Planned to Seize Oil in '73 Crisis', *New York Times*, 4 Jan. 2004, p. A6.

221 不過，我的論點最引起爭議的面向，也許是美國比較是由一個經濟和政治虛弱的立場來操作，而非立足於強勢立場的運作，伊拉克的冒險事業很可能標誌的是霸權的終結，而非美國全球支配階段的起點。我說的是否正確，只有時間能回答。但是，美國做為一個霸權勢力，即將面臨衰退的可能性和潛在後果，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雖然我依然支持我自己論證的一般要點，但還需要進一步闡述。

我從一項事實開始，即全世界大部分的研發都在美國進行。這使得它能夠維持技術優勢，並且讓技術變遷的全球路徑，偏向於對它有利的方向（尤其是滿足了以軍事工業複合體為核心的利益）。這產生了從世界其餘部分流向美國經濟體的技術租金之流。美國堅持智慧財產權（例如，專利藥物）的國際保護，正是要確保這種「食利者」地位。在過去，亞洲經濟體的相對力量並非仰賴它們的創新能力（日本、台灣，以及較低程度上的韓國，是部分例外）。這些經濟體專長於採用來自美國的創新，然後利用它們的勞力資源和組織技能，將新系統應用於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生產。因此，世界大部分地區都仰賴美國的技術創新。這使美國可以界定重大的創新變遷（大致上就像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廣為招徠的「新經濟」中，它針對高科技產業的做法），並再度於新科技魔法的歡樂舞蹈中引領世界。但不清楚的是，新一波的創新會來自何處（雖然生化科技和醫療科技是領先群體的候選者）。而且，雖然美國在技術創新上的領先幅度還很大（這大體上要歸功於其研究型大學），卻有很多跡象顯示，它正在走下坡。美國核准外國人的專利數量，於 1980 年至 2003 年間，從 40% 上升到接近 50%，而且有非常多種指標，像是科學和工程方面論文的外國作者、頒給美國以外國家公民的諾貝爾獎，以及外國研究生（尤其是來自印度、台灣和中國）選擇回家鄉而非留

在美國的人數，都顯示了美國主導地位的下降趨勢。在某些領域（尤其是非軍事領域），歐洲和亞洲正在領先美國。在過去幾年裡，超過 400 間外國公司（來自許多不同國家，包括美國、日本、德國、英國、韓國和台灣），像是通用電子（General Electric）和英國石油，在中國設立大型研究機構，利用教育良好的勞動力及龐大市場，這裡的新產品實驗相對容易，而且潛在獲利很可觀。美國雖然還是一個令人敬畏的對手，卻不再像以前那樣可以主宰研究發展。¹²

製造業工作的喪失，對美國經濟力量的影響有多嚴重，這樣的問題也提出來了。如果世界大部分製造業由在海外營運的美國公司控制呢？其實，許多主要產業現在是由非美國公司主導，構成了「十大電子和電子設備製造商裡的九大；十大汽車製造廠暨電力與天然氣公用事業裡的八大；十大煉油廠裡的八大；十大電信公司裡的六大；十大製藥公司裡的五大；六大化學公司裡的四大……。」¹³ 以美國為基地的製造公司已經不像過去那樣當家作主了。然而，它們確實從海外投資中獲得豐厚利潤。海外投資的利潤率遠比國內報酬率要高。杜曼尼與列維（Dumenil and Levy）指出，美國企業在從世界其餘地方將超額利潤汲取回到美國經濟體上，非常有效率。¹⁴

這項回流彌補了美國的工作損失嗎？不幸的，這大部分是透過股息支付和股票增值，而裨益於已經很富裕的人。這惡化了已

12 W. Broad, 'U.S. Is Losing its Dominance in the Sciences', *New York Times*, 3 May 2004, pp. A1 and 19; D. Henwood, *After the New Economy* (New York: New Press, 2003).

13 R. du Boff, 'U.S. Empire: Continuing Decline, Enduring Danger', *Monthly Review*, 55/2 (2003), 1-15.

14 G. Dumenil and D. Levy, 'The Economics of US Imperi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未出版手稿，2004。

經深植於美國社會結構中，難以置信的階級偏袒。因此，大部分美國人口現在依賴高所得者的消費習慣。其影響是產生了眾多低收入的服務工作，那是一種為經濟上佔有支配地位並透過選舉捐獻而主導政府的上層階級而存在的服務階級。過去三年裡，美國損失的兩百萬個左右的製造業工作，薪水超過一小時 17 美元（通常附有健康照護等福利），但是部分彌補這項損失的服務業工作，時薪只有 14 美元（通常沒有福利）。有些服務業工作現在甚至轉移到境外：印度接收了美國的白領工作，從軟體製造和電腦服務，到航空票務，以及企業與政府帳款服務的一切工作。¹⁵

224 關於工作移轉到海外，及其對於美國就業的衝擊，已經有非常多討論了。但是，2000 年至 2003 年損失的兩百萬個製造業工作裡，只有 30% 歸因於海外採購（outsourcing）。大約有 40% 可以歸因於國內生產力的提高，剩下的 30% 則是以進入蕭條來解釋。¹⁶ 從零售業和服務業，到農業和挖土機具製造的各種產品優越且持續提升的生產力，讓美國在原本可能會輸掉的領域裡維持了競爭力。但不利的是，技術引發的失業和工作不穩定，成為勞工與中產階級的長期問題（即使是在「繁榮的」1990 年代，生產力快速提升的階段，也是如此¹⁷）。優越的生產力可以將單位成本降低，卻不必然能改善生活品質（我們全都必須在沃爾瑪〔Walmart〕購物）。

這些力量持續展現，並解釋美國勞工階級工作與所得創造的牛步化。我的結論是，製造業能量的相對損失，構成美國大多數

15 Yasheng Huang and Tarun Khanna, 'Can India Overtake China?', *China Now*, 3 Apr. 2004, <<http://www.chinanowmag.com/business/business.htm>>.

16 E. L. Andrews, 'Imports Don't Deserve All That Blame', *New York Times*, 7 Dec. 2003, Business Section, p. 4.

17 R. Pollin, *Contours of Descent* (London: Verso, 2003).

人口福祉提升的嚴重阻力，並使美國容易受到外國競爭的損害，即使高所得者從他們的海外投資中獲利豐厚。

美國無止盡消費主義的角色，是個同樣微妙的問題。它令美國在雙邊貿易談判上佔有實質優勢，因為擁有進入龐大美國市場的特權，就意味了一筆好生意，對較小的國家尤其是如此（像是智利或台灣）。美國勤奮運用這項力量而非 WTO 來達成目標（我的猜測是，再多個幾次不利於美國鋼鐵關稅或棉花補貼的裁決，可能會導致美國拋棄 WTO，一如它放棄關於氣候變遷的京都協議〔Kyoto agreement〕一樣）。世界其餘地區對於美國消費者市場的仰賴，確實是全球權力關係的一項特色。但是，美國消費主義近來的榮景，幾乎完全是由債務支撐。它將國內淨儲蓄率降到了接近零（如果我們考慮近期的消費主義，其支撐來自以膨脹的住宅價格來從事抵押貸款再融資，那麼淨儲蓄率或許甚至是負數）。這也有階級上的偏袒，因為美國消費主義越來越仰賴美國頂層 10% 人口的消費習慣，那是財富和所得高度集中的所在。在最近的一次蕭條裡，花費超過收入的習慣在維持美國經濟免於困境上，扮演了關鍵角色。¹⁸ 雖然這種消費主義大部分可以歸因於對消費財的無厭胃口，但越來越多是由必需品所推動。大部分將抵押貸款融資以獲得現金擴大收入的人，是為了解付高漲的健康照護成本、醫療保險的喪失，以及教育支出。

美國問題的核心，就是這種陡直落入負債的狀況。這幅金融圖像持續加速惡化。甚至柯林頓政府的前財政部長魯賓（Robert Rubin），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的經濟學家，都以非常不尋常的方式，公開批評美國財政政策是對全球穩定的嚴重威脅。¹⁹ 聯邦

18 L. Uchitelle, 'Why Americans Must Keep Spending', *New York Times*, 1 Dec. 2003, pp. C1-C2.

226 政府在財政上的不負責任，已到了前所未聞的程度，即使有微弱的經濟復甦跡象，但以當前的政策，在未來十年裡想要避開財政毀滅，可謂前景堪慮。除非視之為新保守主義策士的刻意推動，否則這種政策真是無法理解，他們故意迫使整個公共財政結構陷入巨大危機，使政府被迫放棄一切社會義務（像是社會福利〔Social Security〕和醫療保險〔Medicare〕）。這將可以完成他們縮減政府力量（軍力除外），直到「可以溺斃在浴缸裡」²⁰的長期計畫（1980年代初期的預算局長史托克曼〔David Stockman〕，詳細說明了雷根政府時代早期的操作方式）。

美國盤旋而上的赤字，若不拖欠或落入長期仰賴外國贈禮的狀態，就無以為繼了。美國已有大約40%的國庫債和五分之一的華爾街資產是由外國持有。我誤將每日流入以彌補經常帳赤字的資金估為20億美元：它實際上只有一天15億美元，而且還在升高！日本、台灣和中國的中央銀行大力彌補這些赤字。唯一的其他解答是利用美國的鑄幣（印製美元）力量，以貶值的美元償付債務：但是這將意味了國內的劇烈通貨膨脹，以及美元在國際市場上的崩盤，遠遠超過美元當前相對於歐元的貶值。在這個競技場裡，美國力量的崩頹似乎迫在眉睫，除非美國政府大幅改變，離開目前採行的自殺道路。

華盛頓的政權移轉，至少在目前的時點上，可能造成實質變化。但是，誠如我在主文裡的主張，資本主義重新穩定自身、免

19 M. Muhleisen and C. Towe (eds.), U.S. Fiscal Policies and Priorities for Long-Run Sustainability, Occasional Paper 227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4); P. Krugman, 'Rubin Gets ShriII', *New York Times*, 6 Jan. 2004, p. A23.

20 D. Stockman, *The Triumph of Politics: Why the Regan Revolution Fail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6); P. Krugman, 'The Tax-Cut Con', *New York Times*, 14 Sept. 2003, Sunday Magazine, pp. 54-62.

於重大危機的唯一辦法，就是創造某種「新」新政。我不認為這算得上是解決全球資本主義困局的恆久解答。但是，這可以提供一個喘息空間，讓其他選項或許可以和平出現。在美國，這種政治所面臨的困難非常艱鉅。它將導向翻轉二十年來，基本上將階級力量交給一小群菁英的新自由主義。美國頂端百分之一所得賺取者在1980年佔全國所得總額低於8%，到了2000年就升到15%，而且隨著布希的減稅政策（the Bush tax cuts）將很可能達到20%的標準。頂端0.1%所得賺取者佔全國所得的比例，於1979年至1998年間，從2%升高到超過6%。這個富裕的執行長和銀行家菁英階層，對於政治過程發揮了極度不成比例影響力。²¹兩個政黨都蒙其厚愛，至於全體人民合理取得健康照護、教育、社會福利和優渥工作所需的重分配政治，幾乎不可能發生。政黨在這個方面的唯一實質差異，乃是共和黨人特別受惠於文化上的國族主義與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派白人勞工階級，他們一致被說服為了文化理由而投票反對自身的物質利益；民主黨人則被迫要注意比較左傾的、非常清楚自身物質利益的選民。民主黨會前進得多遠，將由社會運動追求其目標的氣勢決定。重分配不會是心甘情願的捐贈，而是必須寸土必爭。

最後，有一種危險的自滿觀點，認為全球經濟正在復甦，因為以美國為基礎的消費主義復原了。但是，像智利、日本、澳洲、德國，甚至是印度等如此多樣的經濟體，復甦勁道很強是源於中國基礎建設投資的龐大需求（2003年的固定資本投資增加率是25%）。甚至美國製造業也因為中國對於挖土機具的需求而

21 G. Dumenil and D. Levy, 'Neo-Liberal Dynamics: A New Phase?', 未出版手稿, 2004, p. 4; Task Force on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American Democracy in an Age of Rising Inequa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4, <www.apsanet.org>.

獲益。中國驚人的經濟成長（根據大部分的民間分析家，官方數據有所低估，2003年是9.1%）和轉變步調，伴隨著強大的內部壓力及緊張，至少在過去十年來，對於全球成長都很重要。中國現在主導了整個東亞和東南亞，成為具有龐大全球影響力的區域霸權。亞洲對中國的出口以嚇人的速率成長，許多亞洲經濟體在過去兩年裡，對於中國的總出口比例增長了一倍。中國現在是南韓與台灣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在日本出口市場上也可以和美國爭雄。²² 中國的消費者市場也以驚人成長率擴張（它已經是全球最大的手機和朋馳汽車市場）。中國對於石油的龐大渴求也顯而易見。它已經是美國之後的第二大進口國，以目前的成長率來看，將於2020年超越美國的消費。這對於全球氣候變遷（以及油價）的後果，可說是潛藏著大災難。控制中東和裏海盆地（Caspian Basin）油田的地緣政治鬥爭（這解釋了美國為何不願將伊拉克爛攤子的控制權讓給聯合國），山雨欲來。我們談論的是誰的長期能源安全？美國還是中國？至少，在這最後一點上的

229

22 很難追得上中國變化的腳步。來自亞洲開發銀行、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the Asian Monitor）的報告，搭配其他金融報刊的報導，可以讓我們做些粗略評估。參見 Si-ming Li and Wing-shing Tang, *China's Regions, Polity, and Economy: 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Wang Hui, *China's New Order: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ransition*, ed. T. Hutt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d D. Hale and L. Hale, 'China Takes Off', *Foreign Affairs*, 82/6 (2003), 36-53。另參見 H. McRae, 'Working for the Yangtze Dollar', *Independent*, 18 Nov. 2003, Review, pp. 2-3; K. Bradsher, 'Is China the Next Bubble?', *New York Times*, 18 Jan. 2004, Section 3, 1 and 9; K. Bradsher, 'Like Japan in the 1980s, China Poses Big Economic Challenge', *New York Times*, 2 Mar. 2004, pp. A1, C2; T. Fishman, 'The Chinese Century', *New York Times*, 4 July 2004, Sunday Magazine, pp. 24-51; M. Hart-Landsberg and P.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 *Monthly Review*, 56/3, special issue on China (2004).

地緣政治意涵，每個人都應該很清楚。

然而，中國的情勢充滿了危險。1995年以來，製造業工作也有淨損失，根據最近的估算，損失超過了1500萬個工作（或是總數的15%），原因是北京和上海周邊「鏽帶」的眾多城鎮和村辦企業破產。²³ 開始運轉的新生產系統，沒有那麼勞力密集。然而，電力短缺時有所聞，勞動關係極為不穩定。區域和階級不平等顯然正在擴大，即使官方提出了對抗政策。這一切對於海外的影響，也矛盾重重。中國取代的製造業工作，比起美國，更多是來自日本、南韓、墨西哥和其他地方。沿著墨西哥北部邊境的加工出口（*maquila*）製造業地帶，過去兩年裡失去了接近20萬個工作，這些工作全去了中國。但是，中國正在進行的龐大基礎建設投資，肯定帶動了大部分的全球經濟體，而且經濟學裡一個證據充分的命題是，這類投資比起消費主義，對於總體成長的刺激會大得多²⁴，那麼，現在是由誰來引領全球復甦就很清楚了。答案並非美國。力量移轉到中國和整個亞洲（印度現在成為一個更強大的角色）的趨勢正在加速而非減緩，唯一的問題是中國成長的步調能否維持，以及如何維持。

最後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解答。中國的大部分發展，包括公私部門，具有高度的投機性質，可能輕易就超越美國1990年代的「榮景與泡沫」，一旦泡沫破裂，就會有同等的災難性後果。最近中國經濟體的刻意「降溫」，使得評論家設想「軟著陸」而非撞毀的可能性，但是需求的減少已經在全球其他地方都導致了

230

23 A. Cassell, 'The Economy: Study Undermines Charge China is Stealing U.S. Factory Jobs', *Philadelphia Inquirer*, 22 Oct. 2003 (posted).

24 關於這個論點的證據摘要，參見 J. Madrick, 'Economic Scene', *New York Times*, 10 July 2003, p. C2.

較低的成長率。中國的銀行系統公認是不穩定的。²⁵ 中國也和美國一樣，很容易受到外部變遷的傷害。來自美國的一波保護主義，或是美國消費主義崩潰，都會對中國經濟體造成明顯的危險。承認中國是崛起中的勢力，不意味它能夠全然自主於美國：這兩個經濟體之間的連結越來越是互惠，而非強烈的依賴。

此刻，地緣政治的面貌變幻莫測。快速變化的聯盟還有待塵埃落定（如果可能的話）為某種穩定的、後冷戰構造。東亞和東南亞鬆散結合的安排，似乎正圍繞著中國而鞏固（雖然有些狀況下不太甘願）。²⁶ 歐洲的分隔依然令人苦惱，雖然已經有些圍繞著經濟、甚至軍事政策的和諧跡象。歐元和英鎊相對於美元的增值（目前已經超過 25%），點出了對於美元做為唯一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的新挑戰。坎坤（Cancún）會議上，中國、印度、南非和巴西領導的策略聯盟，在農業補助方面對抗歐洲、美國和日本，開啓了地緣政治協商的新戰線。中國和印度之間暫時重歸於好，也顯示了世界權力均勢的一項重大改變。美國雖然仍享有實質影響

231

25 K. Bradsher, 'China Announces New Bailout of Big Banks', *New York Times*, 7 Jan. 2004, p. C1; K. Bradsher, 'China's Strange Hybrid Economy', *New York Times*, 21 Nov. 2003, p. C4.

26 J. Perlez, 'China Is Romping with the Neighbors (US Is Distracted)', *New York Times*, 3 Dec. 2003, pp. A1-A4.

易協定時，他自信地宣稱，印度、巴西、俄羅斯和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可以沿著更公平的路線，一起重寫世界經濟地理。這很可能發出了一個世界出現「反新自由主義」權力集團的信號。

但是，強調這裡的反覆無常是很重要的。歷史上，我們曾見過相對穩定的時期（例如，大部分的冷戰期間），然後是極度不確定的階段，一切快速的重組和重新結盟都可能發生。在這些階段中，很難預測結果是什麼。有誰在 1928 年能預測到會有一場資本家之間的戰爭？【譯按：1928 年主要國家簽訂「非戰公約」（Kellogg-Briand Pact of 1928），承諾放棄以戰爭做為國家政策工具，但 1940 年代起卻逐步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有誰能在 1985 年就預測到蘇聯（大致上和平）的崩裂？誰能夠在四年前就預料到與伊拉克的戰爭迫在眉睫？而且，美國極度脆弱。即使它自誇的軍力也問題重重。美國或許在遠距遙控的摧毀性武力上佔主宰地位，但是它就是無法取得長期地面軍事佔領的意志或資源。

但是，這正是恆久的不安全狀態到臨之處。如果和平突然出現於世界各地，那麼美國將無法對內及對外說服任何人，它的軍事現身在任何地方有其必要性。當然，這個世界有夠多的張力，以及嚴酷的敵對和衝突，使得這種和平乍現不太可能發生。但是，我們必須提出來的大哉問是，美國的干預到底是解答的一環，還是問題的核心。

232

紐約

2004 年 7 月 16 日

延伸閱讀

- S. Amin, *Imperialism and Unequal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 J. Atlas, 'A Classicist's Legacy: New Empire Builders,' *New York Times*, Week in Review, Sunday, 4 May 2003, pp. 1 and 4.
- W. Bello, *Deglobalization: Ideas for a New World Economy* (London: Zed Books, 2002).
- M. Boot, *The Savage Wars of Peace: Small Wars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 K. Boulding and T. Mukerjee (eds.), *Economic Imperialism: A Book of Reading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2).
- J. Cavanaugh, J. Mander, et al., *Alternatives to Globalization* (San Francisco: Bennett-Koehler, 2002).
- J. Comaroff and J. Comaroff (eds.), *Millennial Capitalism and the Culture of Neoliber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R. Falk, *Predatory Globalization: A Critiqu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 N. Ferguson, *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of Global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 W. Finnegan, 'The Economics of Empire: Notes on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Harper's Magazine*, vol. 306, no. 1836 (May, 2003), pp. 41-54.
- S. George and F. Sabelli, *Faith and Credit*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5).
- S. Hersh, 'Annals of National Security: How the Pentagon Outwitted the C.I.A.' *The New Yorker* (12 May 2003), pp. 44-51.

- P. Hirst and G.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Global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rev. edn. 1999).
- E. Hobson,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7).
-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e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P. Siegelman, 1965 edn.).
- D. Judd, *Radical Joe: A Life of Joseph Chamberlai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77).
- R. Kagan,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Knopf, 2003).
- V. Kiernan, *America: The New Imperialism* (London: Zed Books, 1978).
- N. Klein, *No Logo* (New York: Picador, 2000).
- D. Korton, *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 (NBloomfield, CT: Kummarian Press, 2001).
- C.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in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Knopf, 2002).
- B. Lewis, *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H.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 Norton, ed. By A.J. Pearce, 1962 edn.).
- H. Magdoff, *The Age of Imperialism: The Economics of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 K. E. Meyer, *The Dust of Empire: The Race for Mastery in the Asian Heartland*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3).
- M. Mies,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London: Zed Books, 1999 edn.).
- W. Nordhaus, 'Iraq: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War,' *The New York*

- Review of Books*, vol. xlix, no. 19 (5 December 2002), pp. 9-12.
- R. Owen and B. Sutcliffe (eds.),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 (London: Longman, 1972).
- Oxfam International, *Rigged Rules and Double Standards* (London: Oxfam International, 2002).
- H. Radice, *International Firms and Modern Imperialism* (Harmondworth: Penguin, 1975).
- S. Sassen,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 A. Schlesinge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0).
- V. Shiva, *Biopiracy: The Plunder of Nature and Knowledg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7).
- V. Shiva, *Protect or Plunder? Understan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ondon: Zed Books, 2001).
- V. Shiva, *Water Wars: Privation, Pollution and Profit* (London: Zed Books, 1999).
- K. Singh, *The Globalisation of Finance: A Citizen's Guide* (London: Zed Books, 1999).
- G. Soros, *George Soros on Globalizatio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2).
- R. Steven, *Japan's New Imperialism*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 J.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2002).
- A. Thornton, *Doctrines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Wiley, 1965).
- A. K. Weinberg, *Manifest Destin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35).
- D.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1).

參考文獻

報刊內容

- Altman, D., 'China: Partner, Rival or Both', *New York Times*, 2 Mar. 2003, Money and Business section, pp. 1 and 11.
- Banerjee, N, energy Companies Weigh their Possible Future in Iraq', *New York Times*, 26 Oct. 2002, p. C3.
- Bush, G. W, 'Securing Freedom's Triumph', *New York Times*, 11 Sept. 2002, p. A33.
- Cooper, R., 'The New Liberal Imperialism', *Observer*, 7 Apr. 2002'.
- Crampton, T, 'A Strong China May Give Boost to its Neighbor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Economic Outlook, 23 Jan. 2003, pp. 16-17.
- de Acule, C, 'Keeping a Wary Eye on the Housing Boom',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3 Jan. 2003, p. 11.
- Eckholm, E., 'Where Workers, Too, Rust, Bitterness Boils Over'.*New York Times*, 20 Mar. 2002, p. A4.
- Editorial, *Buenos Aires Herald*, 31 Dec. 2002, p. 4.
- Fisk, R-, 'The Case Against War: A Conflict Driven by the Self-interest of America', *Independent*, 15 Feb. 2003, p. 20.
- 'This Looming War isn't about Chemical Warheads or Human Rights: It's about Oil', *Independent*, 18 Jan. 2003, p. 18.
- Friedman, T, 'A War for Oil?', *New York Times*, 5 Jan. 2003, Week in Review section, p. 11.

- Hilterman, J., 'Halabja: America Didn't Seem to Mind Poison Ga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7 Jan. 2003, p. 8.
- Ignatieff, M., 'The Burden', *New York Times*, 5 Jan. 2003, Sunday Magazine, pp. 22-54, repr. as 'Empire Lite', in *Prospect* (Feb. 2003), 36-43.
- 'How to Keep Afghanistan from Falling Apart: The Case for a Committed American Imperialism', *New York Times*, 26 July 2002, Sunday Magazine, pp. 26-58.
- Kahn, J., 'China Gambles on Big Projects for its Stability', *New York Times*, 13 Jan. 2003, pp. A1 and A8.
- 'Made in China, Bought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5 Jan. 2003, Business section, pp. 1 and 10.
- Kirkpatrick, D., 'Mr Murdoch's War', *New York Times*, 1 Apr. 2003, p. C1.
- Krueger, A., 'Economic Scene', *New York Times*, 3 Apr. 2003, p. C2.
- Madrick, J., 'The Iraqi Time Bomb', *New York Times*, 6 Apr. 2003, Sunday Magazine, p. 48.
- Rosenthal, E., 'Workers' Plight Brings New Militancy to China', *New York Times*, 10 Mar. 2003, p. A8.
- Tyler, P., 'Threats and Responses. News Analysis: A Deepening Fissure', *New York Times*, 6 Mar. 2003, p. 1.

書籍與期刊文章

- Amin, S., 'Imp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 *Monthly Review* (June 2001), 1-10.
- 'Social Movements at the Periphery', in P. Wignaraja (ed.),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South: Empowering the People* (London: Zed Books, 1993), 76-100.
- Anderson, J., 'American Hegemony after September 11: Allies, Rivals and Contradiction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Borders Research,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2002.
- Anderson, R., 'Internationalism: A Breviary', *New Left Review*, 14 (Mar. 2002), 20.
- Arendt, H., *Imperi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anovich, 1968 edn.).
- Armstrong, D., 'Dick Cheney's Song of America: Drafting a Plan for Global Dominance', *Harper's Magazine*, 305 (Oct. 2002), 76-83.
- Armstrong, R. A. Glyn, and J. Harrison,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 The Making and Break Up of the Great Boo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 Arrighi, G.,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 and B. Silver,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 Baran, P., and P.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 Berman, M., 'Justice/Just Us: Rap and Social Justice in America', in A. Merrifield and E. Swyngedouw (eds.), *The Urbanization of Injusti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7), 161-79.
- Bhagwati, J., 'The Capital My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de in Widgets and Dollars', *Foreign Affairs*, 77/3 (1998), 7-12.
- Bleaney, M., *Underconsumption Theories* (London: Methuen, 1976).
- Blum, W., *Rogue State: A Guide to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London: Zed Books, 2002).
- Bowden, B., 'Reinventing Imperialism in the Wake of September 11', *Alternative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 (Summer 2002); online at <<http://alternatives.journal.fatih.edu.tr/Bowden.htm>>.
- Brenner, R.,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The U.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Verso, 2002).

- Brewer, A.,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 Burkett, P., and M. Hart-Landsberg, 'Crisis and Recovery in East Asia: The Limit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8 (2001), 3-48.
- Cain, P., *Holison and Imperialism: Radicalism, New Liberalism and Finance, 1887-193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Carchedi, G., 'Imperialism, Dollarization and the Euro5, in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eds.), *Socialist Register 2002* (London: Merlin Press, 2001), 153-74.
- Chamberlain, E.,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 Chomsky, N., *9-11*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1).
- Doyle, M. W., *Empir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 Freeman, Q., *High Tech and High Heels in the Global Econom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Gills, B. (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 Gowan, P., *The Global Gamble: Washington's Faustian Bid for World Dominance* (London: Verso, 1999).
- L. Panitch, and M. Shaw, 'The State,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A Round Table Discuss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9 (2001), 3-38.
- Guilbaut, S., *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 trans. A. Goldhamm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edn.).
- Hardt, M., and A.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Hart, G., *Disabling Globalization: Places of Power in Post-Apartheid South*

- Af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Harvey, 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repr. London: Verso Press, 1999).
- *Paris, the Capital of Modern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 *The Urban Experi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 Hegel, G. W.,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 T. Knox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edn.).
- Henderson, J., 'Uneven Crises: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ast Asian Economic Turmoil', *Economy and Society*, 28/3 (1999), 327-68.
- Hill, C.,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4).
- Hines, C., *Localization: A Global Manifesto* (London: Earthscan, 2000).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8 (2001), special issue: 'Focus on East Asia after the Crisis'.
- Hofstadter, 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edn.).
- Huntington, S.,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 Isard, W., *Location and the Space Econom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56).
- Johnson, C., *Blowback: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Henry Holt, 2000).
- Julien, C.-A., J. Bruhat, C. Born-gin, M. Crouzet, and P. Renouvin, *Les*

- Politiques d'expansion impérialist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49).
- Kennedy, P.,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Fontana Press, 1990).
- Klare, M., *Resource Wars: The New Landscape of Global Conflic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1).
- Krugman, P.,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 Lee, C. K.,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Lefebvre, H.,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rans. F. Brya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6).
- Lenin, V. I.,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in *Selected Works*, vol. i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3).
- Li, S.-M., and W.-S. Tang, *China's Regions, Polity and Economy: 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Lösch, A., *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 trans. William H. Woglom with the assistance of Wolfgang F. Stolp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4).
- Luxemburg, R.,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rans. A. Schwarz-schi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8 edn.).
- McDonald, D., and J. Pape, *Cost Recovery and the Crisis of Service Delivery in South Africa* (London: Zed Books, 2002).
- Markusen, A., *Profit Cycles, Oligopol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
- *Regions: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erritory* (Totowa, NJ: Rowman & Littlefield, 1987).
- Marx, K., *Capital*, trans. B. Fowkes (New York: Viking, 1976).
- and F. Engels, *On Colon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2).
- Mehta, U., *Liberalism and Empi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 Mittelman, J., *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 Trans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Morton, A., 'Mexico, Neoliber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EZLN: A Neo-Gramscian Analysis', in B. Gills (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255-79.
- Nash, J., *Mayan Visions: The Quest for Autonom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at <www.whitehouse.gov/nsc/nss>.
- Nye, J.,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not Go It Alo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Ong, A., *Spirit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 Factory Women in Malaysi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 Panitch, L., 'The New Imperial State', *New Left Review*, 11/1 (2000), 5-20.
- Payer, Q., *The Debt Trap: The IMF and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 Perelman, M., *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Petras, J., and H. Veltmeyer, *Globalization Unmasked: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Zed Books, 2001).
- Pilger, J., *The New Rulers of the World* (London: Verso, 2002).

- Pollard, S., *Essay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ed. Colin Holmes (Aldershot: Ashgate Variorum, 2000).
- Rostow, W. 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edn.).
- Roy, A., *Power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2001).
- Servan-Schreiber, J. J., *American Challenge* (New York: Scribner, 1968).
- Smith, N., *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Soederberg, S., 'The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Imposed Leadership and "Emerging Markets"', in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eds.), *Socialist Register 2002* (London: Merlin Press, 2001), 175-92.
- Strange, S., *Mad Money: When Markets Outgrow Government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 Thompson, E. 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
- 'U.S. Imperial Ambitions and Iraq' [editorial], *Monthly Review*, 54/7 (2002), 1-13.
- Wade, R., and E Veneroso,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 *New Left Review*, 228 (1998), 3-23.
- Warren, B.,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81).
- Went, R., 'Globaliz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Imperialism', *Science and Society*, 66/4 (2002-3), 473-97.
- Williams, W. A., *Empire as a Way of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Wolf, E.,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69).

- Yergin, D., J. Stanislaw, and D. Tergin,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9).
- Zhang, L.,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索引

註：大部分參照是直接或間接指涉美國，例如大部分拉丁美洲項目下的頁次，指的是該區域和美國的關係。粗體頁碼指的是章。

- Abu Dhabi 阿布達比 219
- Abu Ghraib scandals 阿布格萊虐囚醜聞 217
-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45, 67, **137-82**, 184-5, 253-5
- contingency 偶然性 152-6
- described 描述 145-52
- dual domains of anti-capitalism and anti-imperialism 反資本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雙元領域 169-80
- imperialism as 帝國主義 180-2
-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149, 157-61
- struggles over 鬥爭 160-1, 162-9, 174-6
- underconsumption versus overaccumulation theories 消費不足理論相對於過度積累理論 138-43
- 亦見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 accumulation, never-ending capitalist 積累，永不休止的資本主義
-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101-2, 132-3
- centralized 集中化的 98
- space economy from 空間經濟 88-9, 94-101
- state powers and 國家權力 89-93, 132-6
- 亦見 spatio-temporal 時空的
- circuits of capital 資本迴路 108-15
- dual character 雙元特質 137-8
- growth of US power 與美國勢力的擴張 29-32, 34, 41, 44, 45, 52-3, 56-7
- theory of overaccumulation 過度積累理論 139-43
- 亦見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consumerism 消費主義；crises 危機；molecular processes 分子過程
- accumulation, primitive 積累，原始，見 primitive accumulation 原始積累
- Acule, C. de 阿邱爾 231
- Afghanistan 阿富汗
- Afghan Wars 阿富汗戰爭 125
- and Soviet Union 與蘇聯 52
- and US 與美國 4, 14, 194
- weapons tested 武器測試 195-6
- Africa 非洲 46, 53, 56, 119, 120, 159, 187, 203, 214, 219
- agricultural subsidies 農業補助 230
- aid and loans 援助與貸款 57
-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137, 147, 154
-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117-23
- squeeze 擠壓 155
- to USA 對美國 226
- 亦見 debt 債務

- al Qaeda 蓋達組織 14, 15, 194
- Algeria 阿爾及利亞 10
- Allenda, Salvador 阿萊德·薩爾瓦多 8, 59, 172, 216
- Altman, D. 阿特南 232
- Americanization 美國化
- American 'values' deemed superior 認定較優越的美國「價值」55-6
- globalization through 透過美國化而全球化 41, 47-8, 62-3
- of Iraq 217 伊拉克的
- Amin, Samir 阿敏·薩米爾 172-4, 226, 235
- Anderson, J. 安德森, J. 236
- Anderson, P. 安德森, P. 229
- anthrax scare 炭疽熱恐慌 9-10, 13-14
- anti-capitalism 反資本主義 169-80
- anti-globalization 反全球化 74, 162-3, 188-9, 202
- anti-imperialism 反帝國主義 169-80
- Arendt, Hannah 鄂蘭·漢娜 15-16
-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140, 142-3, 182, 233
-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127, 232
-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193, 196-7
-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34-5, 44-5, 51, 227
- Argentina 阿根廷 59, 117, 118, 120, 159-60, 206
- Armageddon, belief in 世界末日信仰 191
- Armitage, Richard 阿米塔吉·理察 15
- arms race 武器競賽 見 militarism 黷武主義
- Armstrong, D. 阿姆斯壯, D. 80, 229, 236
- Armstrong, P. 阿姆斯壯, P. 228
- Arrighi, Giovanni 阿銳基·吉歐凡尼
-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93, 230
-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27, 36, 41, 72, 77, 227, 229
- potential US domination 潛在的美國支配 74-5
- Arrighi, Giovanni 阿銳基·吉歐凡尼 viii
- Ashcroft, John 艾希克羅·約翰 17, 192
- asymmetry in exchange 不對稱交換 130
- austerity, future 緊縮·未來 208-9
- Australia 澳大利亞 vii, 7-8, 228
- balance of payments deterioration 國際收支平衡惡化 71-2
- Balkans 巴爾幹半島 19, 85
- Banerjee, N. 班納吉 227
- Bangladesh 孟加拉 134
- Baran, P. 巴蘭, P. 97, 230
- Belgian empire 比利時帝國 45
- 'benevolence' 「慈善」40
- Berman, Marshall 伯曼·馬修 2-3, 225
- Bhagwati, J. 巴格瓦替, J. 131, 233
- Bill of Rights (US) 權利法案(美國) 38, 211
-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eapons 生化武器 9-10, 13-14
- biopiracy 生物盜竊 148
- Birmingham 伯明罕 104, 125
- Bismarck, Prince Otto von 俾斯麥·普林斯·奧圖·凡 92
- Blair, Tony 布萊爾·湯尼 209, 214
- Bleaney, M. 布林尼 233
- Blum, W. 布倫 38, 228
- Boer War 波爾戰爭 126, 180, 181
- Boot, Max 布特·麥斯 4
- bourgeois imperialism 資產階級帝國主義 34-5, 188, 211-12
- rise of (1870-1945) 崛起(1870-1945) 42-9
- second stage in rule of (1945-70) 第二階段的統治(1945-70) 49-62, 68
- society 社會 81, 90, 125
- 亦見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 亦見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義
- Bourgin, C. 布爾金 232
- Bowden, B. 鮑登 225
- Brandt, Willy 布蘭特·威利 85
- Braudel, F. 布勞岱, F. 72
- Brazil 巴西 176
-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121, 130, 134, 135
- consent to coercion 與同意脅迫 186, 202
- growth of US power 與美國勢力的擴張 53, 59
- Bremer, Paul 布瑞默·保羅 214, 215
- Brenner, R. 布瑞納 71, 108, 112, 121, 229, 231
- Bretton Woods 布萊頓森林 54, 62, 155
- Bright, John 布萊特·約翰 104
- Britain 英國
-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142, 162, 167, 182
-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149, 157-9
- 亦見 empire 帝國 以下
-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104, 106, 112-13
- inner contradictions 內在矛盾 125-6
- spatio-temporal fix 時空修補 117, 119
- state and 國家 91-2, 132, 134
-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184, 186, 195, 196, 198, 200, 201
- empire and decline of 帝國與衰退 1-3, 19, 20, 34, 35, 45, 46, 120
- free trade 自由貿易 133
- growth of US power 與美國勢力的擴張 67, 79, 82
- Iraq invasion 入侵伊拉克 vii, 7-8, 11, 213, 214
- labour militancy 勞工戰鬥精神 63
- oil 石油 18, 20, 23
-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戰 49
- transnational firms 跨國公司 222
- Bruhat, J. 布魯哈特, J. 232
- Bulgaria 保加利亞 199
- Burkett, P. 伯克特, P. 234
- Burns, William 伯恩斯·威廉斯 10
- Bush, George W. 布希
- aggressive foreign policy 侵略性的外交政策 6, 12-18, 75, 77, 83, 192, 225
- 亦見 Iraq 伊拉克 以下
- electoral appeal 選舉訴求 17
- electoral legitimacy questionable 可質疑的選舉正當性 13, 190
- Eurasian power 歐亞勢力 85
- free trade 自由貿易 133
- Iraq 伊拉克 6, 8, 10-11, 14-15, 81, 93, 180
- 亦見 Iraq invasion 入侵伊拉克
- oil industry links 石油產業的關連 18
- Pax Americana 美利堅盛世 4-5
- tax cuts 減稅政策 227
- Butler Inquiry (Iraq) 巴特勒調查(伊拉克) 213

- Cain, P. 坎恩, P. 232
- Canada 加拿大 23, 90, 119, 219
- capital 資本
- circuits of 迴路 108-15
- fixed 固定的 見 infrastructure 基礎設施；
spatio-temporal fix 時空修補
- labour pact 勞資契約 58
- logic of power versus territorial 權力邏輯
相對於領土權力邏輯 27-30, 33-6,
101-8, 183
- 亦見 accumulation 積累
-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87-136
- circuits of capital 資本迴路 108-15
- inner contradictions 內在矛盾 125-7
- mediating institutions 中介機構 127-32
- political/territorial versus capitalist logics
of power 政治 / 領土權力邏輯相對
於資本主義權力邏輯 101-8
- space economy, production of 空間經濟的
生產 88-9, 94-101
- state power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國
家權力與資本積累 88, 89-93, 132-6
- 亦見 accumulation 積累；spatio-temporal
fix 時空修補
- capitalist imperialism as fusion of politics of
state and empire 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之
為國家與帝國政治的融合 26-33, 46-7
- territory 領土 33-6
- 亦見 finance 金融；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hegemony 霸權
- Carchedi, G. 卡西迪 229
- Carter, Jimmy 卡特，吉米 21, 180, 195
- Caspian Basin oil reserves 裏海盆地石油蘊
藏量 24-5, 78, 124, 196, 228
-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 見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 central Europe 中歐 見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東歐與中歐
- Chamberlain, E. 張伯倫 96, 230
- Chamberlain, Joseph 張伯倫，約瑟夫 104,
125-6, 135, 180
- Chavez (Venezuelan President) 查維茲（委
內瑞拉總統）8-9, 24, 78
- Cheney, Dick 錢尼，迪克 18, 79, 192
- Chiapas, Zapatista rebellion in 恰帕斯，札帕
提斯塔的反叛 160, 161, 168, 174-6,
189
- Chile 智利 8, 38, 53, 56, 59, 172, 215-16,
224, 228
- China 中國 214
-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capitalism
奪取式積累 149, 153-4, 155, 156
- collectivization 集體化 165
- Opium Wars 鴉片戰爭 138
- capital bondage 資本的束縛 105, 113,
131
- spatio-temporal fix 時空修補 117, 120-
4
- state 國家 90, 92, 134
- consent to coercion 與同意脅迫 187, 194,
196, 199, 200, 208-9
- economic growth, recent 經濟成長，近期
222, 226, 228-31, 259
- geopolitics 地緣政治 230
-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49,
52-4 各處, 69, 71, 72, 77-8, 84
- imperial 帝國的 5
- Iraq invasion 入侵伊拉克 8, 78, 200
- oil 石油 18, 23, 25, 77-8, 124, 196, 209,
229
- US imperialism 美國帝國主義 7, 8
- Chomsky, Noam 瓊斯基，洛姆 38, 228
- Christianity 基督教
- conservative 保守的 17, 192
- tolerant and peaceful 寬容與和平的 211
- 亦見 fundamentalist 原教旨主義者
- Chrysler 克萊斯勒 65
- CIA 中央情報局
- Latin America 與拉丁美洲 8, 38, 56, 165
- Middle East 與中東 10, 11-12, 53, 215,
218
- circuits of capital 資本迴路 108-15
- cities 城市 見 metropolitan areas 都會地區
- civil society, inner dialectic of 公民社會的內
部辯證 12-17
- class 階級 51, 225
- capitalist rentiers 資本主義食利者 186-8
- dominant/hegemonic 支配 / 霸權的 33,
103
- middle 中產 見 bourgeois 資產階級
- proletarianization 無產階級化 146, 164
- struggles 鬥爭 60, 66
-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
積累 154, 162-3, 169-72
- avoiding 避免 125-6
- contained 受控制的 91
- suspended 擱置的 44-5
- 亦見 unions 工會
- clientelism 侍從主義 48
- Clinton, Bill 柯林頓，比爾 6, 15, 17, 21-2,
225
-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187, 192,
195
-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67-
8, 79
-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Iraq) 盟
軍臨時管理當局（伊拉克）214
- Cobden, Richard 柯博登，理察 104
- coercion 脅迫（強制）75
- and consensus, balance between 與同意的
均衡 38
- and growth of US power 與美國勢力的擴
張 36-42 各處, 49, 54
- 亦見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hegemony 霸權；wars 戰爭
- Cold War 冷戰 30, 39-41, 49-68 各處, 166
- end of 終結 16, 30-1, 68, 86, 149, 231
- collective advantage 集體利益 27
- collective power 集體力量 37-8
-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5-6
-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
累 137, 139-40, 142-3
-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119, 125-7
- end of 終結 見 decolonization 解殖（去
殖民）
-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42-9
- neo-colonialism, internal 內部新殖民主義
32-3
- 亦見 Britain 英國下方 empire 帝國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 Commune, French 公社，法國 43, 126
- communications systems 通訊系統 98-100,
105-6
- communism and socialism 共產主義與社會
主義
-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的

- 積累 163, 165-6, 169, 171-2
 movements against 對抗的運動 38, 51, 55
 亦見 China 中國；Marx 馬克思；Soviet Union 蘇聯
 competition 競爭 59, 94, 124
 monopolistic 壟斷的 96-8, 129-31, 181
 conflict 衝突
 geopolitical 地緣政治 107-8
 亦見 wars 戰爭
 Congo 剛果 56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183-212, 256
 亦見 neo-conservatives 新保守主義者
 consent and cooperation 同意和合作 39-40
 constitutionality 合憲（立憲）90, 91
 consumerism 消費主義 224-5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52-3, 61, 65, 70, 72, 77
 亦見 accumulation 積累
 'containment' policy 「圍堵」政策 40
 contingency 偶然性 152-6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的矛盾 125-7
 Contras 對立面 165
 Cooper, Robert 庫柏，羅伯 209, 210, 236
 cooperation and consent 合作與同意 39-40
 corruption, financial 腐敗，金融 13
 counter hegemony 反霸主 見 regional hegemony 區域霸主
 coups sponsored by US 美國支持的政變 9, 20, 38, 53, 216
 Crampton, T. 克蘭普頓, T. 232
 credit 信用 見 aid and loans 援助與貸款
 crises of capitalism 資本主義的危機 61, 121-2, 138, 150-6, 183, 184
 亦見 debt 債務
 Crouzet, M. 克魯傑特, M. 232
 crusade attitude 十字軍心態 191
 Cuba 古巴 38, 54, 166
 culture, American 文化，美國 見 Americanization 美國化
 dams 水壩 123, 166, 177-8
 Darwinism, social 社會達爾文主義 45
 de Gaulle, Charles 戴高樂，查理 85, 92
 DeAngelis, M. 迪安吉利斯, M. 233
 debt 債務 67, 77, 117-18, 147, 186
 debtor nation, US as biggest 美國是最大
 的債務國 13, 225-6
 habitual 習慣 225-6
 Iraq invasion 入侵伊拉克 205, 206, 219
 亦見 aid and loans 援助與貸款
 decolonization and self-government 解殖與
 自治 2, 54, 58
 de-industrialization 去工業化 41, 64-5, 155, 185
 democracy 民主
 crushed by US 由美國摧毀 9, 20, 38, 53-4
 as motive for Iraq invasion 做為入侵伊拉克
 的動機 9
 subverted 遭到顛覆 59-60
 dependency theory 依賴理論 7
 devaluation 貶值 39, 66, 70-1, 150, 155
 dirigisme 統制政策 92
 dispossession 剝奪 見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distance, friction of 距離的摩擦 94, 98-9
 distributive power 分配的權力 37
 domination 支配 見 coercion 脅迫；hegemony
 霸權
 Dominican Republic 多明尼加共和國 56, 59
 Doyle, M. W. 杜爾, M. W. 226
 dual domains of anti-capitalism and anti-
 imperialism 反資本主義與反帝國主義
 的雙元領域 169-80
 Dumenil, G. 杜曼尼, G. 223
 Dust Bowl 黃塵地帶 155-6
 East Asia 東亞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
 累 138, 149, 150-6 各處, 161, 165,
 171
 capital bondage 與資本束縛 92, 97, 105
 circuits of capital 資本迴路 112, 113
 mediating institutions, power of 中介機
 構的力量 127-8, 131
 spatio-temporal fix 時空修補 117-18,
 120-4
 state 國家 90, 92, 132, 134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185, 187,
 194-5, 198-9, 203-4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39,
 41, 77, 83
 neo-liberal hegemony 新自由主義霸權
 65, 66, 68-74 各處
 亦見 China 中國；Japan 日本；North
 Korea 北韓；South Korea 南韓；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
 East India Company 東印度公司 90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東歐與中歐 6, 50,
 82, 85, 165, 199
 Eckholm, E. 艾克霍姆, E. 234
 economy 經濟
 boom 榮景 16
 decline of industry 見 de-industrialization
 去工業化
 de-industrialization 去工業化 41, 64-5
 emulation 仿效 61-2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48,
 51, 54-7, 64-72
 power misused 權力誤用 38-9
 liquidations 清償 38-9
 military 軍事 見 militarism 黷武主義 以
 下
 recession 衰退 13
 亦見 accumulation 積累；consumerism
 消費主義；globalization 全球化
 education 教育
 investment in 投資 111, 115, 125
 school massacre 學校屠殺 16
 Egypt 埃及 203
 Eisenhower, Dwight D. 艾森豪，德瑞特, D.
 2, 6, 60, 192
 ejido lands privatized 公有土地的私有化 見
 Chiapas 恰帕斯
 empires 帝國 見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emulation 競賽 41-2, 61-2
 Engels, F. 恩格斯, F. 235
 Enlightenment 啟蒙 99
 Enron 安隆 13, 147, 178
 environment 環境 148
 ethnicity 族裔 47
 亦見 racism 種族主義
 Europe 歐洲 2, 12, 230

-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162, 167, 170, 181
亦見 Britain 英國 以下
-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99, 104, 105, 106, 107, 112-13
inner contradictions 內部矛盾 125-7
spatio-temporal fix 時空修補 117, 119-21
state and 國家 90-2, 93, 132, 134
consent to coercion 與同意脅迫 184-6, 195, 196, 198-201, 207
- EU 歐盟 68, 81-2, 93, 99, 107, 120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35, 40, 44, 77, 79
bourgeois imperialism, rise of 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崛起 42-9
neo-liberal hegemony 新自由主義霸權 62-74 各處
post-war hegemony 戰後霸權 49-62
regional hegemony 區域霸權 81-2
-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19, 45, 46
Iraq invasion 入侵伊拉克 vii, 7-8, 78, 82, 85
oil 石油 18, 23
post-war US aid 戰後美國援助 59, 61, 67
transnational firms 跨國公司 222
亦見 Britain 英國: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東歐與中歐; EU 歐盟; France 法國; Germany 德國
- exchange rate 兌換率 54, 62
expansion 擴張 見 accumulation 積累
exploitation, imperialism as 帝國主義之為剝削 31-2
- Falwell, Jerry 法維爾, 傑利 190-1
FBI 聯邦調查局 19, 51
Ferguson, Niall 傅格森, 奈爾 4
Ferry, Jules 費瑞, 朱利 126
'fictitious capital' 「虛擬資本」 113-14
finance/financialization 金融/金融化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與奪取式積累 137, 147, 150-6
balance of payments deterioration 國際收支平衡惡化 71-2
consent to coercion 與同意脅迫 185-90
education 教育 111, 115, 125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63-74
international 國際的 156
亦見 IMF 國際貨幣基金; World Bank 世界銀行
liberalized markets 自由化的市場 128-9, 131-2
metropolitan bankruptcy 都會區破產 61, 112, 129
pension funds 退休基金 13, 71, 205
regional 區域的 106-7, 230-1
亦見 aid 援助; crises of capitalism 資本主義的危機; debt 債務
-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戰 19, 45, 47, 124
Versailles settlement 凡爾賽協議 19, 46, 48, 79
- Fisk, R. 費斯克, R. 226
fixed capital 固定資本 見 infrastructure 基礎設施
'flying geese' model 「雁行」模型 37
Fordism 福特主義 51
- 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務》 11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USA 在美國的外國直接投資 226
亦見 aid and loans 援助與貸款
- France 法國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162, 167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91-2, 106, 126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200, 207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79
imperial 帝國的 19, 45, 46
Iraq invasion 入侵伊拉克 7, 78, 85, 200, 218
oil 石油 18
Suez crisis 蘇伊士危機 2
- Franco-German alliance, possible future 德法同盟, 可能的未來 37, 85
- Frank (dependence theorist) 法蘭克 (依賴理論家) 7
- free trade 自由貿易 131-3, 181
freedom, US as defender of 美國做為自由的捍衛者 51-2, 214
- Freeman, C. 佛瑞曼, C. 234
Friedman, Milton 傅利曼, 米爾頓 157
Friedman, Thomas 傅利曼, 湯瑪斯 24, 78, 227
- Fukuyama, F. 福山, F. 68
fundamentalist Christianity 原教旨主義基督教 190-1, 203, 207, 211, 227
亦見 Bush 布希
future 未來 37, 85, 197-209
- GATT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54-5
General Electric 通用電子 222
- General Motors 通用汽車 122
geopolitical conflict 地緣政治衝突 107-8, 230-1
geostrategic insularity of US 美國的地緣戰略孤立 34-5
- Germany 德國 12, 186, 228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92, 120, 132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200, 207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40, 44
post-war aid from 戰後援助 59, 61, 67, 197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45
Iraq invasion 入侵伊拉克 7, 85, 200
Nazism 納粹主義 見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戰
transnational firms 跨國公司 222
亦見 Franco-German alliance 德法同盟
- Gills, B. 吉爾斯, B. 235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7, 37, 98
movement against 反抗全球化的運動 74, 162-3, 188-9, 202
through Americanization 經由美國化而全球化 41, 47-8, 62-3
- Glyn, A. 葛林, A. 228
Goulart, Joatilde overo 葛拉特, 喬 59
Gowan, P. 葛萬, P. 72-3, 128-9, 226, 229, 232, 234
Gramsci, A. 葛蘭西, A. 36
Great Depression 大蕭條 46, 48, 76, 88, 208-9
Green Revolution 綠色革命 131
Greenspan, Alan 葛林斯潘, 阿蘭 28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26-86, 247-9

- bourgeois imperialism, rise of (1870-1945)
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崛起 (1870-1945) 42-9
- logics of territory and capital 領土與資本的邏輯 27-30, 33-6, 101-8, 183
- options 選項 74-81
- 亦見 hegemony 霸權
- G7 (now G8) nations 七大 (目前是八大) 工業國 35, 68
- Guangdong (Pearl River delta) 廣東 (珠江三角洲) 69, 105
- Guantanamo Bay 關塔納摩灣 193
- Guilbaut, S. 吉爾鮑特, S. 228
-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波灣合作理事會 22
- Gulf region 波灣地區 見 Middle East 中東
- Gulf War (1991) 波灣戰爭 (1991) 10, 14, 21-2, 195, 218
- Guatemala 瓜地馬拉 38, 53
- Halliburton 霍利伯頓 18
- Hardt, M. 哈德, M. 7, 169, 226, 235
- Harrison, J. 哈里森, J. 228
- Hart, G. 哈特, G. 236
- Hart-Landsberg, M. 哈特-蘭斯伯格, M. 234
- Harvey, D. 哈維, D. 230-1
- Hausmann, Baron Georges 喬治·奧斯曼男爵 43, 106
- Hayek, F. von 海耶克, 凡 157
- health care 健康照護 13, 111
- Hegel, Georg 黑格爾, 喬治 125, 140-1, 232
- hegemony 霸權 36-42
class 階級 33, 103
counter 反霸權 見 regional hegemony 區域霸權
- neo-liberal (1970-2000) 新自由主義 (1970-2000) 62-74
- post-war history of (1945-70) 戰後歷史 (1945-70) 49-62
- Henderson, J. 韓德森, J. 127-8, 232
- Hilferding, R. 希爾佛丁, R. 7, 67, 97, 147
- Hill, Christopher 希爾, 克里斯多福 162, 235
- Hilterman, J. 希爾特曼, J. 226
- Hines, C. 海尼斯, C. 235
- Hobson, John 霍布森, 約翰 7
- Hofstadter, R. 霍夫斯塔德特, R. 49, 228
- Holocaust 大屠殺 45
- Hormuz, Strait of 霍姆茲海峽 21
- Hotelling, H. 霍鐵林, H. 96
- housing 住宅 見 property 財產
- Hudson Bay Company 哈德森海灣公司 90
- human rights abuses 違反人權 10, 214
- Huntington, S. 杭廷頓, S. 191, 236
- Hutton Inquiry (Iraq) 修頓調查 (伊拉克) 213
- Ignatieff, Michael 因格涅提夫 3-4, 225-6
-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國際貨幣基金 216, 225
-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150-2, 157-8, 167, 179, 181
-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127, 128-30, 134
-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184-8 各處, 194, 206
-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32, 38-9, 54, 62-3, 66-7, 72-3, 76
- oil 石油 19
- 亦見 Wall Street/Treasury 華爾街 / 財政部 ; World Bank 世界銀行
- immigrants blamed 歸咎移民 188
-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bourgeois 資產階級 見 bourgeois imperialism 資產階級帝國主義
capitalist 資本主義 見 capitalist imperialism 資本主義帝國主義
cultural 文化的 見 Americanization 美國化
metropolitan 都會 32
old 老牌的 183-4
British 英國 1-3, 19, 20, 34, 35, 45, 46, 120
亦見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亦見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 imperialism, new 新帝國主義 1-25, 34
earlier forays 稍早的突襲 6-7, 8
Pax Americana 美利堅盛世 見 peace 和平
recent 近期 見 Iraq invasion 入侵伊拉克
亦見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 India 印度 84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140, 144, 161, 163, 166
dam projects 水壩計畫 177, 178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116, 117
and China 和中國 230-1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186, 210
geopolitics 地緣政治 230
- independence 獨立 2
- outsourcing in 海外採購在 223
- recent economic growth 近來的經濟成長 222-3, 228, 229
- indigenous Americans 美國原住民 165
- individual style of US politics 美國政治的個別風格 49
- individualism 個人主義 15-16, 47
- Indonesia 印尼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164, 171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112, 128, 132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186, 206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38, 53, 59, 66
- industry 工業 見 economy 經濟
- inertia, geographical 地理惰性 100
- inflation 通貨膨脹 61, 185, 226
-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基礎設施投資 43, 56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98-100, 103-6, 114-15, 116, 119, 123
- innovation 創新 221-2
- instability and search for cheaper locations 不穩定與尋求廉價區位 95-6
- insularity of US 美國的孤立 34-5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智慧財產權 98, 147-8, 221
- International Bank of Settlements 國際清算銀行 54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國際貨幣基金 見 IMF
- investment 投資 見 finance 金融 ; infrastructure 基礎設施

- Iran 伊朗 6, 19, 24, 195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59, 62, 78
 democracy crushed by 摧毀民主 9, 20, 38, 53
 oil reserves 石油蘊藏量 23
 reconstruction 重建 197
 Shah of (Muhammad Reza Pahlavi) 國王 (穆罕默德·雷察·巴勒維) 9, 21, 53
 war with Iraq 伊拉克戰爭 10, 21
- Iraq 伊拉克
 Kuwait invasion and Gulf War (1991) 入侵科威特與波灣戰爭 (1991) 10, 14, 21-2, 195
 oil 石油 2, 18-19, 22, 23, 24
 亦見 Iraq invasion 入侵伊拉克
 Iraq invasion (2003) and occupation 入侵伊拉克與佔領 (2003) 213-21, 231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150, 181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193-6 各處, 204-5
 cost of 代價 204-5
 demonstrations against 反對示威 vii, 201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78, 79, 84-5
 justifications for 正當理由 9-10
 need for 'Pearl Harbor' 「珍珠港」的需要 193
 Pan-Arabism fear of US 美國的泛阿拉伯主義恐懼 14-15
 亦見 9/11; weapons 武器; Iraq 伊拉克
 possible split after 後續的可能分裂 20
- Isard, W. 以薩德, W. 95, 230
- Islam 伊斯蘭 52, 78, 218
 亦見 Middle East 中東
- isolationism 孤立主義 49-50
- Israel 以色列 20, 21, 203
 and Palestinians 與巴勒斯坦人 20, 214, 217, 220
- Italy 義大利 35, 44, 45, 82, 200
- ITT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國際電話與電報公司 56
- Japan 日本 161, 221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92, 97, 112, 117-18, 120, 121, 128, 132, 134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185, 186, 187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38, 47, 72, 77, 84
 industrial imperialism 工業資本主義 45
 Japanese citizens interned in wartime 戰時遭居留的日裔公民 38
 post-war aid from 戰後援助 40, 53, 57, 59, 61, 62, 65, 67, 69, 197
 regional hegemon 區域霸主 37
 oil 石油 25
 transnational firms and economic growth 跨國公司與經濟成長 222, 226, 228
 unemployment 失業 229
 job insecurity 工作不穩定 見 unemployment 失業
- Johnson, Chalmers 強森, 查爾莫斯 38, 226, 228, 234, 236
- Jordan 約旦 20
- Julien, C.-A. 朱利恩, C.-A. 232
- Kahn, J. 康恩, J. 231-2
- Kautsky, K. 考茨基, K. 35, 68, 209, 229
- Kennedy, Paul 甘迺迪, 保羅 35, 227
- Keohanc, Robert 奇漢, 羅伯 229
- Keynes, John Maynard/Keynesianism 凱因斯, 約翰·梅納德 / 凱因斯主義 29, 57, 157, 205
- Kirkpatrick, D. 寇克派翠克, D. 234
- Kissinger, Henry 季辛吉, 亨利 85, 200
- Klare M. 克雷爾, M. 227
- Korea 見 North Korea 北韓; South Korea 南韓
- Kropotkin, Prince Peter 克魯泡特金, 彼得 163
- Krueger, A. 克魯格, A. 236
- Krugman, Paul 克魯曼, 保羅 100, 231
- Kurds 庫德人 20, 195, 218
- Kuwait 科威特 22, 205, 219
 invasion 入侵 見 Gulf War 波灣戰爭
- Kyoto agreement 京都協議 224
- Kyrgyzstan 吉爾吉斯 196
- labour 勞工 (勞動) 141
 -capital pact 勞資契約 58
 discipline 紀律 (規訓) 184
 export 出口 119
 organized 組織化的 見 unions 工會
 power, surpluses of 剩餘勞動力 88-9, 109
- Lancashire 蘭開夏 104-5
- land 土地
 privatized 私有化的 見 Chiapas 恰帕斯
- wealth from 財富 92, 96
 亦見 property 財產
-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6, 8, 9, 231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145, 151, 154, 171-2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159-60
 struggles over 鬥爭 165-6, 168, 174-6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107, 130-1, 134-5
 spatio-temporal fix 時空修補 117, 118, 120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186, 187, 189, 202, 206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38, 47-8, 53-4, 56, 59, 66, 74
 亦見 Argentina 阿根廷; Brazil 巴西; Chile 智利; Mexico 墨西哥
- lawlessness 目無法紀 90
- leadership 領導 (權) 36, 37, 42, 55
 neo-conservatives in US 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 190, 192
 亦見 Bush 布希
 亦見 hegemony 霸權
- Lee, C. K. 李, C. K. 234
- Lefebvre, H. 列斐伏爾, H. 230
- legislation 立法 193
- legislation, repressive 壓制性的立法 193-4
- Lenin, Vladimir Ilyich 列寧, 佛拉德米爾·伊立屈 7, 87, 96, 232
 on credit system 論信用系統 147
 on free trade 論自由貿易 129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46, 67, 68, 75
 nineteenth-century imperialism 十九世紀

- 帝國主義 127
- Levy, D. 列維, D. 223
- Leys, Colin 列斯, 柯林 229
- Li, S.-M. 李, S.-M. 231
- liberalized financial markets 自由化的金融市場 128-9, 131-2
- Life* 《生活》50
- Limbaugh, Rush 林波, 洛許 16
- Liquidations, economic 清償, 經濟 38-9
- loans 貸款 見 aid and loans 援助與貸款; debt 債務
- localization, need for 地域化的需要 175-6
- location 區位
advantages 利益 94-5
亦見 space 空間; spatio-temporal fix 時空修補
- logics of territory and capital 領土與資本的邏輯 27-30, 33-6, 101-8, 183
- London 倫敦 100, 114-15
- Los Angeles riots 洛杉磯暴動 16
- Lösch, A. 洛屈, A. 95, 96, 230
- Luce, Henry 路斯, 亨利 50-1, 191
- Lula de Silva, L.I. 魯拉·德·席爾發, L.I. 130, 202
- Luxemburg, Rosa 盧森堡, 羅莎 7, 87, 205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137-40, 144, 147, 148-9, 176, 233
- McCarthy, Joseph/McCarthyism 麥卡錫, 約瑟夫 / 麥卡錫主義 38, 51, 52
- McDonald, D. 麥當勞, D. 159, 234
- Mackinder, Halford 麥金德, 哈爾福特 85
- Madison, James 麥迪遜, 詹姆斯 50, 194
- Madrick, J. 麥德瑞克, J. 236
- Malaysia 馬來西亞 73
- manifest destiny theory 天命理論 47
- manufacturing jobs lost 製造業工作喪失 222-4, 229
- Mao Zedong 毛澤東 7, 52
- Markusen, A. 馬庫森, A. 231
- Marshall, Alfred 馬歇爾, 阿佛瑞德 102
- Marshall Plan 馬歇爾計畫 53, 120
- Marx, Karl/Marxism 馬克思, 卡爾 / 馬克思主義 29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149, 153, 233, 235
anti-capitalism and anti-imperialism 反資本主義與反帝國主義 169, 171, 173, 179
struggles over 鬥爭 162, 163, 165
underconsumption 消費不足 141, 143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87-8, 98, 115
- media 媒體 16
亦見 press 新聞界
- mediating institutions, power of 中介機構的力量 127-32
- Mehta, U. 米哈塔, U. 236
- Mellon, Andrew 美隆, 安德魯 151
- mercantilism 重商主義 92, 95
亦見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 MERCOSUR 拉丁美洲南錐國家共同市場 107, 231
- metropolitan areas 都會地區 16, 154
bankruptcy 破產 61, 112, 129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93, 100, 125, 129, 134
circuits of capital 資本迴路 112, 114-15
- political/territorial versus capitalist logics of power 政治 / 領土權力
邏輯相對於資本主義權力邏輯 104, 105, 107
spatio-temporal fix 時空修補 116, 121
- imperialism of 帝國主義 32
rebuilt 重建 43, 106, 114
亦見 New York 紐約
- Mexico 墨西哥 47, 107, 135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145, 151, 154, 160, 161, 168, 174-6, 189
亦見 Chiapas 恰帕斯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186, 189
unemployment 失業 229
- Middle East (and oil) 中東 (與石油) 180, 228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90, 124, 128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191, 195, 196, 198, 200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53, 59, 62, 77-8, 81, 84
特別亦見 Iran 伊朗; Iraq 伊拉克; Israel 以色列; Saudi Arabia 沙烏地阿拉伯
- migration 遷移 187, 188
- militarism and arms race 黷武主義與武器競賽 77, 78-81, 118, 180-1
- military Keynesianism 軍事凱因斯主義 205
-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軍事工業複合體 60-1, 192-3, 194-5, 221
Cheney 錢尼 18, 79, 192
Powell 鮑威爾 14, 21, 80, 192, 201
- Rumsfeld 倫斯斐 15, 192, 198
Wolfowitz 渥爾伏維茲 14, 79, 192
亦見 Cold War 冷戰; wars 戰爭
- Mill, John Stuart 彌爾, 約翰·斯圖亞特 210
- Millennium Challenge Grants 千禧挑戰補助金 130, 216
- Mises, Ludvig von 密斯, 路維格·凡 157
- Mittleman, J. 密托曼, J. 102, 227, 229, 231
- molecular processe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資本積累的分分子過程 29-32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90-1, 103-4, 107-8
-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壟斷式競爭 96-8, 129-31, 181
- Monroe Doctrine 門羅主義 47
- moral principles of neo-conservatives 新保守主義者的道德原則 190-1, 203, 207, 211
- Moore, Michael 莫爾, 麥可 217
- Morris, William 墨利斯, 威廉 163
- Mossadegh, Mohammad 墨沙德, 穆罕默德 9, 20, 53
- Muhammad, Prophet 穆罕默德, 先知 191
- Mujahidin 回教武裝分子 52
- multi-ethnic society 多族裔社會 見 ethnicity 族群
- multinationals 多國主義者 67-8, 186-8, 222-3
- Munn 穆恩 92
- Murdoch, Rupert 墨道克, 路波特 12, 150, 220
- NAFT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北美自由貿易聯盟 68, 107, 154, 160, 161

- Nash, June 納許, 瓊恩 174, 234, 235
- Nasser, Gamal Abd al- 納瑟, 加墨·阿布杜 2
-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document 國防策略文件 5
-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 45-6
- nation-state formation 國族國家形構 44
- and racism 與種族主義 188-9, 207-8
- NATO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53, 79, 83, 191-9
- 各處, 201
- Nazism 納粹主義 見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戰
- Negri, A. 涅格利, A. 7, 169, 226, 235
- neo-colonialism, internal 內部新殖民主義 32-3
- neo-conservatives in US 美國新保守主義者 17, 184, 190-208, 212
- American values presented as universals 美國價值呈現為普同價值 192
- and Arab world 與阿拉伯世界 202-5
- bellicosity 好戰 見 Iraq invasion 入侵伊拉克
- future directions 未來方向 197-208
- loyalty belief 忠誠信仰 190
- moral principles 道德原則 190-1, 203, 207, 211
- opposition to 反對 200-2
- order, respect for 尊重秩序 190
- strong leadership 強勢領導 見 leadership 領導(權)
- 亦見 Bush 布希; militarism 黷武主義之下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軍事工業複合體
- neo-liberal hegemony 新自由主義霸權 62-74, 144, 184-90
- return of 回歸 207, 208-12, 216, 227
- 亦見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 Netherlands: empire 荷蘭: 帝國 34, 35, 45
- New Deal 新政 48-9, 56, 76
- new 新 76, 209, 210-11, 226-7
- new imperialism 新帝國主義 見 imperialism, new 新帝國主義
- New York City 紐約市 134
- asset devaluation 資產貶值 116
- bankruptcy 破產 61, 112, 129, 206
- financial centre 金融中心 62
- metropolitan imperialism 都會帝國主義 32
- World Trade Center 世界貿易中心 見 9/11
- New York Times* 《紐約時報》
- on American empire 論美國帝國 3
- on 9/11 論 911 事件 4-5
- on torture 論拷打 10
- on Venezuelan coup 論委內瑞拉政變 8, 9
- NGOs 非政府組織 167, 189
- Nicaragua 尼加拉瓜 165
- NICs 新興工業國 155
- 亦見 East Asia 東亞: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
- 9/11 911 事件 71, 100
- consent to coercion 與同意脅迫 190, 193-6 各處
- as justification for Iraq invasion 作為入侵伊拉克的正當理由 15, 17, 193-4, 196
- New York Times* on 《紐約時報》評論 4-5
- and recession 與衰退 13
- seen as God's anger 視為上帝之怒 190-4

- 各處
- war more acceptable after 之後戰爭比較可以接受 22-3
- 9/11 Commission 911 委員會 213
- Nixon, Richard 尼克森, 理察 6, 128
-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非政府組織 167, 189
- North Korea 北韓 22, 79
-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194, 195, 198
- nuclear weapons 核子武器 10
- and oil 與石油 25
- North Sea oil 北海石油 23
- nuclear weapons 核子武器 10-11
- Nye, Joseph 奈伊, 約瑟夫 21, 227
- OECD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55, 59
- offshore enterprises 境外企業 223-4
- Ogoni people 歐古尼民族 166
- Oil 石油 18-25, 150, 245-7
- China's thirst for 中國對……的渴求 228
-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195, 202, 204-5
- Iraq 伊拉克 2, 18-19, 22, 23, 24, 214, 218, 219-20
- needed for Iraq's recovery 伊拉克復原所需 204-5
- OPEC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9, 21, 62, 128
- reserves unknown 未知的蘊藏量 23-4
- 亦見 Middle East 中東
- Oklahoma 奧克拉荷馬 16
- oligopoly 寡頭 129-31
- Olympia & York 奧林匹亞與約克 114-15
- Olympic Games 奧林匹克運動會 123
- Ong, A. 翁恩, A. 233-4
- OPEC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9, 21, 62, 128
- Opium Wars 鴉片戰爭 138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55, 59
-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9, 21, 62, 128
- 'original' accumulation 「原初」積累 見 primitive 原始
- Osama bin Laden 奧薩瑪賓拉登 14, 198
- overaccumulation/overextension 過度積累/過度擴張 見 accumulation 積累
- overreach problem 過度延伸的問題 60-1
- Pahlavi, Shah Muhammad Reza 巴勒維, 國王穆罕默德·雷察 9, 21, 53
- Pakistan 巴基斯坦 203, 214, 231
- Palestinians 巴勒斯坦人 191
- Israel 以色列 20, 214, 217, 220
- Pan-Arabism, US fear of 美國對泛阿拉伯主義的恐懼 14-15
- Panitch, Leo 潘尼屈, 里歐 226, 229
- Pape, J. 帕普, J. 234
- 'paranoid style' of US politics 美國政治的「偏執風格」49
- Paris 巴黎
- Club 俱樂部 118
- rebuilt 重建 43, 106, 114
- Patriot Act 愛國者法案 193
- patronage 恩庇 48, 54
- Pax Americana 美利堅盛世 見 peace 和平
- Payer, Cheryl 佩爾, 切瑞爾 118, 231

- peace (Pax Americana) 和平 (美利堅盛世)
4-6, 199
as goal for going to war 做為戰爭的目標
5, 133
Pearl River delta 珠江三角洲 69, 105
pension funds 退休基金 13, 71, 205
Perelman, M. 裴瑞爾曼, M. 233
Perle, R. 培爾, R. 15
Perroux 培霍克斯 102.
Petras, J. 佩托拉斯, J. 226
physiocrats 重農主義者 92
Pilger, J. 皮爾格, J. 38, 228
Pinochet, General Augusto 皮諾契, 奧古斯
托將軍 8, 215-16
Plaza accord 協和廣場 65
Poland 波蘭 82, 85, 118, 199
politics/political 政治 / 政治的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
累 168-73, 178-9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101-8, 128-9
power 權力 36, 42-9
state and empire fused 國家與帝國融合
見 capitalist imperialism 資本主義帝
國主義
Pollard, Sydney 波拉德, 席尼 102, 104, 231
Popper, Karl 巴伯, 卡爾 157
postmodernism 後現代主義 209-10
post-war history of hegemony 戰後霸權歷史
49-62
Powell, Colin 鮑威爾, 柯林 14, 21, 80, 192,
201
Power 權力
Collective 集體 37-8
distributive 分配的 37
financial (financialization) 金融 (金融化)
63-74
labour, surpluses of 勞動剩餘 88-9, 109
of mediating institutions 中介機構 127-32
political 政治的 36, 42-9
亦見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
張; hegemony 霸權;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political power 政治權
力; territorial power 領土權力
press 新聞界 4, 11, 50
bellicose before Iraq invasion 入侵伊拉克
之前的好戰 12, 150
亦見 *New York Times* 《紐約時報》
primitive accumulation 原始積累 142-7 各
處, 153-4, 162
as necessary precursor 做為必要的先驅
164-5
struggles against 反抗的鬥爭 162-6
亦見 colonialism 殖民主義
private property and defence of 私有財產與
捍衛 39-40, 47, 52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149, 157-61, 184
of land 土地 見 Chiapas 恰帕斯
of utilities 公用事業 149, 158-60
profit 利潤 27, 47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新美
國世紀計畫 15
proletarianization 無產階級化 146, 164
property 財產
'flipping' 「翻身」 152-3
market speculation and collapse 市場投機
與崩潰 112-13
privatized 私有化的 149, 158-9
亦見 land 土地
protectionism 保護主義 230
protest movements 抗議運動
against Iraq invasion 反對入侵伊拉克 vii,
201
put down 鎮壓 189
al Qaeda 蓋達組織 14, 15, 194
Qatar 卡達 22
racism 種族主義 (種族歧視) 45
disavowed 推翻 55, 58
internal US 美國內部 47, 58
legitimizing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正當化奪取式積累 45
and nationalism 與國族主義 188-9, 207-8
Rapid Deployment Force 快速部署部隊 21
rationality assumed 假設的合理性 95
Reagan, Ronald 雷根, 隆納德 30, 63, 157,
191, 192, 216, 226
recession 衰退 13, 71, 205, 224
Reclus (anarchist) 瑞克魯斯 (無政府主義
者) 163
reconciliation 調停 177-8
redistribution of assets 資產重分配 見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regional hegemony/regionalization 區域霸主
/ 區域化 37, 71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93, 99, 102-8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207-8
EU 歐盟 68, 81-2, 93, 99, 120
finance 金融 106-7
NAFTA 北美自由貿易聯盟 68, 107, 154,
160, 161
small original 原本很小 104
Renouvin, P. 雷諾芬, P. 232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革命運動 42-3
Rhodes, Cecil 盧德斯, 希塞爾 125
rights 權利 55, 58, 98
Robertson, Pat 羅柏森, 派特 190-1
'rogue states' 「流氓國家」 194
US as greatest 美國是最大的 38
亦見 Iran 伊朗; Iraq 伊拉克; North
Korea 北韓
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羅斯福, 富蘭克
林·迪蘭諾 6, 48, 53, 76
Roosevelt, Theodore 羅斯福, 席奧多 126
Rosenthal, E. 羅森索爾, E. 234
Rostow, W. W. 羅斯托, W. W. 55, 228
Roy, A. 洛伊, A. 161, 167, 177-8, 235
Rubin, Robert 魯賓, 羅伯 6, 187, 192, 225
Rumsfeld, Donald Henry 倫斯斐, 唐諾·亨
利 15, 192, 198
Russia 俄羅斯 68, 231
bankrupt 破產 152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118, 124
imperial 帝國 45
and Iraq invasion 與入侵伊拉克 8, 78,
85, 200, 218
and oil 與石油 18, 23, 219
亦見 Soviet Union, former 前蘇聯
Saddam Hussein 薩達姆·海珊 2, 10-11, 24,
78, 203, 213
al Qaeda link posited 假定的蓋達組織 14, 15
and oil 與石油 82
Saint-Simon, Claude 聖西蒙, 克勞德 99
Salinas, Carlos 沙林納斯, 卡洛斯 160
San Francisco 舊金山 32, 93

- sanctions 制裁 195
- Sandinistas 桑定解放陣線成員 165
- Saudi Arabia 沙烏地阿拉伯 19, 20, 22, 198, 214, 231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53, 59, 62, 78
oil 石油 23, 25
- Scandinavia 斯堪的那維亞 23, 170
- Schwab, Klaus 史瓦伯, 克勞斯 236
- Seco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第二社會主義國際 45
-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戰 1, 20, 46, 124, 140, 165
之後 亦見 Cold War 冷戰
economic aid after 之後的經濟援助 見 Germany 德國 與 Japan 日本 之下的 post-war 戰後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30, 38, 40, 49, 50, 52
internal US strategy defined during 期間制定的美國內部戰略 52
Japanese interned 拘禁的日本人 38
post-war rebuilding of economies 戰後經濟重建 40
Soviet losses in 蘇聯的損失 49-50
self-government 自治 見 decolonization 解殖 (去殖民)
- Servan-Schreiber, J. J. 塞凡-史瑞伯, J. J. 228
- Shanghai 上海 105, 121, 154, 229
- Sharon, Ariel 夏隆, 艾瑞爾 191, 203
- Shaw, M. 蕭, M. 226
- Shell Oil 殼牌石油 166
- Shi'ites 什葉派 20, 218
- Silver, B. 席爾佛, B. 227, 229, 230
- Singapore 新加坡 69, 155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92, 106-7, 121, 128, 130
- Smadja, Glaude 史馬加, 克勞德 236
- Smith, Adam 斯密, 亞當 143
- Smith, Neil 史密斯, 尼爾 47, 50-1, 191, 228, 236
- social Darwinism 社會達爾文主義 45
- Social Security 社會福利 226
- social wage 社會工資 57
- Soederberg, S. 蘇德伯格, S. 73, 229
- South Africa 南非 119, 159, 187
geopolitics 地緣政治 230
- South America 南美 見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 South Korea 南韓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152, 155, 156, 171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92, 120, 121, 132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187, 203-4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53, 70, 74, 84
transnational firms and economic growth 跨國公司與經濟成長 221, 222, 228
unemployment 失業 229
-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 6, 7, 69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150-1, 154-6 各處, 161, 164, 171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106-7, 112, 126
mediating institutions 中介機構 127-8, 130-1
- spatio-temporal fix 時空修補 120-1, 124
state 國家 92, 132, 135
consent to coercion 與同意脅迫 185-7, 206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38, 39, 53, 59, 77, 83-4
neo-liberal hegemony 新自由主義霸權 65-70 各處, 72, 73
亦見 Indonesia 印尼; Singapore 新加坡; Taiwan 台灣; Thailand 泰國
- Soviet Union, former 前蘇聯 19, 49
and Afghanistan 與阿富汗 52
collapse 崩潰 30-1, 149, 153, 231
and eastern Europe 與東歐 亦見 subordinate 附庸之下
Second World War losses 第二次世界大戰損失 49-50
subordinate client states 附庸保護國 6, 50, 165, 199
as threat 做為威脅 見 Cold War 冷戰
亦見 Russia 俄羅斯
- space 空間
economy, production of 經濟, 空間生產 88-9, 94-101
and time compressed 與時空壓縮 98
亦見 spatio-temporal fix 時空修補
- Spain, Iraq invasion and 西班牙與入侵伊拉克 vii, 7-8, 82, 200
- spatio-temporal fix 時空修補 43-4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139-40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87-8, 89, 108-9, 115-24
- stagflation 停滯性通貨膨脹 61
- Stalin, Josef 史達林, 約瑟夫 49
- Stanislaw, J. 史坦尼斯洛, J. 234
- state 國家
empire politics fused 帝國政治融合 見 capitalist imperialism 資本主義帝國主義
power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權力與資本積累 88, 89-93, 132-6
taxation 徵稅 13, 91-2
terrorism 恐怖主義 38
- Steinbeck, John 史坦貝克, 約翰 155-6
- Stern, Howard 史登, 霍華德 16
- Stockman, David 史托克曼, 大衛 226
- Strange, S. 史專奇, S. 231
- Straw, Jack 史卓, 傑克 198
- structural adjustment 結構調整 66, 151-2, 184, 208-9
- struggles 鬥爭
class 階級 見 class 階級 之下
over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過度積累 160-1, 162-9, 174-6
亦見 wars 戰爭
- sub-imperialism 次帝國主義 185-6
- Suez Crisis (1956) 蘇伊士危機 (1956) 2
- Suharto, Thojib 蘇哈托, 索吉伯 59, 171
- Sukarno, Ahmed 蘇卡諾, 安姆德 171
- Summers (US Treasury official) 桑默斯 (美國財政部長) 6, 187, 192
- Sunni Islam 遜尼派 218
- surpluses of capital 資本過剩 88-9, 109
亦見 investment 投資
- surpluses of labour power 勞動力過剩 88-9, 109

- surveillance 監督 194
- Sweezy, P. 史威吉, P. 97, 230
- 'switching crises' 「轉換危機」 121-2
- Syria 敘利亞 19, 198, 200
- Taiwan 台灣 187, 224
-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155, 156, 161
-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92, 120, 121, 128, 130
-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41, 53, 69, 72, 84
-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技術創新 221, 222
- transnational firms and economic growth 跨國公司與經濟成長 222, 226
- takeovers 接管 67
- Taliban 塔利班 194, 196
- Tang, W.-S. 譚, W.-S. 231
- taxation 徵稅 13, 91-2, 214-15, 227
- technology 技術 98, 141, 221-2
- Tergin, D. 帖金, D. 234
- territorial power 領土權力 93, 94
- versus capitalist 相對於資本主義 27-30, 33-6, 101-8, 183
- terrorism, US response to 恐怖主義, 美國的回應 4, 14, 38
- 亦見 9/11 9/11 事件 與 Afghanistan 阿富汗 之下
- Thailand 泰國 66
-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112, 128, 135
-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186, 206
- Thatcher, Margaret 柴契爾, 瑪格麗特 157-8
- Thompson, E. P. 湯普森, E. P. 146, 233
- Three Gorges Dam 三喬治水壩 123
- time 時間
- and space 與空間 98
- 亦見 spatio-temporal fix 時空修補
- temporal limits on political action 政治行動的時間限制 27
- torture 拷打 10
- transnationals 跨國人士 見 multinationals 多國籍
- transport 運輸
- costs 成本 97
- systems, investment in 系統, 投資 98-100, 105-6, 113, 119, 123
- Treasury 財政部 見 Wall Street/Treasury 華爾街 / 財政部
- TRIPS 貿易相關智慧財產權 98, 147-8
- Truman, Harry S. 杜魯門, 哈利 6
- Turkey 土耳其 78, 199, 200-1, 218
- Turner, Frederic Jackson 透納, 佛列德瑞克·傑克森 126
- Tyler, P. 泰勒, P. 229
- ultra-imperialism 超帝國主義 209
- underconsumption theory 消費不足理論 138-9, 140-1
- unemployment 失業 13, 39, 64, 66, 88, 141, 185, 205
- manufacturing jobs lost 製造業工作喪失 222-4, 229
- unequal exchange 不平等交換 見 exploitation 剝削
- unions and organized labour 工會與有組織的勞工 51, 57, 61, 62-4, 171-2
- United Fruit 聯合水果 56
- United Nations 聯合國 53, 58, 196
-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人權宣言 40, 55
- Middle East 中東 20, 196, 219
- Iraq 10-11, 22, 195, 215, 218
- Security Council 安全理事會 vii
- UNESCO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55
- United States 美國
-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累 144, 146, 150, 154, 177, 181-2
- Dust Bowl 黃塵地帶 155-6
-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157-8
- struggles over 鬥爭 160-1, 167
- 亦見 Wall Street/Treasury 華爾街 / 財政部
- American Civil War 美國內戰 42, 46
-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88, 93, 97-8, 105, 106, 112-21 各處, 127, 129-30, 133, 134
- civil society, inner dialectic of 公民社會, 內部辯證 12-17
-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184, 185-6, 189-211 各處
- imperialism 帝國主義 見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 imperialism, new 新帝國主義
- 亦見 Americanization 美國化 與索引開端的注解
- universalism, abstract 普遍主義, 抽象 50-1
- urban areas 都市地區 見 metropolitan 都會
- utilities privatized 私有化的公用事業 149, 158-60
- Uzbekistan 烏茲別克 78, 196
- value, American 價值, 美國 見 Americanization 美國化
- values of US presented as universals 美國價值呈現為普同價值 192
- Veltmeyer, H. 費爾特梅爾, H. 226
- Veneroso, F. 菲納羅索, F. 150-1, 234
- Venezuelan coup (2002) 委內瑞拉政變 (2002) 8, 9
- Versailles 凡爾賽 見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戰 之下
- Vietnam 越南 32
- War 戰爭 20, 30, 114
- volatility, international 反覆無常, 國際間的 231-2
- von Mises, Ludwig 凡·密斯, 路維格 157
- von Thünen, J. H. 凡·圖南 95
- Wade, R. 魏德, R. 150-1, 234
- wage, social 工資, 社會 57
- Wall Street Journal 《華爾街日報》 4
- Wall Street/Treasury 華爾街 / 財政部 6, 152
-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38-9, 67-70, 72-4
- IMF 國際貨幣基金 127, 128-30, 134
- consent to coercion 同意脅迫 186, 187, 194, 206
- Warren, Bill 渥倫, 比爾 163, 235
- wars 戰爭 137
- Afghan 阿富汗 125
- Boer 波爾 126, 180, 181
- Middle East 中東 見 Gulf War 波灣戰爭 ; Iraq invasion 入侵伊拉克
- Opium 鴉片 138
- Vietnam 越南 20, 30, 114

- 亦見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戰；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戰
- Washington, George 華盛頓，喬治 194
- weapons, Iraqi 武器，伊拉克
inspectors, UN (in Iraq) 檢查員，聯合國
(於伊拉克) 10-11, 22, 195
- of mass destruction 大規模毀滅 10-11,
213
- 亦見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生化；
nuclear 核子
- weapons, US: tested in Afghanistan 武器，
美國：於阿富汗測試 195-6
- Weber, Alfred 韋伯，阿佛瑞德 95
- welfare, social, decline of 社會福利的衰退
205
- Went, R. 溫特, R. 226
- Williams, W. A. 威廉斯, W. A. 228
- Wilson, Thomas Woodrow 威爾遜，湯瑪
斯·烏德洛 47
- Wolf, Eric 渥爾夫，艾瑞克 174, 235
- Wolfowitz, Paul 伍夫維茲，保羅 14, 79,
192
- women 女人 (婦女) 163-4, 170
- World Bank 世界銀行 188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
累 146, 157-8, 159, 166
growth of US power 美國勢力的擴張 54,
66
亦見 IMF 國際貨幣基金
- World Economic Forum 世界經濟論壇 69
- world government concept 世界政府概念
35-6
- World Social Forum 世界社會論壇 176
- World Trade Center 世界貿易中心 見 9/11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貿易組織 見
WTO
- World Wars 世界大戰 見 First World War 第
一次世界大戰；Second World War 第
二次世界大戰
-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貿易
組織 32, 71, 74, 82, 216, 224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奪取式積
累 147-8, 155, 161, 179, 181
capital bondage 資本束縛 97-8, 129, 130,
133
- Yalta conference 雅爾達會議 53
- Yergin, D. 葉爾金, D. 234
- Yorkshire 約克夏 104-5, 116
- Yugoslavia, collapse of 南斯拉夫的崩潰 19
- Zapata, Emiliano 札帕塔，艾米利安諾 見
Chiapas 恰帕斯
- zero-sum game 零和賽局 37
- Zhang, L. 張, L. 230
- Zimbabwe 辛巴威 214
- Zoellick, Robert 佐立克，羅伯 130

TRANSLATOR

王志弘 |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王珮民 | 美國南加州大學歷史碩士，現專事翻譯

徐苔玲 | 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台灣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班

為求表達出此書對帝國 (美國) 主題的探討與內涵意義……
藉此，以「反像、顛倒」的自由女神像來作為視覺設計上的基礎與定位。
自由女神：紅、藍、白……等強烈的美國象徵「映像」……
除強調自由女神先前原屬的精神之外；同時也傳達出後期的扭曲、反感、諷刺以及悲哀！